

注校思季王

注劇五廂西

作原甫實王·元

1 9 4 4

行印屋書吟龍

錢序

劇曲之學，肇始朱明，然淺陋不足觀。以注釋言，若徐渭、徐逢吉、陳繼儒等之注西廂，若羅懋登之注投筆，或殊簡略，或罕流傳，姑勿論。王驥德西廂注釋，頗沾沾自喜，以爲不朽之大業，往往羌無根據，任情妄改，於金元之風俗方言，名物故實，非真能了了也。清人學問，遠超前代，惟目曲學爲小技，經史百家之外，國學大師所不屑道。迄乎季世，姚梅伯先生燮倡於前，王靜安先生國維暨先師吳瞿安先生梅繼於後，曲學始盛。吳先生才華豐茂，訂譜填詞，直入元人堂奧，不屑屑於考據，顧曲塵談，詞餘講義，不足以概先生也。姚、王二氏，始以清人治經史之法治曲。姚有今樂考證，未成書而卒。王有戲曲考源、古劇脚色考、曲錄、宋元戲曲史等書，曲學至此，始有條理可言。永嘉王子季思，與余同遊吳先生

之門，既得填詞之法於吳先生，復私淑王氏，究心曲學，用力頗劬，成西廂五劇注若干卷。以余與有同嗜，郵書相寄，屬爲敘文。余自惟涉獵戲曲垂二十年，資材魯鈍，錄錄無成。竊不自量，方擬作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釋，寇難卒發，廬舍蕩然，避地山陬，無書可讀，遂致中輟。而此中甘苦，得領略一二焉。蓋宋、金、元三朝戲劇，其所蘊藏，難於索解者，不亞先秦典籍，且六經百氏，有注釋、有箋疏，去今雖遠，猶有馮藉，而戲劇所蘊，往往爲他處所未見，視先秦典籍，更難措手。西廂五劇，自明季以來，輾轉翻刻，任意改竄，溝通董理，尤難於他劇。非季思之博雅精思，曷克有此成就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五日同學弟平湖錢南揚謹序於碧湖沈氏之浣香水榭。

自序

明清以來，評注西廂五劇，舉其著者，有徐文長、徐士範、王伯良、凌濛初、閔遇五、金聖歎、毛西河諸家；而以聖歎外書流傳爲最廣。聖歎批評戲劇小說，汪洋恣肆，言人所不能言，道人所不敢道；卽離絕原書，亦復足以自見；然於元劇體制用語，間有未盡了了者，終無以免於扣槃捫燭之譏也。

大約前人注釋西廂，其失有二。以鑊鐸爲鈴鐸，水陸爲道場，荆棘刺爲皮破，死臨侵爲死臨枕；則失之穿鑿。以顛不刺爲美女，則麼耶爲名僧，引左氏婁猪艾豕之文以釋人樣豸駒，援李文定孫明復之事以證相女配夫；則失之附會。蓋自徐文長王伯良諸名家亦有不能免焉者。

吾人今日閱讀元劇，其難有三。倡優不分，自唐已然；雜劇院

本，卽金元勾闌行院中所演唱。一代作者，如關漢卿、王實甫，雖事跡不甚可考，大抵在倡夫孤老之間。其人既接跡下流，而又飽經憂患；故常能寄纏綿悱惻於尖酸刻毒之中，以自成天地間之至文。故如頹天、酸俸、腌軀老、村驢屙；則勾闌流行之詈辭也；可憎才、不良會、拄着拐幫閒攢懶，縫合唇送暖偷寒；則教坊習用之反言也；發科、整扮、忒拍、科範；則劇曲演唱之術語也。他若張生爲紅娘請從良，譏鄭恆爲姨夫，亦皆就當時演唱者之身分以爲調侃；與漢宮秋劇之棘針門裏除了差法等句，同其杼軸。苟視爲尋常語言，必至辭意兩概。此其一。

勾闌行院，固倡優百戲之總匯，亦雜流人物所麇聚；習俗流傳，每不見於書傳。故如論黃數黑，則博戲之較論勝負也；部署不收，則搨家之耍弄槍棒也；反吟復吟，則術士之占卜陰陽也；神鍼、法灸、鬼病、邪淫，則醫藥郎中之習語也；勾頭、犯由、招伏、投

首，則令史胥役之常談也。至紅娘以「賤柴燒傻角」調張生，則又驗屍作作之言矣。凡斯種種，非稍知當時習俗，輒索解無由。此其二。

優伶說唱，口耳流傳，絕鮮正字。有衍一音爲二字者，如奇擎之爲擎，和哄之爲哄；有合二音爲一字者，如參軍之爲淨，你每之爲恁；有僅助語勢，並無本字者，如木藤之或作沒騰，打孩之或作擡類；有本有正字，輾轉訛傳者，如不鄧鄧之原爲勃騰騰，荆棘刺之原爲驚急裏；有僅傳腔格，絕無意義者，如鴛鴦煞之「唱道」，耍孩兒之「麼哥」，以及其他曲文中所加之「的這」、「也那」等字，苟望文生義，強爲之辭，未有不陷於穿鑿附會者。此其三。

他如蘭房竊玉，事本鄭生，而舊解引楊妃竊寤王玉笛事爲說；碧桃花下，喻男女私期之所，而舊解引漢武內傳天上碧桃爲證；生忿本忤逆不孝之辭，而六才子改爲身分；猶閑本無關緊要之意，而

南西廂倒作閒由。「濟不濟權將秀才來儘」，則句近倒裝；「擎天柱大事如何」，則意承前折；前人或缺而不論，或疑爲訛文；蓋由劇中典故、成語、辭彙、句法，常有自成蹊徑，非尋常辭章家所能通者，斯則一得之愚所欲藉斯劇之注以質之高明者也。

予自年十二三，讀聖嘆外書西廂記而喜之。後從長洲吳瞿安先生治北曲，假閱所藏暖紅室翻刻周憲王本西廂記，始覺聖嘆改竄評注之處，有未能盡厭人意者。既卒業任教，間以課餘瀏覽宋元人說部筆記，摘錄其可與元劇方言相發明者，以爲讀曲之助。二十六年秋，抗戰軍興，學校停課。同學浦江清偶過松江校舍晤談，語及宜興童伯章先生之元曲選注；予舉東京夢華錄及歧海瑣談所記，以證童注漢宮秋劇「棘針門」一、「搖裝」二條之誤。江清頗韙其說，且囑選取元劇如干種，爲之注釋。是歲十一月，松江淪陷，予倥傯中僅攜暖紅室刻本西廂記及臧晉叔元曲選南歸。家居無俚，因檢閱臧

選百種，勾稽排比，以注西廂五劇，終以篋書盡喪，舊所摘記宋元人說部筆記，常往來心目間，無可取證。去年春，三弟國楨自滬上購太平廣記，毛刊六十種傳奇，影印士禮居舊藏元刊雜劇三十種，及新刊也是園舊藏元明雜劇見貽；因窮數月之力，爲增補百數十條。其所取證，本自元人劇曲者十之七八，摘自唐宋以來筆記小說者十之二三。他若方言據、恆言錄、新方言諸書，亦略采焉。其前人注釋，確然無疑者，亦往往條引他劇曲白，爲之溝通證明。蓋旨在以元劇釋元劇，取其體制略同，時代相近，不至違失本真也。若夫習見典故，大都錄自辭書，聊免讀者翻檢之勞。原文迻錄暖紅室刻本，別據王伯良注本、六十種傳奇本，及雍熙樂府所錄曲文爲補正，並注明於下。

憶二十四年秋，予自松江謁瞿安先生於吳門，語及奢摩他室曲叢稿本燬於滬上寇劫，相與唏噓。未及二年，戰事又起，先生輾轉

避兵，病沒滇南。不惟平昔從遊之樂，邈不可復得；卽區區劇曲法解，亦欲就正而無由，把筆泫然，誠不勝風雪師門之思矣。

西廂五劇注 目次

錢序	一
自序	一
西廂五劇作者考	一
會真記	七
蝶戀花鼓子詞	一三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一七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一五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二〇

西廂五劇注 目次

283706

西廂五劇注 目次

三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一四五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一七五

西廂五劇作者考

西廂記雜劇五本，究爲何人之作？明清以來，向無定論；舉要而言，約有四說。

一、關漢卿作。清毛西河西廂記考實曰：「明隆萬以前刻西廂者，皆稱西廂爲關漢卿作。雖不明列所著名，然序言悉歸漢卿。如金陵富樂院妓劉麗華口授西廂本傳，在嘉靖辛丑；尙云：『董解元、關漢卿爲西廂傳奇』。而海陽黃嘉惠刻董西廂，在嘉隆後，尙云：『董西廂爲關漢卿本所從出』；且引『竹索繞浮橋』等語爲漢卿襲句；則久以今本屬關矣」。又清葉堂納書楹曲譜補遺卷四時劇崖鶯鶯挂枝兒曲：「一家兒埋怨着這一本西廂記，恨只恨關漢卿狠心的賊，將沒作有編成戲」。此以西廂五本爲關漢卿作者。

二、關作王續。雍熙樂府卷十九滿庭芳西廂十詠第九曲云：「漢卿不高，不明性理，專弄風騷。平地裏褒貶出村和俏，賣弄你才學」。第十曲云：「王家好忙，沽名釣譽，續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賣狗懸羊」。又暖紅室刻本西廂記凡例引元人詠西廂詞煞尾云：「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後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此以西廂五本爲關作王續者。然今傳圍棋闖局一折，

既不在五本之內；而西廂十詠，僅言王家，亦未明指實甫，實可存而不論也。

三、王實甫作 元鍾嗣成錄鬼簿列王實甫所作雜劇十四種，其第六種爲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明甯獻王權太和正音譜王實甫下首列西廂記。臧晉叔從之，於元曲選卷首王實甫作，首列西廂記五本。此以西廂五本爲王實甫作者。

四、王作關續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爾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本，不載西廂；則亦可據」。又明徐士範刻本西廂記序云：「人皆以爲關漢卿之而不知有王實甫。蓋自草橋以前，作於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也」。又明王伯良校注古本西廂註自序云：「舊傳是記爲漢卿所作，迺始有歸之實甫者，則頡頏子之正音譜故臆列在也。獨世譜漢卿續成其後，未見確證。然潛混混淆之辨，殊自不廢。兩君子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雕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雕鏤者深次骨髓。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思且過半」。此以西廂五本爲王作關續者。

右列諸說，毛西河雖列引諸家之言，固仍以妄列若著若續爲皆非，未有定論也。大抵明嘉隆以前，多主關作；隆萬以後，多主王作。迨明末徐注金批刻本流行，王作關續之說，始漸爲讀者所承認。蓋徐注本卷五直署元關漢卿撰，金批本雖未明言續本作者

，而喻爲下截美人，詆訶無所不至，重以其文字之特饒機趣，嗜之者衆，於是西廂前四本與第五本，遂若對然出於兩人者矣。第五本既非出王手，不得不別覓其人以實之；關續王作之說，遂漸成定論：此近人王靜安曲錄所以定西廂記五本爲王撰關續也。

今欲定右列諸說之是非，當先明關王二人之時代。漢卿爲最早之雜劇作者，故錄鬼簿於已死雜劇作者，首列漢卿；而太和正音譜亦有一「蓋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之評。至其時代爲由金入元，則元楊鐵崖宮詞，（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及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紀稱漢卿「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皆可援據也。

王靜安曲錄卷二，定寶甫時代爲由金入元，序次在漢卿之前。其唯一證據，爲寶甫所作麗春堂雜劇，譜金完顏某事，而劇末云：「早先聲把煙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禱頌金皇作結也。然雜劇本樂戶供應之作，篇末之以頌揚當今作結，蓋慣例如是。故玉鏡臺及東籬賞菊，皆敷演東晉時事；而一則末云：「山呼，共謝得當今主」，一則末云：「仰頌當今仁聖意真誠」。謝金吾及抱妝盒，皆敷演北宋時事；而一則末云：「謝得當今聖明主，不受奸臣誤」，一則末云：「也則爲救了萬萬歲當今聖明主」。必如王說，將因劇亦出晉宋人手耶？且卽以西廂本劇言，固亦以一「謝當今盛明唐聖主」作結也。

考錄鬼簿錄金元樂府傳奇作者，大率以時代爲次，其於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首列漢卿，而次實甫於高文秀、鄭廷玉、白仁甫、庾吉甫、馬致遠、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諸家之下。（友人錢南揚曰：「王實甫名德信，見天一閣藏明鈔本錄鬼簿。此本次第爲關漢卿、白仁甫、高文秀、馬致遠、王實甫，與通行本稍有不同。」）再就西廂記曲文言，如「若不是剪草除根了半萬賊，險些兒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休爲這翠幃錦幄一佳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本自漢卿蝴蝶夢之「止不過是一人處死，須斷不了王家宗祀，那裏便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及「則爲這清風明月兩閒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等句。在蝴蝶夢一劇，三學士爲王婆婆指其三子而言，實甫沿襲舊文，以指張生一人，不知其不類也。又實甫麗春堂雜劇第三折有「想天公也有安排我處」，及「駕一葉扁舟睡足，抖擻着綠蓑歸去」句，皆本自白无咎之鸚鵡杯。无咎爲錢塘白珽之子。珽生於宋淳祐八年，上距金亡十四年，下距宋亡二十八年，則无咎之生，當約在宋元交替之際，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記馮子振和无咎此曲在壬寅歲，爲元成宗大德六年，上距金亡已八十六年矣。遵斯而論，實甫時代實在漢卿之後；王作關續之說，自萬萬不能成立也。

更就作品風格而言，漢卿諸作，工於摹寫人事，刻畫種種人間相，而短於寫景言情。不惟謝天香、金錢池、救風塵諸作，全劇無一寫景曲，卽望江亭之中秋月夜，魯齋耶

之寒食郊原等場面，亦殊鮮描摹景物語。其謝天香、金綫池、救風塵諸作，於當時下流社會，妓女生涯，刻畫入微；而玉鏡臺劇寫溫太真之傾慕劉倩英：「花比惡龐，花不成妝；玉比脂肪，玉不生光；宋玉襄王，想象高唐，止不過魂夢悠揚，朝朝暮暮陽臺上」等語，便覺俗濫可厭。西廂記所長，正在善狀眼前景物，工寫兒女心情；此不獨前四本爲然，卽第五本雖狀寫景物處較少，而第一折迨遙樂以下諸曲，曲寫兒女相思情態，仍獨擅勝場也。涵虛子評實甫詞如花間美人，漢卿所短，正其所長；吾人如取麗春堂劇中寫景諸曲，及雍熙樂府所錄實甫貶茶園、芙蓉亭殘折，與西廂五本合而觀之，可知其出於一人之手，無可疑也。大約漢卿生當金元之交，寰宇未一，故純爲北調；而實甫時在宋亡以後，江表已定，故漸染南風。惟漢卿雜劇流傳最多，名亦最盛；而吾國學人，向視戲劇小說爲小道不足觀，作者主名，每多張冠李戴，漫不省察：此明代隆萬以前，所以多主西廂五劇爲關作也。

至王作關續之說，初實如沈璟所云：「卽向時王續關之說而顛倒之者」，其所以爲後人所深信不疑，則以第五本情詞，確較前四本爲稍遜。不知元劇高潮，往往在第三折，至第四折以牽就慶賀團圓之意，往往千篇一律，草草終場。臧晉叔謂：「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帖括然，取給風箏寸晷」，雖屬無稽；而謂：「雖馬致遠香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則今日關馬諸名家劇具在，可覆接也。西廂第五本在全劇言，等

於一劇之第四折，其不能與前四本競勝，蓋亦事有固然也。

抑元有進者，自金批本盛行，讀者每視第五本爲紕足，可以無作。不知西劇五本，全本會真記及董解元揚彈詞，決無止於草橋驚夢之理。且五本前後連續，每前本之末，俱有絡絲娘煞尾二句，如「則爲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不爭惹恨牽情鬥引，少不得廢寢忘餐病證」等語，概括下本情事。今第四本末已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及「都則爲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語，預爲第五本情事地步，則四本之後，必尙有文章，更可明矣。且西廂全劇雖麗詞綺曲，指不勝屈；而主意所在，實只「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一語。金批譏第五本爲下截美人，不知傳神之處，正在阿堵也。昔毛以燧序王伯夏校注西廂記，以寶甫始倡豔曲，性之繼伸宏辨，伯夏復窮搜冥解，續成兩君子之緒，爲字壤間一大奇。今予復繼伯夏而有作，且以五本之作，悉歸寶甫，豈信如以燧所云：「崔氏於王故有風緣」耶？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五日永嘉王季思識於龍泉風雨龍吟樓

元微之會真記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康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縵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悴

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雖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愀然而奔，張生悔之，羣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耶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許也，何不因其媒而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紼閒居，會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致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真願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澹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耶何以至此？」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

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幼子弱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辭，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奴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以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見紅娘歛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遂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倪，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睹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盪於裙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同安於囊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劊，善

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剛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態幽遠，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痛。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忽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啟殺，崔亦遽止之，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澤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親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即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退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因難憂之思。綢繆纏綿，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塗如煖，而思之甚遙。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綉結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

以奉酬。至於終始之望，則固不忒。鄧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差，不復明侍巾櫛，以身永恨，含歎何言！但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遠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玦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適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渺，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廷竹，鸞歌拂井桐；羅綺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色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袂掩丹虹。言自瑤華園，將朝碧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朝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臺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爲鶯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纏綿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過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遶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暮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鸞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之志，固絕之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於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名篇。

趙令時蝶戀花鼓子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談；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瑣，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序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詞。

展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是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余所善張君」，至「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誰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捲酥胸素。黛淺愁深妝淡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

傳：「張自是倦倦願致其情」，至「立綴春詞」一首以授之。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餐思想過，頗有青鬃，不比憑魚鴈。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

傳：「是夕紅娘復至」，至「疑是玉人來」。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暮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情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

傳：「張亦微曉其旨」，至「於是絕望矣」。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情款。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

傳：「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至「登於綉席而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故淚，端麗妖燒，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妝留臂。

傳：「自後又十餘日」，至「張生遂西」。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等奈郎難，豈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

傳：「不數月，張生復遊於蒲」至「趣歸鄉所，遂不復至」。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倦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撥琴訴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悵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傳：「詰且，張生送行」，至「千萬珍重」。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却寫花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鬢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傳：「玉環一枚」，至「勿以鄙爲深念也」。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瓊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霜斑，盡是相思淚。物會見耶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傳：「張之友聞之」，至「憐取眼前人」。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旁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似情俱淺。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采豔麗，則於所載絨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何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其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禮定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眞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欲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

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彼生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

鏡破人難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銷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豈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西廂記第一本

元大都王實甫著 永嘉王季思校注

張君瑞鬧道場雜劇

楔子

〔外扮老夫人上開〕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告殞。祇生得個小姐，小字鶯鶯，年二十九歲，鍼黹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之姪——乃鄭尚書之長子鄭恆——爲妻。因俺孩兒父喪未滿，未得成合。又有箇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兒的，喚做紅娘。一箇小廝兒，喚做歡郎。先夫棄世之後，老身與女孩兒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來到河中府，將這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是先夫相國修造的，是則天娘娘香火院，況兼法本長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這西廂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去，喚鄭恆來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則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

〔仙呂賞花時〕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因此上旅魂在梵王宮。不到博陵舊塚，血淚洒社鶯紅。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不免喚紅娘出來分付他。紅娘何在？〔旦俵扮紅見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呵，和小姐閒散心要一回去來〔紅云〕僅依嚴命。〔夫人下〕〔紅云〕小姐有請。〔正旦扮鶯鶯上〕〔紅云〕夫人著倦和姐姐佛殿上閑耍一回去來。〔且唱〕

〔么篇〕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並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一本楔子

【楔子】 吳瞿安先生曰：「楔子者，元詞中常有之。蓋劇中情節，間有非四折所能盡，遂加一楔子。楔讀如屑，爲門戶兩旁木楔。今衙署大門脫限時，有兩木柱於樞端者是也。楔所以輔佐門限，此則以輔佐劇情之不足」。按國史補載游僧斫木爲楔，以正蘇州重元寺閣開柱。玉泉子載裴垣令：「婦人饒舌，破車饒楔」。耳目記載「周推事索元禮訊囚，作鐵籠頭繫其頭，仍加楔焉」。爲一端扁平之木柱，匠者於梁柱或車箱疏鬆處，輾椽楔以實之。小說戲劇中之楔子，雖似在正文以外，而亦有加緊結構之用，故以此名之也。

【外上開】 開，開場也。王靜安劇考：「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又曰：「元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爲外末」。

外且之省」。甚是。元劇稱別號爲外名，亦此義也。

【小姐】 章太炎新方言：「說文：『姪，小女也，塲下切』。今人謂處女爲小姪，讀如姐，以姐爲之。姐爲母稱，非也」。

【小妮子】 五代史晉家人傳：「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元戴侗六書故：「今人呼婢曰妮」，清翟灝風俗篇：「今山左呼婢曰小妮子」。

【小廝兒】 元人稱男孩曰廝兒。岳陽樓劇：「做廝兒，做女兒，水煎火燎」。魯齋郎劇：「一雙兒女：廝兒叫做喜童，女兒叫做嬌兒」；並可證。廝，思必切，今浙江温州方言尙如此。

【博陵】 唐置博陵郡，卽今河北定縣。

【河中府】 唐置河中府，卽今山西永濟縣，地當黃河汾河之中也。

【則天】 唐高宗后武氏，證曰則天皇后。

【長老】 住持僧也，敕修清修住持章：「始奉其師爲住持，而尊之曰長老」。

【俺】 集韻：「北人謂我曰俺」。

【則這三四口兒】 元劇中「只」字多作「則」，以北音「只」「則」同也。

【梵王宮】 謂佛寺也。梵王卽大梵天王，爲婆羅門教最尊之神。

【且休扮紅兒科】 王伯良曲錄：「小廝曰休」，是。雍熙樂府塞兒令風月擔兒曲：「李老食，小休恁，潑風聲做得來實大膽」。休，蓋勾欄行院中供使令之小廝；且休，則且之幼

小者。傑，郎耶切，古音來日二紐不分，當卽「兒」字之轉。今粵語稱小兒爲細佬，佬亦「兒」之音轉也。紅爲紅娘之省。徐文長南詞敘錄：「相見作揖進拜舞蹈坐跪之類，身之所行，皆謂之科」。按科爲科範之省，謂劇中動作之有一定規範可循者，詳見第三本第三折「雙門科範」注。

【正旦】劇中旦色，古今解者不一。丹邱論曲：「當場之伎曰狙。狙，猿之醜也，其性好淫；俗呼旦，非也」。最爲近之。蓋元劇脚色，除淨爲參軍，末爲蒼鶻，沿自參軍戲外；其餘如孤、孛老、卜兒、傑兒，無不卽勾欄行院中人物之稱，（孤卽孤老，伎女以稱其所歡，見對玉梳、百花亭、南翠記諸劇。卜兒卽薄母、薄媽、搗媽，而今之所謂搗兒也。孛老、傑兒見上注。）且自不能例外。雍熙樂府新水令半夜朝元套：「則爲那錦陳花營，雲窗月戶，爲猿粧旦」。又柳搖金再賦風情曲：「薄母苦熬煎，道調猿穢狙」。周憲王神仙會劇：「我將你爲猿粧旦的說原因」。元劇常稱妓爲猿兒，此以且或狙與猿並舉，可知卽爲妓之別稱。來生債劇：「什麼人這般唱歌喚曲的」。太平樂府喬夢符喬牌兒曲：「願求鳳琴慢彈，鶯求友曲休唱」。樂府新聲齊天樂過紅衫兒曲：「唱清歌道童聲齊」。又雁兒落過得勝令：「吹彈，素人齊聲唱」。唱歌、唱曲，蓋踏歌、踏曲之音轉，謂歌而舞蹈也。吾國歌舞劇遠源自北齊之踏搖娘，近傳自唐人之踏曲，（孫頊幻異志：「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假稱襦巾幘，市餚餼，飾其三尼，謂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起舞」。）宋人之轉踏。且之別於他妓，正在其擅歌舞，卽唱曲也。其得名當

亦由此。丹邱以狃爲雌狽，恐猶不免附會也。又按玉壘野史：「韓熙載畜聲樂四十餘人，圍檢無制，往往時出外齋，與賓客生且雜處。」夢梁錄：「細且戴花朵眉，珠翠冠兒，腰支纖裊，宛若婦人。」此則男子之稱且者矣。

【么篇】任訥曲譜：「南詞絃錄謂『北曲凡遇第二篇同調者，皆稱么篇。么並非么字，乃空字之省文』。未免武斷而妄。曲中么篇過篇之篇，皆應作徧或遍，源於唐宋大遍之曲也。么字疑是袞字之省文，袞亦唐宋大曲之遍名，或換頭或否。九宮譜定卷前總論論換頭，謂『篇中或么或袞，大曲卽是前腔云云』，是其證也。」

【蒲郡】卽唐河中府。

【門掩重關蕭寺中】唐李公垂爲鶯歌：「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會出。」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寺毀，惟此一字獨存。」後人因稱佛寺爲蕭寺。

第一折

〔正末扮騎馬引俵人上開〕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尙書，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後一年喪母。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遊於四方。卽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卽位，欲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過蒲關上，有一人姓杜，名確，字君實，與小生同郡同學，當初爲八拜之交。後棄文就武，遂得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大元帥，統

領十萬大軍，鎮守着蒲關。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卻往京師求進。暗想小生窗窗雪案，刮垢磨光，學成滿腹文章，尙在湖海飄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綉鞍。

【仙呂點絳脣】遊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薄。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蠶魚似不出費鑽研。將棘圍守暖，把鐵硯磨穿。投至得雲路騰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空雕蟲篆刻，綴斷簡殘編。

行路之間，早到蒲津。這黃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內之地，你看好形勢也呵！

【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顯，則除是此地偏。這河帶齊梁，分秦晉，隘函燕。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繞、浮橋水上蒼龍偃。東西瀆九州，南北串百川。歸舟緊不緊如何見？卻便似弩箭乍離弦。

【天下樂】只疑是銀河落九天；淵泉、雲外懸，入東洋不離此邊穿。潑洛陽千程花，潤梁園萬頃田，也會泛浮槎到日月邊。

話說間早到城中。這裏一座店兒，琴童接下馬者！店小二哥那裏？（小二上云）自家是這狀元店裏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這裏有乾淨店房。（末云）頭房裏下，先撒和那馬者！小二哥，你來，我問你：這裏有甚麼閑散心處？名山勝境，福地寶坊皆可。（小二云）俺這裏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是開天皇后香火院，蓋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雲漢。南來北

往，三教九流，過者無不瞻仰；則除那裏可以君子遊玩。「末云」琴童料持下嚮午飯！那裏走一遭便回來也。「童」安排下飯，撤和了馬，等哥哥回家。「下」「法聰上」小僧法聰，是這普救寺法本長老座下弟子。今日師父赴齋去了，著我在寺中，但有探長老的，便記著，待師父回來報知，山門下立地，看有甚麼人來。「末上云」卻早來到也。「見聰了，聰問云」客官從何來？「末云」小生西洛至此，聞上刹幽雅清爽，一來瞻仰佛像，二來拜謁長老。敢問長老在麼？「聰云」俺師父不在寺中，貧僧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末云」既然長老不在阿，不必喫茶；敢煩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聰云」小僧取鑰匙，開了佛殿、鐘樓、塔院，羅漢堂、香積廚，盤桓一會，師父敢待回來。「末云」是蓋造得好也呵！

【村裏逐鼓】隨喜了上方佛殿，早來到下方僧院。行過廚房近西，法堂北，鐘樓前面。遊了洞房，登了寶塔，將迴廊繞遍。數了羅漢，參了菩薩，拜了聖賢。

【僧引紅娘撚花枝上云】紅娘，俺去佛殿上要來。「末做見科」呀！

正撞着五百年風流業冤。

【元和令】頭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會見。則着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他那裏儘人調戲，驀着香肩，只將花笑撚。

【上馬槽】這的是兜率宮，休猜做了誰恨天。呀，誰想着寺裏遇神仙！我見他宜嗔宜喜春風面，偏，宜貼翠花鈿。

【勝葫蘆】則見他宮樣眉兒新月偃，斜侵入鬢雲邊。

〔旦云〕紅娘，你覷一寂寂僧房人不到，滿階苔襯落花紅。〔末云〕我死也！未語人前先頰頰，櫻桃紅綻，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么篇〕恰便似嗟嗟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憐。解弄腰肢嬌又軟，千般袅娜，萬般旖旎，似垂柳晚風前。

〔紅云〕那壁有人，咱家去來。〔旦回顧末下〕〔末云〕和尚，恰怎麼觀音現來。〔聽云〕休胡說，還是河中開府崔相國的小姐。〔末云〕世間有這等女子，豈非天姿國色乎？休說那模樣兒，則那一對小腳兒，價值百鎰之金。〔聽云〕恁這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繫着長裙兒，你便怎知他腳兒小？〔末云〕法聰，來，來，來，你問我怎便知，你覷。

〔後庭花〕若不是襯殘紅芳運軟，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且休題眼色兒留情處，則這脚蹤兒將心事傳。慢俄延，投至到權門兒前面，剛那了！一步遠，剛剛的打箇照面，風魔了張解元。似神仙歸洞天，空餘下楊柳煙，只聞得鳥雀喧。

〔柳葉兒〕呀，門掩著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青天。恨天天不與人行方便，好着我難消遣，端的是怎留連。小姐呵，則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馬心猿？

〔聽云〕休惹事，河中開府的小姐去遠了也。〔末唱〕

〔寄生草〕鬧齋香仍在，佩環聲漸透。東風搖曳垂楊綫，遊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觀音現。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婦娟解誤人」。小生便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魏聰云〕敢煩和尚對長老說知，有僧房借半間，早晚溫習經史，勝如旅邸內冗雜，房金依例拜納，小生明日自來也。

【賸煞】錯眼望將穿，帶口送空燕，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休道是小生，便是鐵石人也意惹情牽。近庭軒，花柳爭妍，日午當庭塔影圓。春光在眼前，爭奈玉人不見，將一座梵王宮定是武陵源。〔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一本 第一折

【正末】陶九成輯耕錄及丹邱論曲，並以末爲即參軍戲之蒼鶴，甚是。黃山谷詞：「副靖傳語木大」。木大與副靖對舉，當即蒼鶴，更音轉而爲末也。稻木大者，狀其癡呆可笑之意。朝野僉載：「敬宗時，高祖魏喜弄癡大。帝令給使擔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癡大，亦木大意。

【會窗雲案】晉書車胤傳：「胤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盞火以照書」。尚友錄：晉孫康，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燈無油，於冬月嘗映雪讀書」。關漢卿有孫康映雪雜劇。

【副垢磨光】韓退之選學解文，謂刮去其垢而磨之使有光澤也。

【蓬蓬】陳長方步里密談：「古人多用蓬蓬，竟不知爲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團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蓬蓬也。」

【日近長安遠】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之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向者之言乎？』對曰：『舉頭則見日，不見長安。』」

【棘圍】謂進士試場也。五代史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嘩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

【鐵硯】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見五代史。

【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投至得，投到，等到意。投，等候二字之合音也。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難入俗人機】謂難投俗人之意也。實甫麗春堂劇：「下工夫達着那大人機。」

【雕蟲篆刻】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緩斷簡殘編】宋史：「歐陽修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綴拾。」

【九曲】河圖：「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於渤海。」

【節舟緊不緊如何見】緊不緊卽緊意，猶連不連卽連意，寔不寔卽寔意，寔不寔卽寔意。加

「不緊」、「不連」、「不窮」、「不吝」，不過加重語氣耳。合汗衫劇：「怎麼那眼皮兒連不連的只是跳」。秋胡戲妻劇：「怎麼連不連的眼跳」。王榮登樓劇：「窮不窮，飯有蘇絲麩網亂，宵不窩爐無烟火酒瓶乾」。例並同。

【疑是銀河落九天】李白詩：「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

【洛陽千種花】蘇轍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公今歸去事農圃，亦種洛陽千本花」。

【梁園】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士，有兔園，相如枚生等悉延居其中」。

【浮槎】博物志：「張參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從水漂來，遂具衣糧乘之。到一處，見城郭居宇，婦人織機，丈夫牽牛飲。問曰：『此是何處？』曰：『君至蜀，可訪嚴君平』。張還，如其言。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渚』。即張參到天河時也」。

【小二哥】宋元小說戲劇中常稱客店夥計爲小二哥，蓋當時習俗如此。

【撒和】和謂所和之草。爭報恩劇：「又無那盛料盆，又無那餵馬槽；妹子也，你可甚空房中來和草」。香囊怨劇：「便驢騾也與他槽頭細草添三和」。怒斬關平劇：「我細切草槽頭放，……一和和親自拌上」。並可證。撒和，撒所和之草以餵頭口也。山居新語：「凡人有遠行者，至己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然元劇中凡飼頭口皆曰撒和。來生債，凍蘇秦，倩女離魂，竹葉舟諸劇，俱有此例；不限定於驢馬，亦不限於遠行者及己午時也。辭海引此文，解爲過脫意，失之。

【舍利塔】釋氏要覽注：「釋迦既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

白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後世因謂佛塔爲舍利塔。

【料持】即料理意。本書第五本第三折，亦有「料持下酒者」語。西天取經劇：「想是個豬精，我去料持他」。又云：「你着他入房來，我料持他」。語意並近。

【山門下立地】山門，佛寺之外門也。地，助辭。立地，猶云立辯也。

【上刹】釋氏要覽：「唐以後通稱佛寺曰刹」。

【方丈】僧寺住持之室曰方丈。濟確類書：「唐王玄策使西域，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云方丈」。

【香積廚】維摩詰經香積品：「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苑圃皆香，其食香氣」。故俗稱僧家廚爲香積廚。

【隨喜】本佛家語，義爲隨己所喜，杜詩：「隨喜給孤園」。則又以遊謁寺觀爲隨喜矣。

【聖賢】王伯良曰：「北人稱菩薩神，不曰聖賢，則曰賢聖」。是。元河南鹿邑太清宮碑有「太清宮裏聖賢」，及「聖賢宮闕」語，聖賢，謂太清宮中神聖也。

【業冤】猶云冤家，愛極之反語。

【顛不刺】解者不一。王伯良曰：「顛，輕僂也；不刺，方言助語辭」。凌濛初則以爲「沒頭腦沒正經之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按舉案齊眉劇有「破不刺梳兒」語，香囊怨劇有一雜不刺的衆人妻山語。破不刺即破意，雜不刺即雜意。則顛不刺亦即顛意。加不刺字，不過狀其顛，雜，破之甚耳。曲中凡言風言顛，皆有風流意、輕浪意，自以王解爲是。且董解元西廂搦彈詞（以後簡稱董詞）：「曲兒捻到風流處，教天下顛不刺的浪兒每

許」。以顛不刺狀浪兒。馬致遠青杏子散套：「柳戶花門從滴瀝，不去踏。……顛不刺的相知不綽他，被莽性兒的哥哥截替了咱」。以顛不刺的相知指柳戶花門中人，皆是相證。自金聖歎批本流行，必欲以鶯鶯爲如何凝重，不惜強爲之辭，以致原意轉晦；實則五本曲中，狀鶯鶯輕狂處，固不難屈指數也。

【則羞人】猶云只教人也。

【轉】音朵，垂下也。

【兜率宮】阿舍經：「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天王天。須彌山頂爲帝釋天，上二倍爲夜摩天，上爲兜率天」。率，音律。兜率宮，猶言天宮也。故下文云：「誰想着詩裏遇神仙」。

【離恨天】元劇常有「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語。故舊註以爲在諸天之上。

【花鈿】古時婦女首飾，卽花勝也。廣韻：「鈿，金花」。

【胭脂】嬌羞意。金線池劇：「使不着撒胭脂」。漁樵記劇：「做多少假胭脂」。鐵拐李劇：「你嫂嫂是個年少婦人家，他從來胭脂」。語意並同。字一作緬靨。容齋四筆：「中池有槐，見之額面者，謂之緬靨」。

【櫻桃紅綻】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杜甫詩：「紅綻雨肥梅」。綻，破也。元劇每以破口爲綻口。竹塢聽琴劇：「我再不綻口兒念着道德經」。紫泥官劇：「綻口道個不字，

一戲一個，將你都刺死了」。傷梅香劇：「却不攔綻我這櫻桃樊素口」。用法並同。

【玉粳白露】玉粳，以粳米狀齒之細白也。詐妮子劇：「因甚把玉粳米牙兒抵」。誠齋樂府曲江池劇：「玉粳牙休兜上野狐涎」。雍熙樂府卷十一新水令諧偶套：「瓦甌鼻兒，玉粳牙兒」。並可證。

【旖旎】嬌弱貌。讀如奇尼，上聲。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

【剛那了一步遠】那，平聲，移動也。字或作擲。張生煮海劇：「把凌波步輕那動」。趙禮讓肥劇：「我猛然拜罷那雙脚」。桃花女劇：「急忙把脚步兒擲擲」。用法並同。

【張解元】武林舊事述南宋演史小說，有張解元一種，當即西廂記故事。唐制：進士由鄉貢貢日解。宋元小說戲劇稱舉子皆曰解元，非必果爲解首也。

【兀的不引了人意馬心猿】馬永卿嬾真子：「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云阿堵，即今所云兀底也」。兀的亦即「兀底」。此詞元劇中常見，義爲如此。「兀的不引了人意馬心猿」，猶云「如此怎不引動人心意」也。兀字讀作窩，替殺妻劇：「窩的不赫殺人也」。黃鶴樓劇：「阿的們大燒餅」。窩的，阿的，兀的，並一音之轉。參同契注：「心猿不定，意馬四馳」。以猿喻心，以馬喻意，言其不易靜定也。

【武陵源】東齋記劇亦有「東齋相見後，疑是武陵源」句。武陵源亦作武陵溪，蓋當時通俗故事。雲窗夢劇：「武陵溪畔俏書生」。救風塵劇：「那唱詞話的有兩句留文：『武陵溪畔曾相識，今日佯推不認人』」。雍熙樂府卷六粉蝶兒子弟收心套：「勸君試想武陵

溪，難見底，識破再休題」。均可證其內容非僅如陶公之所記者。惟故事本末，一時未能考明耳。

第二折

〔夫人上白〕前日長老將錢去與老相公做好事，不見來回話。道與紅娘，傳著我的言語去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就著他辦下東西的當了，來回我話者。〔下〕〔淨扮潔上〕老僧法本，在這普救寺內做長老。此寺是則天皇后蓋造的，後來崩損，又是崔相國重修的。見今崔老夫人領著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暫寓本寺西廂之下，待路通回博陵遷葬。老夫人處事溫儉，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以莫敢犯。夜來老僧赴齋，不知曾有人來望老僧否？〔喚聰問科〕

〔聰云〕夜來有一秀才自西洛而來，特謁我師，不遇而返。〔潔云〕山門外觀著，若再來時，報我知道。〔末上〕昨日見了那小如，到有願盼小生之意。今日去問長老借一間僧房，早晚溫習經史；倘過那小如出來，必當他看一會。

〔中呂〕〔粉蝶兒〕不做周方，埋怨殺你僧法聰和尚！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可憎才居止。冤門兒相向。雖不能勾竊玉偷香，且將這野行雲眼睛兒打當。

〔醉春風〕往常時見傳粉的委實羞，畫眉的敢是謊；今日多情人一見了有情淚，着小生心兒裏早痒，痒。拖逗得腸荒，斷送得眼亂，引惹得心忙。

〔末見聰科〕〔聰云〕師父正望先生來哩，只此少待，小僧通報去。〔潔出見末科〕〔末云〕是好一

倚和尚呵！

【迎仙客】我則見他頭似雪，髮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頭直上只少箇圓光，却便似捏塑來的僧伽像。

【潔云】請先生方丈內相見。夜來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末云】小生久聞老和尚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見，是小生三生有幸矣。【潔云】先生世家何郡，敢問上姓大名，因甚至此？【末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

【石道宣】大師上一問行藏，小生存細訴衷腸，自來西洛是吾鄉，宦遊在四方，寄居咸陽。先人拜禮鄧尚書多名宰，五旬上因病身亡，平生正直無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

【閃鶻】俺先人甚的是淨俗和光，衝一珠風清月朗。

【潔云】先生此一行必上朝取應去。【末閉】

小生無意求官，有心待聽講。

小生特謁長老，奈路途奔馳，無以相饋。

量著窮秀才人情則是紙半張，又沒甚十音八黃，儘著你說短論長，一任待拈斤擔兩。

還索：有白銀二兩，與常住公用，略表寸心，望笑留是幸！【潔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末

云】物鮮不足辭，但索講下一茶耳。

【上小樓】小生特來見訪，大師何須謙讓。

〔潔云〕老僧決不敢受。〔末唱〕
這錢也難買柴薪，不勾齋糧，且備茶湯。

〔觀聰云〕這一兩銀未爲厚禮。

你若主張，對證般，將言詞說上，我將你衆和尚死生難忘。

〔潔云〕先生必有所請。〔末云〕小生不揣有愁，因惡族邸冗雜，早晚難以溫習經史；欲假一室，晨昏聽講。房金按月任意多少。〔潔云〕敝寺頗有數間，任先生揀選。〔末唱〕

〔么篇〕也不要香積廚，枯木堂。遠著南軒，離著東牆，靠着西廂。近主廊，過耳房，都皆停當。

〔潔云〕便不呵，就與老僧同處如何？〔末笑云〕要恁怎麼。

你是必休題著長老方丈。

〔紅上云〕老夫人着俺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看得停當回話，須索走一遭去來。〔見潔科〕長老萬福！夫人使侍妾來問：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著看的停當了回話。〔末背云〕好箇女子也呵！

〔脫布衫〕大人家舉止端詳，全沒那半點兒輕狂。大師行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回當。

〔小梁州〕可喜娘的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胡伶諼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

【么篇】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鴛鴦，怎捨得他疊被鋪牀。我將小姐央，夫人快，他不令許放，我親自寫與從良。

〔潔云〕二月十五日，可與老相公做好事。〔紅云〕妾與長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夫人話。〔潔云〕先生請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一遭便來。〔末云〕何故却小生？便同行一遭，又且何如？

〔潔云〕便同行。〔末云〕著小娘子先行，俺近後些。〔潔云〕一箇有道理的秀才。〔末云〕小生有一句話說敢道麼？〔潔云〕便道不妨。〔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豔妝，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潔郎？

〔潔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既不沙，却怎敢趁著你頭上放毫光，打扮的持來晃。

〔潔云〕先生是何言語！早是那小娘子不聽得哩，若知呵，是甚意思！〔紅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過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從天降。

我與你看著門兒，你進去。〔潔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豈不得罪於聖人之門乎？老僧備大年紀，焉肯作此等之態？〔末唱〕

好模好樣忒莽撞，沒則羅便罷，煩惱則麼那唐三藏？怪不得小生疑你，借六一箇宅堂，可怎生別沒箇兒郎，使得梅香來說勾當。

〔潔云〕老夫人治家嚴肅，內外並無一箇男子出入。〔末背云〕這禿廝巧說。

你在我行，口強，硬抵着頭皮撞。

〔潔對紅云〕這齋供道場都完備了，十五日請夫人小姐拈香。〔末問云〕何故？〔潔云〕這是崔相國小姐至孝，爲報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公禱日，就脫孝服，所以做好事。〔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小姐是一女子，尙然有報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飄零數年，自父母下世之後，並不會有一陌紙錢相報。望和尙慈悲爲本，小生亦備錢五千，怎生帶得一分兒齋，追薦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盡人子之心。〔潔云〕法聰與這先生帶一分者。〔末背問聰云〕那小姐明日來麼？〔聰云〕他父母的勾當，如何不來。〔末背云〕這五千錢使得有些下落者。

【四邊靜】人間天上，看鶯鶯強如做道場。輕玉溫香，休道是相親傍；若能勾湯他一湯，到與人消災障。

〔潔云〕都到方丈吃茶。〔做到科〕〔末云〕小生更衣咱。〔末出科云〕那小娘子已定出來也，我則在這裏等待問他咱。〔紅辭潔云〕我不吃茶了，恐夫人怪來遲，去回話也。〔紅出科〕〔末迎紅娘祇揖科〕小娘子拜揖！〔紅云〕先生萬福！〔末云〕小娘子莫非營營小姐的侍妾麼？〔紅云〕我便是，何勞先生動問？〔末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會娶妻。〔紅云〕誰問你來？〔末云〕敢問小姐常出來麼？〔紅怒云〕先生是讀書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君子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

倚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俺夫人治家嚴肅，有冰霜之操。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入中堂。向日妾嘗潛出圍房，夫人窺之，召立燈檠於庭下，責之曰：「汝爲女子，不告而出圍門，偷遇遊客小僧私視，豈不自恥」。當立謝而言曰：「今當改過從新，毋敢再犯」。是他親女，尙然如此；何況以下侍妾乎？先生習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禮，不干已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決無干休。今後得問的問，不得問的休胡說！」下「未云」這相思索是害也！

【哨遍】聽說罷心懷悒悒，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說夫人節操凜冰霜，不招呼，誰敢輒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兒裏畏懼老母親威嚴，小姐呵，你不合啼去也回頭兒望。待幾下教人怎幾？赤緊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腸。若今生難得有情人，是前世燒了斷頭香。我得時節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

【耍孩兒】當初那巫山遠隔如天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業身軀雖是立在迴廊，魂靈兒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傳幽客，我子怕漏洩春光與乃堂。夫人怕女孩兒春心蕩，怪黃鶯兒作對，怨粉蝶兒成雙。

【五煞】小姐年紀小，性氣剛。張郎倘得相親傍，乍相逢厭見何郎粉，看邊近偷將韓壽香。纔到是未得風流況，成就了會溫存的嬌婿，怕甚麼能拘束的親娘。

【四煞】夫人忒慮過，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彷彿。休直待眉兒淺淡思張做，春色飄零

憶阮郎。非是咱自誇獎：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儉溫良。

【三煞】想著他眉兒淺淺描，臉兒淡淡妝，粉香膩玉搓咽項。翠裙鴛綉金蓮小，紅袖鸞綉玉筍長。不想呵真寶強：你撒下半天風韻，我拾得萬種思量。

却忘了辭長老〔見潔科〕小生敢問長老，房舍何如？〔潔云〕塔院側邊西廂一間房，甚是瀟灑，正可先生安下。見收拾下了，隨先生早晚來。〔末云〕小生便回店中搬去。〔潔云〕既然如此，老僧准備下齋，先生是必便來。〔下〕〔末云〕若在店中人鬧，到好消遣；搬在寺中靜處，怎麼捱這淒涼也呵。

【二煞】院宇深，枕簟涼，一燈孤影搖書幌。縱然翻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長。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高聲長吁短歎，五千遍倒枕拋牀。

【尾】嬌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我則索手抵着牙兒慢慢的想。〔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一本第二折

【夫人自白】菊坡濼話謂劇中兩人對話曰賓，一人自話曰白。

【的當】猶確當。

【淨扮潔上】淨，卽今劇中之大面。南詞錄錄：「卽古參軍二字合而訛之耳」。元劇稱僧曰潔郎，亦曰傑郎。竹葉舟劇：「外扮傑郎惠安上」。「潔」「傑」一音也。佛門斷髮除葷，六根清淨，意或以此而稱爲潔乎？

【不做周方】周方舊解爲周旋方便，是。謝天香劇：「想着俺用時不當，不作周方」。老生兒劇：「孝父母，奉蒸嘗也波周方」。許范叔劇：「多謝大夫周方」。西天取經劇：「恨鞏郎，不做周方」。娶小喬劇：「三來是託泰山周方」。語意並近。以周旋方便爲周方，猶元刊陳搏高臥劇以檀越信士爲檀信也。

【可僧才】此詞亦見東牆記劇。閨遇五曰：「不曰可愛而曰可僧，猶曰冤家，愛之極也，反語見意」。是。金錢記劇：「龐兒俊俏可人僧」。玉鏡臺劇：「但舉動有那舉動可人僧」。亦並言其可愛也。

【竊玉偷香】晉賈充女盜西域奇香，遺所私韓壽，事見晉書。竊玉舊註多舉楊妃外傳楊妃竊宿王玉簪事爲說，非也。按雍熙樂府一枝花子弟收心套有「鄭生玉竊，韓壽香偷」語，又一枝花孤閣套有「書房中勉強韓香，蘭房內生疎鄭玉」語，又一枝花花酒套有「我有那鄉生竊玉權術，韓壽偷香見識」語，太平樂府周仲彬蝶戀花套曲：「朱門深閉賈充香，蘭房強搗鄭生玉」。皆可證其事之屬於鄭生；而太平樂府孫季昌端正好集雜劇名詠情

有「描着窻玉心，偷香性」語，更可證其爲當時雜劇之一種。惜故事本末一時未能考明也。

【打當】蓋屏當之音轉，謂料理停妥也。打古讀如頂。徐士範曰：「打當猶云打迭」。閱遇五曰：「猶云準備，當，去聲」。並是。西天取經劇：「打當下船，看有甚人來」。亦謂準備下船也。

【迤迤】牽惹意，又勾引意。漢宮秋劇：「怎生教第一夜夢迤迤」，謂夢魂牽惹也。董詞：「早晚時分迤迤得鶯鶯去」，秋胡戲妻劇：「他道誰迤迤俺渾家來」，則並勾引意。

【圓光】翻譯名義集：「釋迦世尊圓光一尋」。圓光，謂佛菩薩頂上所放成圓輪狀之光也。【僧伽像】僧伽大師，唐西域人，龍朔中於泗州建寺，世稱爲觀音大士化身，見太平廣記。又酉陽雜俎：「崇義坊招福寺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

【行藏】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後人因謂出處爲行藏。

【渾俗和光】老子：「和其光，同其塵」。言不露鋒芒，而與塵俗相合也。渾俗和光，亦卽和光同塵意。

【衡一味風清月朗】篇海：「衡，音淳，真也，正也，不雜也」。按今多作「整」或「鎮」，如言「整日」「鎮日」是。

【七青八黃】王伯良曰：「格古要論謂『金品：七青、八黃、九紫、十赤』」。與此處義尙

合。惟博望燒屯劇有「他家中也有那一爺、二娘、三兒、四弟、五子、(疑姊之訛)六妹、七青、八黃、九紫、十赤」語，以青黃紫赤與爺娘兄弟並舉。又南楚新聞載段成式沒後與溫庭筠手札，有「男紫悲黃，女青懼綠」語，疑或以指子女也。

【搗斤播兩】搗，稱量也。喬夢符水仙子曲：「斤兩去等秤上搗」，可證。搗斤播兩亦見任風子劇，蓋較量輕重之意。集韻：「以手稱物曰故掾」，搗播當即故掾之音轉。

【常住】僧人稱寺院爲常住。常住，佛家語，謂法無生滅變遷也。

【枯木堂】聖嘆外書引舊注：「釋迦如來偶至一所，有枯木橫道，匠者不顧。佛令弟子昇其木爲梁建寺，其處經年不朽，名枯木堂」。

【要恁怎麼】恁，猶今云這樣也。

【萬福】古婦女檢社時多稱萬福。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每晨興，家長率子弟茶盞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

【大師行】王伯良曰：「行，聲也。史記『大父行』、『丈人行』，皆音去聲，今記中多作平聲用」。案詞曲中凡稱「我行」、「伊行」、「娘行」、「大師行」之行，讀如杭。不但與輩行之行音別，義亦不同。伊行猶云伊那里，我行猶云我這裏。大師行亦即云大師這里。今杭州嘉興一帶，語尙如此。本折「他在我行口強」，謂在我這裏口強也；「魂靈兒早到他行」，謂魂靈早到他那里也。

【胡伶淥老】焦循劇說引知新錄釋西廂疑義云：「北詞伶倂謂之鶻伶，或作胡伶，或作鶻伶。淥老，謂眼也，亦作淥老。老是禪字，如身為鶻老，手爲爪老是也。鶻伶二字不專指眼，隨在可用。如宋方壺詞：『鶻伶惜惺惺』，王和卿詞：『假聰明，逞胡伶』，是也。按「胡伶」，音詞作「鶻伶」。陳州雜劇：「這雙鶻伶也似眼中睛，應不暝」。謂其雙眼似鶻之明快，則本字當作鶻伶矣。淥老或作六老，見雍熙樂府卷四村里迓古氣毬雙團賽；或作臆老，見雍熙樂府醉太平警悟曲；或作淥老，見陽春白雪王嘉甫八聲甘州套。

【眼挫裏共張郎】吳騷谷編北雙調卷四毛蓮石夜行船套：「眉尖上，眼挫側，先留下幾分恩愛」。以眼挫與眉尖對舉，當屬眼角、眼梢之意。雍熙樂府卷七耍孩兒稍刷行院套：「眼錯間準備錯錯饌，陷子裏安排擲案酒」。字作眼錯，義亦近。抹，北音讀如罵，斜視也。說文：「首，目不正也，讀若末」。蓋其本字。音詞：「見人不住偷睛抹」；金錢記劇：「將眼梢兒斜抹」；青衫淚劇：「只得偷睛抹」；義並同。金聖歎謂：「抹，抹倒也，抹殺也，不以爲意也」。失之。

【夫人快】快卽央求之央。拜月亭劇：「早是俺兩口兒背井離鄉，只快他一路上湯風打浪」，太平樂府沙正卿門鼓鶻團情曲：「快及煞眉兒八字愁」。並可證。元劇央字或作殃，或作快，以僅記其音，元無本字也。

【我親自寫與從良】妓女脫籍入於良家曰從良。蓋雜劇本勾欄所演，其扮紅娘者亦卽勾欄中

色妓，故即以當時演者身分爲諱也。此例元明劇中常見。如漢宮秋劇「情取棘針門裏除了差法」數語，（勾欄樂棚，用棘刺圍繞，見東京夢華錄。）東籬賞菊劇「這廝是行院莊家」語，渭塘奇遇劇「且夫院裏做婆婆」語，並是。閔遇五曰：「古法放出奴婢等齊民爲從良」，失之。

【演撒】勾搭意。第五本第三折：「這妮子擬定與那酸丁演撒」；玉日華風月所舉問汝陽記：「從來道水性難拿，從他趨過，從他演撒，終只是路柳牆花」；並可證。閔遇五曰：「演撒，有也」，義未安。

【既不沙】沙，助辭，猶今呵字。既不沙，猶今云若不是這樣呵。漢宮秋劇：「既不沙，俺江山千萬里，直尋到茅舍兩三家」，用法正同。

【賤趁】閔遇五曰：「賤，音梭，斜視曰賤趁」。案趁，助辭。謂賤曰賤趁，猶謂尋曰尋趁，（唐居士劇：「每日家相尋趁」。）趕曰趕趁。（雍熙樂府卷四村里近古氣毬雙關套「六老兒賤趁的早，脚步兒趕趁的巧」。）拔宅飛昇劇：「蛇精水面上賤趁者，但有過往的船隻，報與我知道」。賤趁概言察看，並不專指斜視也。

【打扮的特來晃】晃，美俊也。試齋樂府曲江池劇：「有錢呵管什麼臭回回臊羅羅同衾睡，無鈔也你便是傻子弟幌那君獨自眠」。幌俊五文，義近。幌即晃字，晃之本義爲明亮，「打扮的特來晃」，猶今云打扮得特別漂亮也。

【沒則羅便罷煩惱則磨耶唐三藏】羅，助辭。「沒則羅便罷」，即「無此事便罷了」意。「

則麼」卽「怎麼」，元劇「則」「怎」多通用，竹葉舟劇：「則問鴛鴦似街頭弄怎麼」，士禮居藏元刊本作「則麼」，可證。耶，本當作那，形近而誤。唐三藏卽調侃法本。「煩惱則麼那唐三藏」，與西天取經劇：「焦則麼那村柳舍，叫則麼那啞頰郎」，句法正同。舊解以則麼耶爲僧名，失之。

【偌大】 猶云這樣大也。

【勾當】 通俗寫行事：「勾當乃幹事之謂，今直以事爲勾當。據元典章延祐三年均賦役詔有云：『只交百姓當差，勾當也成就不得』」。

【禳日】 禳，單上聲，除服祭也。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禳」。注：「中猶間也，禳，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

【哀哀父母四句】 詩蓼莪文，惟「欲報深恩」，詩作「欲報之德」。

【一陌紙錢】 薛海：「陌亦作佰，本作百」。梁書武帝紀：「自今通用足陌錢」，足陌錢，謂每百足數之錢也。

【追薦俺父母咱】 咱，助辭，讀如者。

【軟玉温香】 酉陽雜俎：「軟玉鞭，天寶中異國所獻。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述異記：「辟寒香，丹丹國所出，漢武時入貢。每至大寒，於室焚之，暖氣自外而入，人皆減衣」。温香當卽指此。

【湯他一湯】 湯，去聲；讀如蕩，擦着也。字或作「蕩」，「盪」。金線池劇：「休想我指

甲兒湯着你皮肉」，陳州糶米劇：「老包性兒砂，蕩他活的少」，匿春堂劇：「我若是手梢兒在你身上燙」：字異而音義並同。

【更衣】如廁之託言也。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蓋漢時已有此語。

【瓜田不納履二句】古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慮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瓜田納履，疑於盜瓜；李下整冠，疑於盜李也。

【非禮勿視四句】見論語顏淵篇。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李密陳情表文。

【索是害也】索，須字意。害謂害病。

【比及】如其意，謂你如其畏懼母親，便不合臨去回頭望也。又虎頭牌劇：「比及與別人帶時，不如與了叔叔」，看錢奴劇：「比及你這樣貧呵，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好」：比俱如字，讀如比之比。

【毆下】毆下，謂丟下也，字亦作漾。金錢記劇：「則見他猛探身漾在車兒下」，謂柳眉兒丟金錢於車下也。青衫淚劇：「將幾箇黃錢漾在水裏」；謂斐與奴丟紙錢於水中也。

【斷頭香】金線池劇：「將咱好姻緣生折做斷頭香」。金聖歎曰：「佛家謂以折斷香供養佛前者，來生得折斷分離果報」。

【赤緊】赤緊，謂空急、乾急、自急也。赤緊之赤，與赤地，赤手之赤，用法相近；不過一為副辭，一為狀辭耳。三戰呂布劇：「每日家赤閃白閃」，雲門劇：「不好營生，赤

賴白混」，俱以「赤」「白」五文，可證。

【奇擎】奇字僅以助音，不取其義。蓋奇係擎之聲母，擎字長言之，卽成奇擎二音。謂擎曰奇擎，猶謂賺曰啜賺，哄曰和哄，白曰拔白。金元方言此例極多，蓋單字不便口語，漸多綴以音近，義近，或形近之字，使成連綿字也。奇擎亦見梧桐雨劇。

【巫山】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下；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巫山遠隔」，意謂神女難近也。

【那廂】猶云那邊。

【業身軀】釋氏謂惡因曰業，故元劇多用爲咀呪之辭，謂身曰業身軀，猶謂眼曰業眼，人曰老業人也。

【子怕漏洩春光與乃堂】子怕，卽只怕。宋人詩：「漏洩春光向柳條」，後人因以私情漏洩爲漏洩春光。乃堂，謂老夫人也。

【何郎粉】何郎，謂何晏也。魏略：「晏性自喜，動潑粉白不去手」。

【忒慮過】忒慮過，猶云太慮過，「忒」，「太」音義並近。

【相彷彿】相彷彿，相近之意。賽嬌容劇詠琵琶：「他比那箏箏韻急，與琴瑟相彷彿」，謂琵琶與琴瑟相近也。友人錢南揚曰：「相彷彿，差不多之意，今江浙間猶有此語」。

【眉兒淺淡思張敞】張敞爲京兆尹，爲婦畫眉，事見漢書。元高文秀有宣帝問張敞畫眉劇演其事。

【春色飄零憶阮郎】 阮肇於漢永平中偕劉晨入天台山採藥，遇二女仙，事詳神仙記。元王子

一有誤入桃源劇演其事。

【德言工貌】 曹大家女誡：「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工。」

【恭儉溫良】 論語學而篇：「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粉香膩玉搽咽項】 徐文長曰：「言粉玉搽成一條咽項也。」

【金蓮】 南史：「東昏侯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後人因以金蓮爲女子纖足之稱。

【玉筍】 謂美人指也。韓偓詩：「曉白膚紅玉筍芽。」

【見收拾下了】 見，讀作現。

【少可】 少可卽少意，可，助辭。元劇此例極多，如輕可，猛可，閃可，省可；皆是。

【解語花】 開元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與左右曰：『何如此解語

花也。』」

【玉有香】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香，各長一尺五寸，奇巧非人間所有，其香可聞數百步。

見酉陽雜俎。

【則索】 猶云只得也。

第三折

〔正旦上云〕老夫人着紅娘問長老去了，這小賤人不來我行回話。〔紅上云〕回夫人話了，去回小姐話去。〔旦云〕使你問長老，幾時做好事？〔紅云〕恰回夫人話也，正待回小姐話：二月十五日，請夫人姐姐拈香。〔紅笑云〕姐姐，你不知，我對你說一件好笑的勾當。暗前日寺裏見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裏。他先出門兒外等着紅娘，深深唱箇喏道：「小生姓張，名琪，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年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會娶妻」。姐姐，却是誰問他來？他又問：「那壁小娘子莫非爲鶯小姐的伴妾乎？小姐常出來麼？」被紅娘搶白了一頓，阿回來了。姐姐，我不知他想甚麼哩，世上有這等傻角！〔旦笑云〕紅娘，休對夫人說。天色晚了，安排香案，暗花園內燒香去來。〔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廂居址。我問和尚每來，小姐每夜花園內燒香。這箇花園和俺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來，我先在太湖石畔牆角兒邊等待，飽看一會。兩廊僧衆都睡着了。夜深人靜，月朗風清，是好天氣也呵！，正是「

閑尋方丈高僧語，悶對西廂皓月吟」。

【越調】【鬲鴿鶯】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羅袂生寒，芳心自警。側着耳朵兒聽，躡着脚步兒行：悄悄冥冥，潛潛等等。

【紫花兒序】等待那齊齊整整，煖煖婷婷，姐姐鶯鶯。一更之後，苔蘚無聲，直至鶯庭。若是迴廊下沒搯的見俺可憎，將他來緊緊的模定，則問你那會少離多，有影無形。

〔旦引紅娘上云〕開了角門兒，將香桌出來者。〔末唱〕

〔金蕉葉〕猛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風過處花香細生。踏著脚尖兒仔細定睛，比我那初見時龐兒越整。

〔旦云〕紅娘，移香桌兒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春嬌厭拘束，等閒飛出廣寒宮。

看他容分一臉，體露半襟，顰香袖以無言，垂羅裙而不語。似湘陵妃子，斜倚舜廟朱扉；如玉殿嫦娥，微現蟾宮素影。是好女子也呵！

〔調笑令〕我這裏甫能、見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撐。遠遠掩掩穿芳徑，料應來小腳兒難行。可喜壞的臉兒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靈！

〔旦云〕取香來！〔末云〕聽小姐親告甚麼？〔旦云〕此一炷香，願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炷香，願堂中老母，身安無事！此一炷香，……〔做不語科〕〔紅云〕姐姐不祝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願俺姐姐早尋一箇姐夫，拖帶紅娘咱！〔旦再拜云〕心中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兩拜中。〔長吁科〕〔末云〕小姐倚欄長歎，似有動情之意。

〔小桃紅〕夜深香燭散空庭，簾幕東風靜。拜罷也斜將曲欄凭，長吁了兩三聲。剔團圓明月如懸鏡。又不是輕雲薄霧，都則是香烟人氣，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

我雖不及司馬相如，我則看小姐頗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絕，看他則甚：「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旦云〕有人牆角吟詩。〔紅云〕這聲音是那二十三歲不會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詩，我依韻做一首。〔紅云〕你兩箇是好做一首。〔

【日念詩云】「蘭闥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款人。」（末云）好應酬得快也
呵！

【禿廝兒】早是那臉兒上撲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兒裏埋沒着聰明。他把那新詩和得忒應聲，一字字，訴衷情，堪聽。

【聖藥王】那語句清，首律輕，小名兒不枉了喚做鶯鶯。他若是共小生廝規定，隔牆兒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說什麼。

【麻郎兒】我拽起裙衫欲行。【旦做見科】他陪著笑臉兒相迎。不做美的紅娘忒淺情，便做道謹依來命。……

【紅云】姐姐，有人，陪家去來，怕夫人喚着。（燈回顧下）（末唱）

【么篇】我忽聽、一聲、猛鷲。元來是撲刺刺宿鳥飛騰，顛巍巍花梢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

小姐，你去了呵，那裏發付小生！

【洛絲娘】空徹下碧澄澄蒼苔露冷，明皎皎花飾月影。白日淒涼枉就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東原樂】簾垂下，戶已扃，却纔箇悄悄相問他那裏低低應，月明風清恰二更。廝候侍：

他無緣，小生薄命。

【綿搭絮】恰尋歸路，佇立空庭，竹梢風擺，斗柄雲橫。呀，今夜淒涼有四星，他不依人待怎生。雖然是眼角兒傳情，嗒兩箇口不言心自省。

今夜甚睡到得我眼裏呵！

【拙魯速】對着盞碧熒熒短檠燈，倚着扇冷冷清清舊幃屏。燈兒又不明，夢兒又不成，窗兒外淅零零的風兒透疎櫺，忒楞楞的紙條兒鳴；枕頭兒上孤另，被窩兒裏寂靜。你便是鐵石人，鐵石人也動情。

【么篇】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甯。有一日柳遮花映，霧障雲屏，夜闌人靜，海誓山盟，恁時節風流嘉慶，錦片也似前程，美滿恩情，嗒兩箇畫堂春自生。

【尾】一天好事從今定，一首詩分明照證；再不向青瑣園夢兒中尋，則去那碧桃花樹兒下等。【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一本第三折

【嗒前日寺裏見的那秀才】南詞敘錄：「咱問『字合呼爲嗒』。今日北方尙有此語。」

【唱倚喏】 唱喏卽作揖意。老學庵筆記：「按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如何？』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噉噉聲』，卽今喏也，故曰唱喏」。

【那壁小妮子】 鴛鴦被劇，李玉英問張瑞卿曰：「敢問那壁秀才那裏人氏？」爭報恩劇，花榮問李千嬌曰：「那壁娘子也通一個姓名？」並以其與本人對面，故曰那壁。

【搶白】 搶，上聲，搶白，奚落意，亦有單作搶者。董詞：「莫怪我搶，休怪我責」，「花言巧語，搶了俺一頓」，傷梅香劇：「劈面的便搶」，漢蘇秦劇：「倒把我來壓搶」，並是。

【傻角】 傻，音洒，謂人之不解事也。

【和尚每】 每卽今們字，古輩字。蓋「輩」「每」悉韻，「每」「門」雙聲，由輩轉而爲每，又由每轉而爲們也。

【比及小姐出來】 比，去聲，音界。比及連文同義，猶云及至，與第二折之比及義別。

【萬籟】 莊子齊物論以風聲爲天籟，木窵爲地籟，笙竽爲人籟。萬籟，猶云衆響也。

【沒揣的】 狀時間之短速，猶今云一下子。元劇中此處屢見，王伯良解爲猛然間，闕遇五解爲不意中，義俱近。

【則問你那會少離多有影無形】 問，責問也。謂責問其何以會少離多，有影無形也。

【蹣着脚尖兒】蹣，字當作踳。漢書地理志：「女子彈弦踳蹣」。注：「踳謂輕蹣之也」。

今浙東方言猶以脚尖着地輕行曰蹣。燕青博魚劇：「待蹣着脚底兒去揀那淺中行」。鐵拐李劇：「我這裏蹣脚舒腰拜」：義並同。

【廣寒宮】天寶遺事：「明皇遊月宮，見榜曰：『廣寒清虛之府』」。

【看他容分一臉】此段白全用董詞。「一臉」董作「一捻」，誤。

【湘陵妃子】謂舜妃娥皇女英。

【恁般揅】恁般，猶今云這樣。揅，字當作揅，廣雅：「揅，善也」。新方言：「善美同意」，嶺外三州謂美曰勁，亦謂之揅」。兩世姻緣劇：「看了他容貌兒實是揅」，梧桐雨劇：「行的一步步嬌，生的一步步揅」：並可證。

【別團圓】別字助音無義。以團圓爲別團圓，猶以豎爲別豎，（硃砂擔劇：「忽的眉別豎」。）透爲別透也。（救風塵劇：「賣弄他玲瓏別透」。）

【司馬相如】相如，蜀人，以琴心挑文君，事見史記本傳。

【險兒上撲堆着可憎】撲堆，意即鋪堆；下折亦有「滿面兒撲堆着僧」語，雍熙樂府並作「鋪堆」。可憎，反言之，謂可愛也。

【廝覷定】覷，看也。北音讀相爲廝，思必切。廝覷定，猶今云相看定也。老學庵筆記：「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覷，輒讀其榜曰：『大廝國寺』，傳以爲笑」。

【惺惺的自古惜惺惺】惺惺，聰慧貌。閱遇五曰：「元樂府有『葫蘆提憐憐懂，惺惺的惜惺」

「僂」，蓋當時成語。

【撲刺刺】刺，入聲，讀作辣。

【發付】發落意。

【耽病】受病意。

【僂倖】苦惱意。元劇中此語屢見。勸頭巾劇：「少不的去司房中間懺懺僂倖死」，陳搏高臥劇：「又教這大王僂倖殺我也」，來生債劇：「則爲那市廛中僂倖我二十年」，合汗衫劇張員外家失火時唱：「往日豪華，如今在那搭；多不到半合兒把我來僂倖殺」；並可證。原僂倖，猶言大家苦惱，故下文承以「他無緣小生薄命」也。閱遇五解爲「僂倖成事」，王伯良解爲「戲弄」，凌濛初解爲「僂倖、蹉跎、可幾幸、無着落」；並失之。南西廂改作「僂倖」，亦由不明其義也。

【四星】凌濛初西廂五本解證引北詞有「卻遮了北斗杓兒柄，這淒涼有四星」語，此處「今夜淒涼有四星」，亦承上「斗柄雲橫」言。徐士範曰：「古人以二分半爲一星，四星言十分也」，此說近是。鄭月娥劇：「愁煩疊萬簇，淒涼有四星」，用法正同。歸潛志記金初張六太尉以白金百星贈鄧千江，元劇任風子，伍員吹簫，並有「劈兩分星」語，以星兩對文，並可證其爲衡量也。陳州耀米劇張樵古唱：「你比那開封府包龍圖少四星」，卽罵劉小衙內比包龍圖差十分也。玉鏡臺劇：「折末你發作我半生，我也忍得四星」，謂願十分忍耐也。雍熙樂府卷十一新水令雲窗秋夢套：「瘦的那俊龐兒沒了四星」，

謂十分瘦也。徐文長謂古人釘秤，宋稍用四星，而引兩世姻緣劇「我比卓文君有上梢，沒了四星」以證之；不知以雲遮斗柄隱喻四星，既屬當時習語，則兩世姻緣劇此語，亦僅就北斗星言，而以斗柄下四星爲下梢也。又寓簡載劉豫卽位，大饗羣臣，敦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有一星聚東井，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祇少四星兒里」。則宋人雜劇已有此語矣。

【不徹人】 不理睬人意。

【前程】 元劇中前程，多指婚姻。隔江門智劇：「則俺這美前程世間無養」，譚孫劉之婚姻也。金錢記劇：「你着他別尋一個一個前程」，卽着他別結婚姻也。鶯鶯被劇：「就鬧了二十一二好前程」，救風塵劇：「我看了些覓前程俏女郎」：用法並同。

【再不向青瑣園夢兒中尋】 范雲詩：「搆官青瑣園，遙望鳳凰池」。王粲登樓劇：「幾能青瑣點朝班」。青瑣，漢宮門，後人因以指朝廷。「再不向青瑣園夢兒中尋」，謂再不向朝廷覓功名也。張生原爲上朝取應過蒲，今一見鶯鶯，卽移住寺中，故有此語。聖歎外書引列仙傳「王母所居，閻施青瑣」爲解，失其意矣。

【則去那碧桃花樹兒下等】 誤失金錢劇：「我在這碧桃花下凝呆等，你去那藍水橋邊久耐立」。蓋元劇多以碧桃花下喻男女期約之所，故有「碧桃花下鳳鸞交」之諺。（見娶小喬

、女貞觀、慶朔堂諸廟。)望歎外書引漢武內傳「天上碧桃」爲解，並曰：「猶言取之如寄，並相思亦不必矣」。全失元人語意。

第四折

〔潔引聰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開啓，衆僧動法器者。請夫人小姐拈香。比及夫人未來，先請張生拈香。怕夫人問呵，則說道貧僧親者。〔末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請拈香，須索走一遭。

〔錢調新水令〕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瑞烟籠罩。香烟雲霧結，試吼海波潮。幡影飄飄，諸檀越盡來到。

〔駐馬聽〕法鼓金鐺，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侯門不許老僧敲，紗窗外定有紅娘報。害相思的鏡裏磨，見他時須看箇十分飽。

〔末見潔科〕〔潔云〕先生先拈香，恐夫人問呵，則說是老僧的親。〔末拈香科〕

〔沈醉東風〕惟願存在的人間壽高，亡化的天上逍遙。爲會、禮、父先靈，禮佛、法、僧三寶，焚名香暗中禱告；則願得紅娘休劣，夫人休焦，犬兒休惡！佛囉，早成就了幽期密約！

〔夫人引旦上云〕長老請拈香，小姐，暗走一遭。〔末做見科〕〔覷聰云〕爲你志誠呵，神仙下降也。〔聰云〕道生却早兩遭兒也。〔末唱〕

【雁兒落】我則道這玉天仙離了碧霄，元來是可意種來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得勝令】恰便似檀口點櫻桃，粉鼻兒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妖燒，滿面兒撲堆善俏；苗條，一團兒衝是嬌。

〔潔云〕貧僧一句話，夫人行敢道麼？老僧有箇敝親，是高飽學的秀才，父母亡後，無可相報。對我說：「央及帶一分齋，追薦父母。」貧僧一時應允了，恐夫人見責。〔夫人云〕長老的親便是我的親，請來廚見咱。〔末拜夫人科〕〔衆僧見目發科〕

【喬牌兒】大師年紀老，法座上也凝睇；舉名的班首且呆傷，覷著法聰頭做金磬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沒類沒倒，勝似鬧元宵。愁色人兒，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時節淚眼偷。

【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沒亂，心痒難撓。哭聲兒似鶯囀香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大師也難學，把一箇發慈悲的臉兒來膜着。翠盤的頭陀慢留，添香的行者心焦。燭影風搖，香燭雲飄；貪看鶯鶯，燭滅香消。

〔潔云〕風滅燈也。〔末云〕小生點燈燒香。〔旦與紅云〕那生忙了一夜。

【錦上花】外像兒風流，青春年少；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著身子兒百般做作，來往向人前賣弄俊俏。

〔紅云〕我猜那生。

〔公簾〕黃昏這一回，白日那一覺，窗兒外那會鏗鏗。到晚來向書幃裏比及睡着，千萬聲長吁，捱不到曉。

〔末云〕那小姐好生願盼小子。

〔碧玉簫〕情引眉梢，心緒你知道；愁種心苗，情思我猜著。暢懊惱！響鈴鏗雲板敲。行者又嚷，沙磴又唱，怎須不奪人之好。

〔潔與衆侍發科〕〔動法器了，潔搖鈴跪宣疏了，燒紙科〕〔潔云〕天明了也，請夫人小姐回宅。〔末云〕再做一會也好，那裏發付小生也呵！

〔鶯鶯煞〕有心爭似無心好，多情却被無情惱。勞攘了一宵，月兒沈，鐘兒響，鷄兒叫。唱道是玉人歸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場是諸人散了。酪子裏各歸家，葫蘆提鬧到曉。〔並下〕

〔絡絲娘煞尾〕則為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題目 老夫人閑春院 崔鶯鶯燒夜香

正目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鬧道場

西廂五劇注

第一本第四折

【開啓】 僧人住道場，預請黃疏以啓陳於佛，故曰開啓。

【須索】 二字連文同義。

【檀越】 僧家稱施主爲檀越，翻譯名義集：「檀那，秦言布施」。

【早成就了幽期密約】 王伯良本此句作「和尚每回施些幽期密約」。毛西河曰：「施僧曰布施，反乞僧施曰回施。……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閻。崔謙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貴族，鬚眉有效，然後種鬚」。然則，回施，反施矣」。近北平圖書館藏燉煌寫經奈字四十二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顯記云：「以上寫經功德，迴施正比丘尼承屯功德」。蓋此語由來已久，疑舊本實作「回施」，後人不明其義，改爲「成就」耳。

【傾國傾城】 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苗條】 方言：「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媵，自閩而東河濟之間曰媵」。蓋單言則曰媵，雙言則曰苗條或媵條。

【發科】 夢梁錄：「副淨色發喬」，戲耕錄記伎珠翠秀條有「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語，樂府新聲馬致遠四塊玉曲有「儘場兒吃悶酒，卽席間發淡科」語。發科蓋裝作種種情態以動

觀衆者。亦見鐵拐李劇第四折，雙林坐化劇第一折，西天取經劇第五回，第十七回，破風詩劇第三折，王蘭卿劇第三折。「衆僧見且發科」，謂衆僧見且而在種種可笑之態也。

【班首】猶云班頭，詳見第四本第二折班頭條注。

【呆傍】王伯良曰：「呆傍，方言也，猶言癡呆懵懂之意，古本作勞，音義並同」。閱遇五曰：「傍，勞去聲。北方罵人，多帶傍字，如云因傍、饒傍之類，不知何義」。按兒，係，傍並一音之轉，解見孛子且條條。

【村的】村謂蠢陋有村氣也。隋唐嘉話：「薛萬徹尙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驢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關天傳信錄：「玄宗在藩邸時，有書生延帝過其家，止村妻一壚而已」，蓋唐人語已如此。

【稔色】美色之意。唐詞：「臉兒稔色百媚生」，豬頭馬上劇：「畫眉的張敬風流，擲果的潘郎稔色」；語意並同。董詞又屢以「稔」「膩」連文，有「腰兒稔膩」，「諸餘稔膩」，「稔膩風韻」等語。亦並美好細膩之意。

【迷留沒亂】此係元劇中屢見。迷留蓋迷離之轉，沒亂蓋悶亂之轉。董詞：「迷留悶亂沒處着」。

【心裏難撓】撓，平聲，讀如揉，爬搔也。

【錦上花】此係插唱曲，如薛仁貴劇之豆葉黃，瀟湘雨劇之醉太平，曲江池劇之尙京馬，故低一格以示別。

【鑊鐸】王伯良曰：「鑊鐸，喧鬧之意」，是。後庭花劇：「鑊鐸殺了五臟神」，曲江池劇

：「階下鬧鐸鐸」；並可證。余意鐸或爲噤，（史記：「晉鄙噤噤將」）噤（柳宗元文：「浮躍噤噤」。）之音轉。噤噤，舊注爲大呼大叫；噤噤，舊注爲多言；與鐸鐸意並近。

【楊慎】：暢，極甚之意。

【雲板】：樂器之一種，其形多作雲樣，故名。官署僧寺中每擊之以集衆。

【沙彌又哨】：沙彌，梵語初出家者之稱。哨，卽胡哨。趙禮讓肥劇：「健健的幾聲胡哨」。

燕青博魚劇：「楊衙內做怕打哨子下」。董詞：「口兒裏不住只管吃地忽哨」。北音忽讀如胡，忽哨亦卽胡哨也。

【多情却被無情惱】：蘇軾詞。

【唱道】：二字此詞定格，字或作暢道。

【鶯子裏各歸家葫蘆提鬧到曉】：葫蘆提卽今語胡塗。字亦作葫蘆蹄。明道雜誌：「錢文穆內相決一大滯獄，蘇長公譽以爲霹靂手，錢曰：『僅免葫蘆蹄耳』」。鶯子裏與葫蘆提互文義近，字亦作鶯子裏、冥子裏，猶云暗地裏也。

【閉月羞花】：李白詩：「荷花羞玉顏」。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淑妃王氏有美色，號花兒羞」。閉月待考，或引洛神賦輕雲蔽月爲說，恐未是。

【剪草除根大小】：大小謂一家大小。「剪草除根大小」；猶第三本第一折所云「滅門絕戶了」一家兒也。此語蓋預伏下文孫飛虎事，五本前後相接處，例皆如此。

西廂記第二一本

元大都王實甫著

永嘉王季思校注

崔鶯鶯夜聽琴雜劇

第一折

〔孫飛虎上開〕自家姓孫，名彪，字飛虎。方今上德宗卽位，天下擾攘。因主將丁文雅失政，俺分統五千人馬，鎮守河橋。近知先相公崔珏之女鶯鶯，眉黛青翠，蓮臉生春，有傾國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顏，見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來：當今用武之際，主將尙然不正，我獨處何爲？大小三軍，聽吾號令：人盡銜枚，馬皆勒口，連夜進兵河中府！搦鶯鶯爲妻，是我平生願足。〔法本慌上〕誰想孫飛虎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鴈鑼擊鼓，吶喊搖旗，欲擄鶯鶯小姐爲妻。我今不敢違誤，卽索報知夫人走一遭。〔下〕〔夫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臥房裏商量去。〔下〕〔旦引紅上云〕自見了張生，神魂蕩漾，情思不快，茶飯少進。早是離人傷感，况值暮春天道，好煩惱人也呵！好句有情聯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

〔仙呂〕〔入聲甘州〕淚痕瘦損，早是傷神，那值殘春。羅衣寬褪，能消幾度黃昏？風裏篆煙不捲簾，雨打梨花深閉門；無語凭闌干，目斷行雲。

【混江龍】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池塘夢曉，闌檻辭春；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

〔紅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將被兒薰得香香的，睡些兒。〔旦唱〕

【油葫蘆】翠被生寒壓綉裯，休將蘭麝薰；便將蘭麝薰盡，則索自溫存。昨宵箇錦囊佳製明勾引，今日箇玉堂人物難親近。這些時坐又不安，睡又不穩，我欲待登臨又不快，閑行又悶。每日價情思睡昏昏。

【天下樂】紅娘呵，我則索搭伏定鉸銷枕頭兒上馳，但出閨門，影兒般不離身。

〔紅云〕不干紅娘事，老夫人着我跟著姐姐來，〔旦云〕俺娘也好沒意思！

這些時直恁般提防著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緊的緊，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氣分。

〔紅云〕姐姐往常不會如此無情無緒；自會見了那生，便却心事不甯，却是如何？〔旦唱〕

【那吒令】往常但見箇外人，薰的早噴；但見箇客人，厭的倒褪；從見了那人，兜的便親。想着他昨夜詩，依前韻，酬和得清新。

【鵲踏枝】吟得句兒勻，念得字兒真，詠月新詩，煞強似織錦迴文。誰肯把鉸兒將綫引，向東鄰通箇慇懃。

【寄生草】想著文章士，恁旆人；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不由人口兒裏作念心兒裏印。學得來一天星斗煥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問。

〔飛虎領兵上圍寺科〕〔下〕〔卒子內高叫云〕寺裏人聽者：限你每三日內將鴛鴦獻出來與俺將軍成親，萬事干休。三日之後不送出，伽藍盡皆焚燒，僧俗寸斬，不留一箇。〔夫人潔同上敲門了〕〔紅看了云〕姐姐，夫人和長老都在房門前。〔旦見了科〕〔夫人云〕孩兒，你知道麼？如今孫飛虎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逼你眉黛青翠，面臉生春，似傾國傾城的太真，要擄你做壓寨夫人，孩兒，怎生是了也？〔旦唱〕

〔六么序〕聽說罷魂離了殼，見放著裙減身，將袖梢兒搵不住啼痕。好教我去住無因，進退無門，可著俺那場兒裏人急假親？孤孀子母無投奔，赤緊的先亡過了有福之人。耳邊廂金鼓連天振，征雲冉冉，土雨紛紛。

〔么篇〕那勝每風聞，胡云。道我眉黛青翠，蓮臉生春，恰便似傾國傾城的太真；兀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半萬賊軍，半霎兒敢剪草除根。這勝每於家爲國無忠信，恣情的抄掠人民。更將那天宮般蓋造焚燒盡，則沒那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燒屯。

〔夫人云〕老身年六十歲，不爲壽夭；奈孩兒年少，未得從夫，却如之奈何？〔旦云〕孩兒有一計，想來則是將我與賊漢爲妻，庶可免一家兒性命。〔夫人哭云〕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捨得你獻與賊漢，却不辱沒了俺家譜！〔潔云〕俺同到法堂兩廊下，問僧俗有高見者，俺一同商議箇長便。〔同到法堂科〕〔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旦云〕不如將我與賊人，共便有五

〔後庭花〕第一來免摧殘老太君；第二來免堂殿作灰燼；第三來諸僧無事得安存；第四來

先君靈柩；第五來歡郎雖是未成人，

〔歡〕俺呵，打甚麼不緊。〔旦〕

須是崔家後代孫。鶯鶯爲惜已身，不行從着亂軍；諸僧衆污血痕，將伽藍火內焚，先靈爲細塵，斷絕了愛弟親，割開了慈母恩。

〔柳葉兒〕呀，將俺一家兒不留一箇靈靈，待從軍又怕辱沒了家門。我不如白練套頭兒尋箇自盡，將我屍棍，獻與賊人，也須得箇遠害全身。

〔青歌兒〕母親，都做了鶯鶯生忿，對傍人一言難盡。母親，休愛情鶯鶯這一身。恁孩兒別有一計，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掃蕩妖氛；倒陪家門，情願與英雄結婚姻，成秦晉。

〔夫人云〕此計較可。雖然不是門當戶對，也強如陷於賊中。長老在法堂上高叫：兩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奩，斷送鴛鴦與他爲妻。〔潔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問我？〔見夫人了〕〔潔云〕這秀才便是前日帶追薦的秀才。〔夫人云〕計將安在？〔末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若明，其計必成」。〔旦背云〕只願這生退了賊者。〔夫人云〕恰纔與長老說下，但有退得賊兵的，將小姐與他爲妻。〔末云〕既是恁的，休說了我渾家，請入臥房裏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去〕小姐和紅娘回去者。〔旦對紅云〕難得此生這一片好心！

〔賺煞〕諸僧衆各逃生，衆家眷誰做問，這生不相識橫枝兒着緊。非是書生多議論，也隄

防着玉石俱焚。雖然是不關親，可憐見命在遠巡，濟不濟權將秀才來儘。果若有出師表文，燕螿書信，張生呵，則願得筆尖兒橫掃了五千人。〔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二本第一折

【青翠】翠，眉蹙也。杜甫詩：「眉黛翠青娥」。

【太真】唐玄宗貴妃楊氏，初爲女道士，故號太真妃。

【銜枚】古行軍或令軍士銜枚。枚，狀如箸，橫着口中，組繫着於枚之兩頭，結之項後，故軍行不能偶語，所以禁喧囂也。周官有銜枚氏。

【懨懨】懨，讀若厭，平聲，韓琦詞：「懨懨病起」，懨懨，病弱貌。

【那值】那讀爲奈。

【寬褪】褪，讀如吞，去聲，寬大可褪動意。羅衣寬褪，言因人之瘦，而覺羅衣之寬大也。
趙鼎詞：「頗覺春衫褪」。

【能消幾個黃昏】趙德麟詞。

【篆烟】閱遇五曰：「香譜：『近世作香篆，其文爲十二辰，分百刻，然一晝夜乃已』」。

【雨打梨花深閉門】秦觀詞。

【目斷】猶云望斷。

【風飄萬點正愁人】杜甫詩。

【人遠天涯近】李易安詞。

【香消了六朝金粉二句】意即金粉香消，精神清減耳。「六朝」，「三楚」，不過借以妝點字面。閱遇五以六朝爲指香鬢之文，三楚爲指屈宋之文，未免附會。東齋記劇：「憔悴了玉肌金粉，瘦損了窈窕精神」，爲此曲之所本。

【錦囊佳製】謂隔牆酬和詩也。唐詩紀事：「李賀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所得，賦詩書授囊中」。

【玉堂人物】宋淳化中，賜翰林「玉堂之署」四字，翰林所以處文學之士。元劇中因多稱文士爲玉堂人物。

【搭伏】搭，副狀辭，以狀動作由此及彼者。元劇中如搭扶、（連環計劇：「手纔纔搭扶着樹兒喘」。）搭救、（漢宮秋劇：「他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搭讖、（灰闌記劇：「你那裏是我搭讖的表子」。）搭配（玉鏡臺劇：「搭配的兩下相應」。）諸辭，例並同。

【鮫綃】述異記：「南海出鮫綃，一名龍紗；以爲服，入水不濡」。

【氣分】分，去聲，與福分之義同，謂分所當有者也。「折了氣分」，舊解云：「猶俗語輸了體面」，意亦近是。風光好劇：「這諧合有氣分」，羅李郎劇：「這的是顯羅男兒氣」。

分」，老生兒劇：「顯的俺兩口兒無氣分」，詐妮子劇：「怎補我還有氣分全身體」；凡用氣分處，義俱與今語體面相近。

【氤的】氤，本字當作暈。馮玉蘭劇：「暈的呵眉黛翠，厭的呵神氣昏」。正作暈，元劇亦有作纒，作熅者。如拜月亭劇：「悄悄地低了咽頸，纒地紅了面皮」，「熅熅地羞得我腮兒熱」；並當時俗字。

【厭的】元曲中此辭多與「忽的」互文，義亦相近。楊西庵賞花時套：「忽的渾身如火逼，厭的皺了雙眉」。喬夢符新水令套：「忽地回身見咱，嬌小心兒裏怕，厭地回身攏鬚鴉」。

【兜的】亦作斗的、陡的；並頓時意。

【織錦迴文】寶滔妻蘇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事見晉書列女傳。

【溫克】言溫恭自持也。詩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不由人】凌濛初曰：「不由人卽不覺的意，言運身子做不得主」，甚是。詐妮子劇：「不由我心裏便親」，神奴兒劇：「不由我渾身冷」；語法並同。俗本於「人」下添「不」字，非也。

【一天星斗一旬】「萬里雷霆驅號令，一天星斗煥文章」，「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並成句，元劇中常見。

【伽藍】僧寺之別稱，原本梵語。

【見放着禍滅身】見，讀作現。禍，元俗澆禍字。

【可着俺那場兒裏人急假親】可着俺，猶云却教我。「可」「却」聲近，元劇中常通用。人急假親，當時成語。襄陽會劇：「常言道人急假親我稍知」，可證。亦見冤家債主、虎頭牌、及元刊本楚昭公諸劇。言人急則思假傍其所親也。那場兒裏，猶云那所在。（陳母教子劇：「可不道那場兒發付你」。）亦有作「那答兒」、「那地兒」者，（黑旋風劇：「那地兒裏牆較低，那地兒裏門不閉」。）並一音之轉，蓋「答」「地」雙聲，「地」「場」疊韻也。

【投奔】奔，讀去聲。

【土雨】凌濛初曰：「土雨，董解元記中語：『滿空紛紛土雨』，言人馬沓來，而塵土紛起如雨也」。按「征雲冉冉，土雨紛紛」二句，元劇常見，皆狀戰陣之况，俗作「吐雨」，非。

【胡云】猶言胡說也。關劍劇：「非是咱謬語胡云」。

【博望燒屯】小說家言以諸葛亮博望燒屯，破夏侯惇兵十萬，為初出茅廬第一功。元無名氏有諸葛亮博望燒屯雜劇，在元刊雜劇三十種中。

【打甚麼不緊】元劇此語常見。當時謂要緊為打緊。元典章：「海道官糧，運將大都裏來，是最打緊勾當」，打甚麼不緊，猶今云有什麼要緊也。鴛鴦被劇：「他是名門舊族，現

有百萬家財，何等不好」。以何等不好爲何等好意，句例正同。

【不行從着亂軍】 上言從亂軍其便有五，故下言不從亂軍則僧衆、伽藍、先靈、慈母、愛弟俱受害也。行從卽從也。六十種傳奇本作「不幸去從着亂軍」，失之。

【韶妮】 音條禰，毀齒也，男子八歲韶齒，女子七歲韶齒，此處因以韶妮爲孩幼。

【生忿】 忤逆不孝之意，亦有作「生分」者，元劇此辭屢見。如合同文字劇：「我本爲行孝而來，可怎麼生忿而歸」。合汗衫劇，張員外罵其子爲「生忿忤逆的賊」，對玉梳劇：「別人家兒女孝順，偏我家這等生分」：意俱甚明。聖歎外書改爲「身分」，失之。

【秦晉】 春秋時，秦晉兩國，世爲婚媾。

【潔淨了住】 住，稍停之意，猶今話劇中所謂曬場也。

【重賞之下二句】 黃石公書：「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渾家】 謂妻也。恆言錄：「稱妻曰渾家，見鄭文寶南唐近事」。稱謂錄：「亦曰渾舍，見呂黎詩」。按南唐近事載史虛白詩：「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渾家謂一家人，非專指妻也。宋尤延之詩：「無錢買刀劍，典却渾家衣」。庶幾謂妻耳。

【橫枝兒着緊】 橫枝兒，無端意，兒女團圓劇：「他是個不親事喬男女，你便橫枝兒待犯些口舌」，用法正同。王伯良曰：「橫枝，非正枝也。非親非故，乃曰我能退兵，是所謂橫枝兒着緊也」。

【玉石俱焚】 謂善惡俱受害也。尙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權將秀才來儘】類屬：「盡，任也」。一盡「儘」一字。舉案齊眉劇：「又不曾強逼你結了婚姻，我當初將你來儘」。謂婚姻儘由梁鴻自主也。趙氏孤兒劇：「去不去我幾回家將伊儘」。謂去不去儘由程嬰自擇也。「權將秀才來儘」，亦謂權由秀才自去主張也。

【出師表文】謂諸葛孔明出師表。

【嘯猿書信】小說家有李太白醉草嘯猿書事，略見元劇李太白流夜郎，及今古奇觀說部，按唐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輟」。則當時實有其事矣。

楔子

〔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計，先用着長老。〔潔云〕老僧不會廝殺，請秀才別換一箇。〔末云〕休慌，不要你廝殺。你出去與賊漢說：「夫人本待便將小姐出來，送與將軍；奈有父喪在身。不爭防鑼擊鼓，驚死小姐，也可惜了。將軍若要做法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圓滿，脫了孝服，換上顏色衣服，倒陪房奩，定將小姐送與將軍。不爭便送來，一來父服在身，二來于軍不利」。你去說來。〔本云〕三日後如何？〔末云〕有計在後。〔潔朝鬼門道叫科〕請將軍打話。〔飛虎卒上云〕快送出鶯鶯來。〔潔云〕將軍息怒！夫人使老僧來與將軍說。〔說如前了〕〔飛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後若不送來，我着你人人皆死，

倚箇不存。你對夫人說去，恁的這般好性兒的女婿，教他招了者。〔潔云〕賊兵退了也，三日後不送出去，便都是死的。〔末云〕小子有一故人，姓杜，名確，號爲白馬將軍，見經十萬大兵，鎮守着蒲關。一封書去，此人必來救我。此間離蒲關四十五里，寫了書呵，怎得人送去？〔潔云〕若是白馬將軍肯來，何慮孫飛虎。俺這裏有一箇徒弟，喚作惠明，則是要吃酒廝打。若使央他去，定不肯去；須將言語激着他，他便去。〔末喚云〕有書寄與杜將軍，誰敢去？誰敢去？〔惠明上唱〕

〔正宮〕〔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毘了僧伽帽，袒下我這偏衫。殺人心逗起英雄膽，兩隻手將烏龍尾鋼椽搯。

〔滾綉毵〕非是我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喚做打參；大踏步直殺出虎窟龍潭。非是我撿，不是我撿，這些時吃菜羹頭委實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炙煇煎燼。腔子裏熱血權消渴，肺腑內生心且解錢，有甚騰騰！

〔叨叨令〕浮沙羹、寬片粉、添些雜糝，酸黃菘、爛豆腐、休調啖，萬餘斤黑麵從教暗，我將這五千人做一頓饅頭餡。是必休誤了也麼哥！休誤了也麼哥！包殘餘肉把青鹽蘸。

〔潔云〕張秀才着你寄書去蒲關，你敢去麼？〔惠唱〕

〔倘秀才〕你那裏問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這裏啓大師用簪也不用簪。你道是飛虎將聲名播斗南；那廝能淫欲，會貪婪，誠何以堪！

〔末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經禮懺，則廝打爲何？〔惠唱〕

〔滾綉毬〕我經文也不會談，逃禪也懶去參；戒刀頭近新來鋼蘸，鐵棒上無半星兒土漬塵緘。別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則會齋的飽也則向那僧房中胡塗，那裏怕焚燒了兜率伽藍。則爲那善文能武人千里，憑着這濟困扶危書一紙，有勇無慚。

〔末云〕他倘不放你過去如何？〔惠云〕他不放我呵，你放心！

〔白鶴子〕著幾個小沙彌把幢幡寶蓋擎，壯行者將裨棒鑊叉擔。你排陣腳將衆僧安，我撞釘子把賊兵來探。

〔二〕遠的被開步將鐵棒毖，近的順着手把戒刀鈿；有小的提起來將脚尖踹，有大的扳下來把鬚撥勸。

〔一〕睜一睜古都都翻了海波，混一混廝琅琅振動山巖；腳踏得赤力力地顛搖，手扳得忽刺刺天關撼。

〔耍孩兒〕我從來駁駁劣劣，世不會恁恁志志，打熬成不厭天生敢。我從來斬釘截鐵常居一，不似恁恁草拈花沒掂三。劣性子人皆慘，捨著命提刀仗劍，更怕甚勒馬停驂。

〔二〕我從來欺硬怕軟，喫苦不甘，你休只因親事胡撲俺。若是杜將軍不把干戈退，張解元干將風月擔，我將不志請的言詞賺。倘或紕繆，倒大羞慚。

〔惠云〕將書來，你等回音者。

【收尾】恁與我助威風撞幾聲鼓，仗傍力啣一聲喊。滂旗下逢見英雄倦，我教那半萬賊兵唬破膽。〔下〕

〔末云〕老夫人長老都放心，此書到日，必有佳音。答「眼觀旌節旗，耳聽好消息」。你看一封書札送來，半萬雄兵咫尺來。〔並下〕〔杜將軍引卒子上〕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魚腥，花根本豔公卿子，虎體鸞班將相孫。自家姓杜，名確，字君實，本貫西洛人也。自幼與君瑞同學儒業，後棄文就武，當年武舉及第，官拜征西大將軍，正授管軍元帥，統領十萬之衆，鎮守蒲關。有人自河中來，聽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來望我；着人去請，亦不肯來，不知主甚意。今聞丁文雅失政，不守國法，剽掠黎民；我爲不知虛實，未敢造次興師。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衆，絕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吾之未疾進兵征討者，爲不知地利淺深出沒之故也。昨日探聽去，不見回報。今日升帳，看有甚軍情來，報我知道者！〔卒子引惠明和尚上〕〔惠明云〕我離了普救寺，一日至蒲關，見杜將軍走一遭。〔卒報科〕〔將軍云〕着他過來！〔惠打問訊了云〕貧僧是普救寺來的，今有孫飛虎作亂，將半萬賊兵，圍住寺門，欲劫故臣崔相國女爲妻。有遊客張君瑞，奉書令小僧拜投于麾下，欲求將軍以解倒懸之危。〔將軍云〕將過書來！〔惠授書了〕〔將軍拆書念曰〕琪頓首再拜大元帥將軍契兄鑒下：伏自洛中，拜違犀表，寒暄屢隔，積有歲月，仰德之私，銘刻如也。憶昔聯

牀風雨，曠今彼各天涯；客況復生于肺腑，離愁無慰于羈懷。念貧處十年藜藿，走困他鄉；羨威統百萬貔貅，坐安邊境。故知虎體食天祿，瞻天表，大德勝常；使賤子慕台顏，仰台翰，寸心爲慰。頓稟：小弟辭家，欲詣帳下，以敘數載開闢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採薪之憂。不期有賊將孫飛虎，領兵半萬，欲劫故臣崔相國之女，實爲迫切狼狽。小弟之命，亦在遼遼。萬一朝廷知道，其罪何歸？將軍倘不棄舊交之情，興一旅之師；上以報天子之恩，下以救蒼生之急；使故相國雖在九泉，亦不泯將軍之德。願將軍虎視去書，使小弟鵲觀來旛。造次千瀆，不勝慚愧！伏乞台照不宣！張洪再拜。二月十六日書。〔將軍云〕既然如此，和尙你行，我便來。〔惠明云〕將軍是必疾來者！〔將軍云〕雖無聖旨發兵，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軍，聽吾將令：速點五千人馬，人盡銜枚，馬皆勒口，星夜起發，直至河中府普救寺救張生走一遭。〔引卒子上〕〔將軍引卒子騎竹馬調陣拿部下〕〔夫人潔同末上云〕下書已兩日，不見回音。〔末云〕山門外吶喊搖旗，莫不是俺哥哥軍至了。〔末見將軍了〕〔引夫人拜了〕〔將軍云〕杜確有失防禦，致令老夫人受驚，切勿見罪是幸！〔末拜將軍了〕自別兄長台顏，一向有失聽教；今得一見，如撥雲覩日。〔夫人云〕老身子母，如將軍所賜之命，將何補報？〔將軍云〕不敢，此乃職分之所當爲。敢問賢弟，因甚不至戎帳？〔末云〕小弟欲來，奈小疾偶作，不能動止，所以失敬。今見夫人受困，所言退得賊兵者，以小姐妻之，因此愚弟作書請吾兄。〔將軍云〕既然有此姻緣，可賀，可賀！〔夫人云〕安排茶飯者！〔將軍云〕不索，倘有餘黨未盡，小官去捕了，却來望賢弟。左右那裏，去斬孫飛虎去！〔拿賊了〕本欲斬首示

衆，具表奏聞，見丁文雅失守之罪；恐有未叛者，今將爲首各杖一百，餘者盡歸舊營去者。
〔孫飛虎謝了下〕〔將軍云〕張生建退賊之策，夫人面許結親，若不違前言，淑女可配君子也。
〔夫人云〕恐小女有辱君子。〔末云〕請將軍筵席者！〔將軍云〕我不喫筵席了，我回營去，異日却來慶賀。〔末云〕不敢久留兄長，有勞台候。〔將軍望蒲關起發〕〔衆念云〕馬離普救散金錠，人望蒲關唱凱歌。〔下〕〔夫人云〕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裏下，則着僕人寺內養馬，足下來家內書院裏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來者。到明日略備草酌，着紅娘來請，你是必來一會，別有商議。〔下〕〔末云〕這事都在長老身上。〔問潔云〕小子親事未知何如？〔問潔云〕爲親事擬定妻君。只因兵火至，引起雨雲心。〔下〕〔末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園裏去也。〔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二本楔子

【不爭】 助辭，蓋無緊要，不必計較之意。用於句尾，則猶云不在乎。如黃梁夢劇：「我死不爭，可憐見一雙兒女」，馬陵道劇：「我死不爭，可惜胸中三卷天書，沒人傳授」，西天取經劇：「我死不爭，爭奈有八個月身孕」；用法並同。「不爭鳴鑼擊鼓，驚死小姐也可惜了」。猶云「鳴鑼擊鼓原無關緊要，只是驚死小姐，未免可惜耳」。

【東門道】丹邱先生論曲：「勾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人，出入於此，故曰鬼門。崇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道，又訛而爲古，皆非。東坡詩有云：『擬演古人事，出入東門道』。」

【法華經】卽妙法蓮華經也。

【梁皇儀】釋氏禮禱經名。相傳梁武帝因懺悔都后往業而作，事詳梁皇儀序。

【影了僧伽僧】閱遇五曰：「影，音丟，義同」，甚是。范寅越諺謂：「影，巴收切，猶南方人之言甩」，亦近是。紫雲亭劇：「從來撒欠影風愛恁麼」，「撒」一「影」五文義近。三齋契劇：「他的溜的着虎眼鞭影，我吉丁地着皮楞筒架却」。元劇多以「的溜」狀拋擲等動作，亦可助證其義。虎頭牌劇：「你把明丟丟劍鋒與我準備」，梧桐雨劇：「

明影影掣劍離匣」：「明丟丟」卽「明影影」也。藏選廢合羅劇：「吉丟丟古堆」，士禮居藏元刊本作「吉影古堆」；石子章八聲甘州套曲：「前時卽溜，今番抹影」，雍熙樂府卷七耍孩兒稍刷行院套：「救命水似運吞了五六甌，盼得他來早涎涎燈燈抹抹影影」：並以「影」入詞曲，可證其音讀。藏選於「影」字概音爲「影」，誤。聖歎外書注曰：「影，考字書無此字，而元劇多用之，讀如「影」音，訓刷，如洗刷之義」。蓋亦承臧氏之誤也。

【兩隻手將烏龍尾銅椽搯】王伯良曰：「烏龍尾銅椽，謂鐵裏頭棍也。北人以搯爲搯」，是。秋湖戲妻劇：「向前來搯住羅裳」，謝金吾劇：「一手搯住腰間帶」，黑旋風劇：「一隻手搯住腳腕」：並可證。

【打參】 謂坐禪也。

【非是我撻】 撻，奪也。爭報恩劇：「來看的將巷口撻奪」，桐橋雨劇：「撻奪盡六宮粉黛」；並以撻奪連文，可證。

【撻】 兜撻也。

【腌臢】 齷齪之聲轉，北音又有轉爲沆髒者，義並同。

【浮沙羹寬片粉】 浮沙羹，王伯良本作「浮煇羹」，不知究爲何羹？粉卽當時所謂飄漏粉。

薛仁貴、東坡夢二劇並有「飄漏粉，菜饅頭」句，老生兒劇有「宰下羊，漏下粉」句；蓋卽以有孔之瓢，漏下調就之粉於湯中，使成線條形者也。

【是必休誤了也麼哥】 此可囑廚人語。「也麼哥」，語助辭，爲此調定格，亦有作也波哥、也末哥者。

【敢去也那不敢】 也那，助音無義。

【用簪】 簪，卽暗字、借字。南詞敘錄：「暗門二字，合呼爲暗」。新方言：「爾雅：『朕，我也』，今北方音轉如簪，俗作借，借卽簪字，本朕字耳。」

【播斗南】 唐書載蔣仁基曰：「狄公（仁傑）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逃禪】 杜甫詩：「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王嗣爽云：「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禪；後人以學佛者爲逃禪，誤」。實甫蓋亦承其誤也。

【胡滄】 雍熙樂府作撻滄，又一枝花道情套：「不是癡奴，抄着手旁邊撻滄」。太平樂府

會瑞鄉罵玉郎曲：「你妝恁，咱與渰」。胡渰當爲擗渰，擗渰之誤，而妝作癡嫉之意。
【撞釘子】 喻犯險也。

【顧着手把戒刀鈇】 韓退之李大夫墓銘：「鐔鈇鉏斷」，注：「鈇，大鐔也」。此作動辭，則鐔或砍之意。曲江池劇：「誰想他運理樹可擦地便鈇」，襄陽會劇：「則你大桿刀帶肩鈇」，三戰呂布劇：「元帥將刀刃斜鈇」：義並合。閱遇五日：「鈇，音山」。按本折用閉口韻，當從韻書作「所鑿切」，方叶。惟元劇此字，皆讀平聲。

【捉起來將脚尖蹉】 蹉字不見字書，疑卽撞字之俗體。生金閣劇有「落馬身蹉，不久淪亡」語，義亦近撞。

【餽餽勸】 餽餽，音辭，謂頭也。勸，讀作砍。

【蹉】 閱遇五日：「蹉，丑平聲，斜視而瞬也」。

【古都都磨琅琅赤力力忽刺刺】 此等副狀辭，皆僅記其聲，蓋當時聲口如此。

【耍孩兒二曲】 按二曲借般涉調之煞，非耍孩兒也。

【駁駁劣劣】 友人錢南揚曰：「一言其莽惡也」。

【恁恁志志】 南詞敘錄「恁恁，心不定貌」。王伯良以爲恐懼意。五音集韻：「恁恁，音穩，心虛也」。以後二說爲近是。抱樞盒劇：「急的俺恁恁恁恁，把花言巧語謾支吾」，雍熙樂府卷十一枝花私情套：「怕跌撒（卽決撒）也却恁恁恁恁」，陽春白雪風入松套曲：「既做時休恁恁」，（當作恁恁方叶）接云：「我着片無忝和樸實心，博伊家做」

怪膽」。並恐懼心虛意。

【打熬成】磨鍊成意，漁樵記劇：「打熬成這一副窮皮骨」，誠齋樂府慶朔堂劇：「打熬成怪磨狂情」，陽春白雪馬九皋殿前歡曲：「打熬成文章伯」；用法並同。

【沒掂三】諧詞：「忒昏沈，忒粗魯，沒思慮，沒掂三」，蕭淑蘭劇：「你個顏叔子秉燭真個堪，柳下惠開懷沒店三」，趙元遇上皇劇：「這言語沒店三」；大約沒三思，胡盧提之意。王伯良謂「不着緊要意」，義未安。

【喫苦不甘】謂喫苦不喫甘也。

【胡撲掩】撲掩，王伯良注引筠本作撲掩。蕭淑蘭劇：「一迷裏口似潑鈿，怎撲摺」。撲摺，撲掩，並猜測意。纂文：「撲掩，俗謂之射數，或云射意也」。掩，苦敢切。

【干將風月擔】干，或作乾，憑空意，無端意。

【倒大】猶云倒反，反而。

【花根本豔公卿子虎鬚鸞斑將相孫】花根本豔，言花之豔，本在其根，不待外求；以喻公卿之子，富貴本自有也。怒斬關平劇：「你是花根本豔，源清流淨，端的不虛名」，用法正合。「虎鬚鸞斑」爲「虎體元斑」之誤，意與花根本豔正合。雁門關劇：「算什麼頂天立地男兒漢，枉了你廝聽使，相調慢，花根本豔，虎體元斑」，可證。惟上文林下麋衣二句，別處多作僧人上場詩，疑劇中社將軍卽法本所改扮，因此爲謬也。

【孫子】孫子十三篇，相傳吳孫武撰。「孫子曰」以下，卽孫子九變篇之文，九變，謂「圯

地無舍」以下九事也。元劇作者喜掉書袋，如此處及第四本紅娘對老夫人語，皆是也。

【貧僧是普救寺來的】來的二字據六十種傳奇本補。

【彼各】猶云彼此。

【貔貅】猛獸名，故多以喻將士。晉書熊遠得：「命貔貅之士，鳴礮前驅」。

【采薪】孟子：「有采薪之憂」。注：「疾不能采薪」，後人因多以爲有疾之謙辭。

【鵠觀】瞻望之謙辭，以鵠頸長，能望遠也。

【商議下】原本無「下」字，茲據聖歎外書補，蓋必夫人先下場，生乃叩潔以親事也。

第二折

〔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單請張生酌勞。道與紅娘，疾忙去書院中請張生，著他是必便來，休推故。〔下〕〔末上云〕夜來老夫人說，著紅娘來請我，却怎生不見來？我打扮著等他。

皂角也使過兩箇也，水也換了兩桶也，烏紗帽擦得光淨淨的。怎麼不見紅娘來也呵？〔紅娘

上云〕老夫人使我請張生。我惹若非張生妙計呵，俺一家兒性命難保也呵。

〔中呂〕【粉蝶兒】半萬戕兵，捲浮雲片時掃淨，俺一家兒死裏逃生。奇心的列山靈，陳水陸，張君瑞合當欽敬。當日所望無成；誰想一紙書倒爲了媒證。

〔醉春風〕今日箇東閣玳筵開，煞強如西廂和月等。薄衾單枕有人溫，早則不冷、冷。受用足寶鼎香濃，綉簾風細，綠窗人靜。

可早來到也。

【脫布衫】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隔窗兒咳嗽了一聲。

【紅敲門科】〔末云〕是誰來也？〔紅云〕是我。

他啓未唇急來答應。

〔末云〕拜揖小娘子？〔紅唱〕

【小梁州】則見他又手忙將禮數迎，我這裏萬福先生。烏紗小帽耀人明，白襪淨，角帶鬧黃鞵。

【么篇】衣冠濟楚龐兒整，可知道引動俺鶯鶯。據相貌，憑才性，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末云〕「既來之，則安之」，請書房內說話。小娘子此行爲何？〔紅云〕賤妾奉夫人嚴命，特

請先生小酌數杯，勿却。〔末云〕便去，便去。敢問席上有鶯鶯姐姐麼？〔紅唱〕

【上小樓】請字兒不會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可早鶯鶯根前，姐姐呼之，嗒嗒連聲。秀才每聞道請，恰便似聽將軍嚴令，和他那五臟神願隨鞭鐙。

【么篇】第一來爲歷鶯，第二來因謝承。不請街坊，不會親鄰，不受人情。送衆僧，請老兄，和鶯鶯匹聘。

〔末云〕如此小生歡喜。〔丑〕

則見他歡天喜地，謹依來命。

〔末云〕小生客中無鏡，敢煩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紅唱〕

〔滿庭芳〕來回顧影，文麈秀士，風欠酸丁。下工夫將額顙十分掙，渴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熬得人牙疼。

〔末云〕夫人辦甚麼請我？〔紅〕

茶飯已安排定，淘下陳倉米數升，燂下七八碗軟蔓菁。

〔末云〕小生想來：自寺中一見了小姐之後，不想今日得成婚姻，豈不爲前生分定？〔紅云〕姻緣非人力所爲，天意爾。

〔快活三〕管人一事精，百事精；一無成，百無成，世間草木本無情。

自云云：「地生連理木，水出並頭蓮」。

他猶有相兼併。

〔朝天子〕休道這生，年紀兒後生，恰學害相思病。天生聰俊，打扮素淨，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倖，兀的不擔閣了人性命。

〔末云〕你姐姐果有信行？〔紅〕

誰無一箇信行，誰無一箇志誠，恁兩箇今夜親折證。

我囑付你咱！

【四邊靜】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憤經。你素款款輕輕，燈下交鶯頸。碧詩可憎，好煞人也無乾淨！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收拾書房便來。敢問那裏有甚麼景致？〔紅云〕

【耍孩兒】俺那裏落紅滿地胭脂冷，休孤負了良辰媚景。夫人遣妾莫消停，請先生勿得推稱。俺那裏準備著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樂奏合歡令，有鳳簫象板，錦瑟揚笙。

〔末云〕小生書劍飄零，無以爲財禮，却是怎生？〔紅唱〕

【四煞】聘財斷不爭，婚姻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慶。你明博得跨鳳乘鸞客，我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休俟侍，不要你半絲兒紅綫，成就了一世兒前程。

【三煞】憑着你滅寇功，舉將能，兩般兒功效如紅定。爲甚俺鶯鶯心下十分願，都則爲君瑞胸中百萬兵。越顯得文風盛，受用足球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無伴等，爲猿猿冗尋幽靜。

〔末云〕別有甚客人？〔紅〕

卑請你箇有恩有義箇中客，且迴避了無是無非箇下僧。夫人的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賤妾即便隨行。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隨後便來。〔紅唱〕

【收尾】先生休作樣，夫人專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休使得梅香再來請。〔下〕

〔宋云〕紅娘去了，小生拽上書房門者。我比及到得夫人那裏，夫人道：「張生，你來了也。」

飲幾杯酒，去臥房內和鶯鶯做親去！小生到得臥房內，和姐姐解帶脫衣，顛鸞倒鳳，同諧魚水之歡，共效于飛之願。纔他雲鬢低墜，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襖綉鴛鴦；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笑云〕單羨法本和尚也，只憑說法口，遂却讀書心。〔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二本第二折

【却怎生不見來】「却」原本作「你」，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舒心的列山靈陳水陸】「舒心的」，亦見第四本第一折。閔遇五曰：「舒心猶甘心情願」

，是。風光好劇：「妾身本不肯舒心就親」，白仁甫一箭雙雕殘折：「我見他拱手舒心

便伏低」，喬夢符賞花時套曲：「若不納降旗受縛，肯舒心伏弱，敢教那點鋼鐵勞碎那

紙糊鐵」：意並近。凌濛初曰：「山靈水陸，猶山珍海錯也。列山靈陳水陸，言開筵也

」，甚是。玉鏡臺劇：「廚房中水陸烹炮珍羞味」，簫淑蘭劇：「百味珍羞，水陸俱備

」，昇仙夢劇：「品物希奇，水陸俱備」，南極登仙劇：「擺列着玉罌金瓶，水陸山靈

」：並可證。徐本改「山」爲「仙」，而曰：「言賊兵既退，可放心列仙靈之像，而疎

水陸道場」，失之。

〔煞強如〕 猶云確勝如也。

〔角帶鬧黃鞋〕 楊用修曰：「『角帶鬧黃鞋』，今作『做黃鞋』，非。白樂天詩：『親王帶

鬧妝』，薛田詩：『三鬧裝成子弟鞋』。王伯良曰：『鬧裝，猶雜裝之謂。』按射柳
捶丸劇有「鬧妝帶兔鶴」句，暗渡陳倉劇有「繫一條鬧妝蝴蝶獅蠻帶」句，並可證楊說，
原本作「做」，茲改從王本。

〔濟楚〕 此詞元劇屢見，蓋整齊清楚之意。字本作齊楚，夢梁錄記酒肆：「南北兩廊皆齊楚
關兒」。

〔既來之二句〕 見論語。

〔五臟神〕 金瓶釵劇：「枉把你五臟神虛邀」，破風詩劇：「他肚皮裏衝開五臟神」；並劇
中調侃語。五臟神見黃庭內景經，謂心神丹元，肺神皓華，肝神龍烟，腎神玄冥，脾神
常在也。

〔風欠酸丁〕 凌濛：曰：「俗傳以爲欠字音，此杜撰也；唯俊角俊字，宜如是讀耳。詞中
有『本性謙謙，到處風欠』，蕭淑蘭劇：『改不了強文嫩醋饑寒臉，斷不了詩云子曰
酸風欠』，原押廉纖韻。風欠，方語，兼風流、風狂二意」，是。拜月亭劇：「我又不
風欠，不癡呆」，紫雲亭劇：「從來撒欠彪風愛恁麼」，雍熙樂府朝天子相思曲：「杏
臉淚淹，滴不盡相思欠」：並可證其音義。

〔十分掙〕一掙一搥一音近。當與第一本第三折「佯般搥」之「搥」義同。搥，方言美也。趙文寶美妓詞：「輕擗欺燕燕，淺笑妒鶯鶯，掙，那更性胡伶」，雍熙樂府每日家品竹調絃套：「他將瘦廬兒擗得掙」；並美好意。惟本句用作動聲，或當如王伯良說，解爲搥拭也。

〔款款〕猶言緩緩也。杜甫詩：「點水蜻蜓款款飛」。

〔端詳〕即端相。南詞敘錄：「端相，細看也」。

〔好煞人也無乾淨〕瓦礫記劇：「準備洞房花燭夜，只怕今朝好煞人」；好煞人，蓋調侃男女之歡會也。無乾淨；無乾休息，不放過意。紅梨花劇：「佳期漏泄無乾淨」，傷梅香劇：「只恐怕老夫人知道無乾淨」，誠齋樂府黑旋風劇：「管教他抹着我的無乾淨」；並可證。「好煞人也無乾淨」，言今夜決不輕易放過也。

〔銷金帳〕通鑑長編：「宋陶穀爲學士，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有此風味否？』對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孔雀屏〕唐寶皇后父毅，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高祖射各中一目，遂歸帝，見唐書。

〔鳳簫〕徐景安樂書：「舜樂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故製鳳簫洞簫，以象德也」。

〔象板〕謂象牙製之拍板。

〔錦瑟〕五十絃之樂器。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鸞笙〕李白詩：「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

〔新婚燕爾〕詩：「燕爾新婚，如兄如弟」。

〔跨鳳乘鸞〕簫史，秦人，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敏弄玉吹簫作鳳鳴，一日吹簫，鳳集，乘之仙去。見列仙傳。

〔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詩。

〔休僕侍〕休，原本作伏，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紅定〕紅定，聘定之禮物。東京夢華錄：「凡娶媳婦，兩家允許，然後擔許口酒，以絡盛酒瓶。又以花紅繳擔上，謂之繳擔紅，與女家。乃知元劇中所謂肯酒紅定，蓋北宋時已有此俗矣。」

〔胸中百萬兵〕范仲淹領延安，夏人聞之，相戒曰：「勿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胸中有數百萬甲兵。」見宋史。

〔黃卷〕謂書。通雅：「古人用黃卷，有誤，可以雌黃塗之，又能防蠹。」

〔魚水之歡〕喻夫婦之相得也。管子：「管仲曰：『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浩浩乎，吾不識。』』」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家室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後人以魚水喻夫婦，本此。

〔于飛〕詩：「鳳凰于飛」，亦喻夫婦之相得也。

第三折

〔夫人排桌子上云〕紅娘去請張生，如何不見來？〔紅見夫人云〕張生著紅娘先行，隨後便來也。〔末上見夫人施禮科〕〔夫人云〕前日若非先生，焉得有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聊備小酌，非爲報禮，勿憚輕意。〔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賊之敗，皆夫人之福。萬一杜將軍不至，我輩皆無免死之術。此皆往事，不必掛齒。〔夫人云〕將酒來，先生滿飲此盃。〔末云〕長者賜，少者不敢辭。〔末做飲酒科〕〔末把夫人酒了〕〔夫人云〕先生請坐！〔末云〕小子侍立座下，尙然越禮，焉敢與夫人對坐。〔夫人云〕道不得箇「恭敬不如從命」。〔末謝了坐〕〔夫人云〕紅娘，去喚小姐來，與先生行禮者！〔紅朝裏門道喚云〕老夫人後堂待客，請小姐出來哩！〔旦應云〕我身子有些不停當，來不得。〔紅云〕你道請誰哩？〔旦云〕請誰？〔紅云〕請張生哩？〔旦云〕若請張生，扶病也索走一遭。〔紅發科了〕〔旦上〕免除崔氏全家禍，盡在張生半紙書。

〔雙調〕〔五供養〕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別一箇怎退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煙微，花香細，散滿東風簾幙。救了咎全家禍，殷勤呵正禮，欽敬呵當合。

〔新水令〕恰纔向碧紗窗下畫了雙蛾，拂拭了羅衣上粉香浮澹，則將指尖兒輕輕的貼了鈿窩。若不是驚覺人呵，猶壓着繡衾臥。

〔紅云〕覷俺姐姐這箇臉兒吹彈得破，張生有福也呵！〔旦唱〕

【公篇】沒查沒利，誰僱科，你道我宜梳妝的臉兒吹彈得破。

【紅云】俺姐姐天生的一箇夫人的樣兒。【旦】

你那裏休聒，不當一箇信口開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箇夫人也做得過。

【紅云】往常兩箇都害，今日舉則喜也！【旦唱】

【喬木查】我相思爲他，他相思爲我，從今後兩下裏相思都較可。酬賀開禮當酬賀，俺母親也好心多。

【紅云】敢着小姐和張生結親呵；怎生不做大筵席，會親戚朋友，安排小酌爲何？【旦云】紅娘，你不知夫人意。

【撈筆琶】他怕我是陪錢貨，兩當一便成合。據著他舉將除賊，也消得家緣過活。費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結絲蘿；休波，省人情的妳妳忒慮過，恐怕張羅。

【末云】小子更衣唱。【做撞見旦科】【旦唱】

【慶宣和】門兒外，簾兒前，將小脚兒那。我恰待目轉秋波，誰想那識空便的靈心兒早駭破。說得我倒趨，倒趨。

【末見旦科】【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聲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變了卦也！【紅云】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兒落】荆棘刺怎動那！死沒騰無回豁！措支刺不對答！軟兀刺難存坐！

【得勝令】誰承望這卽卽世世老婆婆，著鶯鶯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藍橋水，不鄧鄧點著秋廟火。碧澄澄清波，撲刺刺將比目魚分破；急攘攘因何，挖搭地把雙眉鎖納合。

〔夫人云〕紅娘看熱酒，小姐與哥哥把盞者！〔旦唱〕

【甜水令】我這裏粉頸低垂，蛾眉頻蹙，芳心無那，俺可甚相見話偏多？星眼朦朧，檀口嗟咨，擲筭不過，這席面兒暢好是烏合。

〔且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紅娘接了盞者！

【折桂令】他其實嚙不下玉液金波。誰承望月底西廂，變做了夢裏南柯。泪眼偷淹，酩子裏搥濕香羅。他那裏眼倦開軟癱做一捺；我這裏手難捺稱不起肩窩。病染沈疴，斷然難活。則被你送了人呵，當甚麼嘆囉。

〔夫人云〕再把一盞者！〔紅遞盞了〕〔紅背與旦云〕姐姐，這煩惱怎生是了？〔旦唱〕

【月上海棠】而今煩惱猶可，久後思量怎奈何？有意訴衷腸，爭奈母親側坐，成拋擗，咫尺間如閻闔。

【么篇】一杯悶酒尊前過，低首無言自摧挫。不甚醉顏酡，却早嫌玻璃盞大。從因我，酒上心來覺可。

〔夫人云〕紅娘送小姐臥房裏去者！〔旦辭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應心也呵！

【喬牌兒】老夫人轉關兒沒定奪，啞謎兒怎猜破；黑閣落甜話兒將人和，請將來着人不快。

活。

【江兒水】佳人自來多命薄，秀才每從來懦。悶殺沒頭鵝，撇下陪錢貨；下場頭那答兒發付我！

【殿前歡】恰纔箇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馬淚痕多。若不是一封書將半萬賊兵破，俺一家兒怎得存活。他不想結姻緣想甚麼？到如今難著莫。老夫人謊到天來大；當日成也是恁箇母親，今日敗也是恁箇蕭何。

【離亭宴帶歇指煞】從今後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這相思何時是可？昏鄧鄧黑海來深，白茫茫陸地來厚，碧悠悠青天來闊；太行山般高仰望，東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麼。俺娘呵，將頭巍巍雙頭花蓋搯，香馥馥同心纓帶割，長擡擡遠理瓊枝挫。白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擔閣，將俺那錦片也似前程蹬脫。俺娘把甜句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下〕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根前，欲一言以盡意，未知可否？前者賊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賊者，以爲爲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書與杜將軍，庶幾得免夫人之禍。今日命小生赴宴，將謂有喜慶之期；不知夫人何見，以兄妹之禮相待？小生非圖哺暖而來，此事果若不諧，小生即當告退。〔夫人云〕先生縱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國在日，曾許下老身姪兒鄭恆。即日有書赴京喚去了，未見來。如若此子至，其事將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揀豪門貴宅之女，別爲之求，先生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與，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

「書中有女顏如玉」？則今日便索告辭。〔夫人云〕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紅娘扶將哥哥去書房中歇息，到明日答別有話說。〔紅扶末科〕〔末念〕有分只熬蕭寺夜，無緣難遇洞房春。〔紅云〕張生，少喫一盞却不好！〔末云〕我吃甚麼來！〔末跪紅科〕小生爲小姐，晝夜忘食廢寢，魂勞夢斷，常忽忽如有所失。自寺中一見，隔牆酬和，迎風帶月，受無限之苦楚。甫能得成就婚姻，夫人變了卦，使小生智竭思窮，此事幾時是了。小娘子怎生可憐見小生，將此意申與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間之帶，尋箇自盡。〔末念〕可憐刺股懸梁志，險作離鄉背井魂。〔紅〕街上好賤柴，燒你箇傻角。你休慌，妾當與君謀之。〔末云〕計將安在？小生當築壇拜將。〔紅云〕妾見先生有囊琴一張，必善於此。俺小姐深慕於琴。今夕妾與小姐同至花園內燒夜香，但聽咳嗽爲令，先生動操；看小姐聽得時，說甚麼言語，却將先生之言達知。若有話說，明日妾來回報，這早晚怕夫人尋我，回去也。〔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二本第三折

【焉得有今日】「有」原本作「見」，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一人有慶二句】見尚書呂刑。

【長者賜二句】禮記曲禮：「長者賜，幼者賤者不敢辭」。

【不停當】猶云不舒服。

【浮澆】「澆」，原作「汙」。流入歌羅部，汙入蘇模部。義同韻別。

【鈿窩】當卽鈿窠。鈿窠，衣上飾品，見元史輿服志。曲文謂拂拭了衣上浮澆，再將鈿窠貼上也。

【沒查沒利謊儂科】沒查利，王伯良曰：「方言無準繩也」。閱過五曰：「古注：儂科猶云

小輩，宋時謂幹辦者曰儂科」。按「沒查利」卽「賣查梨」，誠齋樂府曲江池劇：「你休要賣查梨，不誠實」，雍熙樂府卷四點絳脣妓者嗟怨套：「一半兒查梨一半兒謊」；與此處用法正同，蓋並謂言語不實也。王解爲無準繩，義亦近。儂科卽儂儂，義猶今語傢伙。爭報恩勸頭巾三劇並有「很儂儂」一辭，語法正與謊儂科同。（百花亭劇有王小二賣查梨條節目。小二蓋出入妓院，兩頭來往之人。其叫賣之辭，語多誇大。元劇稱言語不實爲賣查梨，當卽由此。）

【信口開合】今多訛作信口開河，以北音合讀如河也。

【較可】唐人詩：「記得玉人秋病較」，較謂病減輕也。可助辭，較可猶云輕可。元劇屢見不鮮。帝詞：「小詩便是得效藥，讀罷頓然痊較」，拜月亭劇：「你如今疾病兒都較痊」：並可證。

【陪錢貨】此辭亦見曲江池，桃花女，黃梁夢諸劇，皆輕賤女子之辭。蘇軾詩：「舊道應許」，過時陪」，陪與陪通。

【費了甚一股那】那，問句助辭；「費了甚一股那」，猶云花費了什麼；與上文「兩當一便成合」句，皆怨夫人之草草成事也。

【絲羅】「羅」，原本作「羅」，茲從六十種傳奇本，古詩：「與君爲婚姻，兔絲附女羅」

【省人情的妹妹】省人情，猶言懂世情也。省，省得，懂得，非節省之省。聖歎外書作「省錢的妹妹」，失之。

【張羅】貨郎且劇：「則要我慶新親茶飯張羅」，黃梁夢劇：「殷勤過日災須少，儂倖成家禍必多，枉了張羅」，雍熙樂府卷六粉蝶兒嘲樗客套：「說喫穿怎敢張羅」；張羅蓄盡力營勾之意。王伯良解爲「張排羅列」，亦近是。

【證空便】空，去聲。

【倒趨】趨，卽今躡字。

【拜了哥哥者】「了」，原本作「子」，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荆棘刺怎動那四句】荆棘刺爲驚棘刺，驚急裏之訛。棘刺亦有作急律，（竹葉舟劇）棘列、（后庭花劇）急力、（硃砂擔劇）吉利者。（龍門隱秀劇）臧選竹葉舟劇：「則見他荆棘律忙忙走」，士禮居藏元刊此劇正作「驚急列」。硃砂擔劇：「驚急力怕擡頭」，三齣梁劇：「驚急列怕道曉」，飛刀對箭劇：「馬中槍驚急裏脚失」，沖漢子劇：「驚急裏忙將石釘拋」；俱可證。蝴蝶夢劇更有「慌急列」一辭，與「驚棘刺」例正同。

動那之那，平聲，移也。死沒騰，狀無生氣，不生動之辭。雍熙樂府卷八「枝花妓乘馬套」：「死沒騰暗付，呆容孩軟吁」，用法正同。沒騰，神奴兒劇作「沒堆」，以僅紀其音，並無本字也。回豁之豁亦助辭，與顯豁、（黃梁夢劇）擲豁、（燕青博魚劇）分豁，（對玉梳劇）等辭同例。無回豁，言其無反應也。措支刺，蓋張慌失態之狀。詐妮子劇：「錯支刺心受苦」，高敬臣散曲：「嚇得我鶯急列壽出臥房門，他措支刺扯住我羅裙，我軟兀刺好意倒溫存」，被風詩劇：「他不轉睛把咱來廝認，我錯支刺進退無門」，辭義並近。支刺，助辭，他字亦可加，與沒騰、兀刺同例。（魯齋郎劇）有「活支刺娘兒變拆散」句，五侯宴劇有「乾支刺陪笑賣杏梨」句。（軟兀刺，狀軟癱之辭，元劇屢見不鮮。存坐之存亦助辭，與存濟、存活等辭同例。聖歎外書作「蹲坐」，失之。

【卽卽世世】狀言詞之甜蜜也。誠齋樂府小桃紅劇：「他把那卽卽世世的甜話，引起你涎涎答答的興」，可證。本曲此四字亦直貫下句「羞鶯鶯做妹妹拜哥哥」，以此爲夫人之甜話兒也。

【不鄧鄧】蓋勃騰騰之訛。董詞：「勃騰騰無明火發」，岳陽樓劇：「又過了勃騰騰來紫氣老子函關」，字正作「勃騰騰」。

【白茫茫溢起藍橋水二句】藍橋水，記裴航遇雲英事，詳下折裴航條注。或以爲尾生與女子相期事，非也。秩廟祀秩神，爲波斯拜火教。舊言秩廟火爲蜀帝公主事，元李直夫有火

燒禡廟，水淹藍橋二劇，今不傳。

【挖搭地把雙眉鎖納合】挖搭地，猶言卽刻裏；雙眉鎖納合，謂蹙眉也。王伯良曰：「雙眉鎖對比目魚，納合對分破」。

【無那】卽無奈。

【相見話偏多】當時成語。

【擷容】董詞：「君瑞攀鞍空自擷」，「把脚兒擷了耳朵兒搓」，「擷損紅娘脚」。擷卽擷脚，猶云頓足也。以物埋藏地中曰窖，董詞：「吞聲窖氣埋怨」，王伯良以爲窖氣自忍之謂，蓋引伸之義。二字運用，總之愁怨之意。徐士範曰：「擷容，市語；琵琶記：「終朝擷容，稱不起肩窩」。亦軟意」，義未安。

【燕不下】「燕」，原本作燕，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夢裏南柯】唐李公佐作南柯記，略言淳于棼夢至槐安國，國王妻以女，令爲南柯太守。既醒，尋槐下穴，見有蟻在其中，所謂南柯郡者，乃槐樹南枝下蟻穴也。

【一塚】猶云一堆。

【喫囉】凌濛初曰：「藍采和劇：「典吏每也逞不得喫囉」，對玉梳劇：「拽大拳人面前逞傀儡」，鄭孔目劇：「那孩兒靈便口喫囉」。據言載沈亞之管客遊，爲小輩所戲，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了了，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喫囉」。觀此，則其爲方言也久矣。徐解爲狡猾

，亦差近。按嘍囉，很意，利害意，字亦作倮倮。元劇曲江池有「使倮倮」語，貨郎且有「顯倮倮」語，紫雲庭有「逞倮倮」語；義並與上引諸語合。聖歎外書謂「嘍囉，調謔也」，失之。

【閑可】 閑，輕閒也；可，助詞；閑可，猶言輕可、與小可、少可、猛可等語同例。打韓通劇：「他還猶閑可，他是韓通的大徒弟，則怕惹起禍來」，齊天大聖劇：「這仙酒猶閑可，這九轉金丹，非遇至人，不可食之」，雍熙樂府粉蝶兒嘲倮倮套：「今番負痛猶閑可，慶官酒怎的殺割」：用法並同。

【轉關兒】 謂變計也。隔江門智劇：「元來只要我轉關兒將他陰刺死」，劉行首劇：「怎當他轉關兒有百計千謀」：義並同。

【黑閣落甜話兒將人和】 閣落，助辭，與支刺，兀刺同例。王伯良曰：「黑閣落，北人鄉語，謂屋角暗處，今猶以屋角爲閣落子」：是以閣落爲實字矣。和，哄騙也。來生債劇：「古墓裏搖鈴，則是和哄那死屍哩」，周孝子尋親記：「厮和哄，一齊拚卻薛顏紅」，誠齋樂府悟真如劇：「疎狂烟月相和哄」：並以和哄連文，可證。蓋哄字長讀，遂成和哄；連用既久，和遂亦含哄意矣。

【閤殺沒頭鵝】 魯齋郎劇：「嚇的我似沒頭鵝蔡地上蝸涎」，雍熙樂府卷四點絳脣子弟收心套：「恰便似無頭鵝絕了翎，無脚蟹擠了黃」：沒頭鵝自指鵝之無頭者，故以與無脚蟹並舉也。王伯良曰：「天鵝羣飛，以首一隻爲引領，謂之頭鵝。……鵝羣中打去頭鵝，爲

無頭之鵝」。而舊註又有以「鵝寒插翅，鴨寒下水」爲解者，並失之穿鑿。

【江州司馬淚痕多】白居易詩舊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江州司馬，居易自稱也。馬致遠有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

【難著莫】著莫卽捉摸。難捉摸，謂事變莫測也。

【敗也是恁箇蕭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時成語：蓋謂韓信以蕭何而拜將，亦以蕭何而被誅也。

【太行山般高仰望二句】此倒裝句，意謂望之如太行山般高，思之如東洋海般深也。

【蹬脫】拆開意。王日華風月所舉問汝陽記：「虛懸竈蹬脫了才郎」。

【你且住者】「住」，原本作「生」，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刺股懸梁】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見國策。孫敬到洛，在大學折柳爲簡以寫經，睡則懸頭於梁，見楚國先賢傳。

【街上好賤柴二句】竹塢聽琴劇：「有的是賤柴，燒你這醜弟子」。桃符記劇：「門外好賤柴，燒的這個儂廝」：並調侃語。意謂汝如自盡，當焚化之也。蓋元時於枉死屍首，經官驗明，兩造具伏時，卽行燒埋，救孝子劇第二折可證。

【築壇拜將】漢王築壇拜韓信爲大將，見史記，元武漢臣有「窮韓信登壇拜將」一劇演其事。

第四折

〔未上云〕紅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兒，你早些出來麼！〔焚香了〕呀，却早發擂也

，呀，却早撞鐘也。〔做理琴科〕琴呵，小生與足下湖海相隨數年，今夜這一場大功，都在你這神品、金徽、玉軫、蛇腹、斷紋、繹陽、焦尾、冰弦之上。天那！却怎生借得一陣順風，將小生這琴聲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聾裏去者！〔口引紅上，紅云〕小姐，燒香去來，好明月也呵！〔旦云〕事已無成，燒香何濟。月兒，你團圓呵，咱却怎生？

〔越調〕〔關鶴鶩〕雲斂晴空，冰輪乍湧；風掃殘紅，香塔亂擁；難恨千端，悶愁萬種。夫入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他做了箇影兒裏的情郎，我做了箇畫兒裏的愛寵。〔紫花兒序〕則落得心兒裏念想，口兒裏悶題，則索向夢兒裏相逢。俺娘昨日箇大開東閣，我則道怎生般炮鳳烹龍？朦朧，可教我「翠袖慙勤捧玉鐘」，却不道「主人情重」，則爲那兄妹排連，因此上魚水難同。

〔紅云〕姐姐，你看月闌，明日敢有風也？〔旦云〕風月天邊有，人間好事無。

〔小桃紅〕人間看波！玉容深鎖綉幃中，怕有人撒弄。想嫦娥、西沒東生有誰共。怨天宮，裴航不作遊仙夢。這雲似我羅幃數重，只恐怕嫦娥心動，因此上圍住廣寒宮。

〔紅做咳嗽科〕〔末云〕來了。〔做理琴科〕〔旦云〕這甚麼響？〔紅發科〕〔旦唱〕

〔天淨沙〕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珮玎珰？莫不是鐵馬兒簷前驟風？莫不是金鈎雙控，吉丁當敲響簾櫳？

〔調笑令〕莫不是梵王宮，夜撞鐘？莫不是疎竹瀟瀟曲檻中？莫不是牙尺剪刀聲相送？莫

不是漏聲長滴響壺銅？潛身再聽在牆角東，元來是近西廂理結絲桐。

【禿廝兒】其聲壯，似鐵騎刀鎗冗冗；其聲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聲高，似風清月朗鶴唳空；其聲低，似聽兒女語，小窗中，唱嘆。

【聖藥王】他那裏思不窮，我這裏意已通，羞鬢羞眉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轉濃，爭奈伯勞飛燕各西東；盡在不言中。

我近書窗聽咱。（紅云）姐姐，你這裏聽，我聽夫人一會便來。（末云）窗外是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將弦改過，彈一曲，就歌一篇，名曰鳳求凰。昔日司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雖不及相如，願小姐如有文君之意。（歌曰）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鳳飛翩翩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張絃代語兮，欲訴衷腸。何時見許兮，慰我彷徨？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旦云）是彈得好也呵！其詞哀，其意切，淒淒然如鶴唳天；故使妾聞之，不覺淚下。

【麻郎兒】這的是令他人耳聽，訴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懷者斷腸悲痛。

【么篇】這一篇與本宮、始終、不同。又不是清夜聞鐘，又不是黃鶴醉翁，又不是泣麟悲鳳。

【絡絲娘】一字字更長漏永，一聲聲衣寬帶鬆。別恨誰愁，變做一弄。張生呵，越教人知重。

〔末云〕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說謊也呵！〔旦云〕你差怨了我。

【東原樂】這的是俺娘的機變，非干是妾身脫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効鸞鳳。俺娘無夜無明併女工，我若得些兒閑空；張生呵，怎教你無人處把妾身作誦。

【綿搭絮】疎簾風細，幽室燈清，都則是一層兒紅紙，幾棍兒疎檣，兀的不是隔著雲山幾萬重，怎得箇人來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峯，他也曾賦高唐來夢中。

〔紅云〕夫人尋小姐哩，啣家去來。〔旦唱〕

【拙魯速】則見他走將來氣沖沖，怎不教人恨匆匆，說得人來怕恐。早是不會轉動，女孩兒家直恁嚮喉嚨，緊摩弄；索將他搦縱，則恐怕夫人行把我來腐葬送。

〔紅云〕姐姐則管里聽琴怎麼？張生著我對姐姐說，他回去也。〔旦云〕好姐姐呵，是必再着住一程兒！〔紅云〕再說甚麼！〔旦云〕你去呵，

【尾】則說道夫人時下有人喚喚，好共反不著你落空。不問俺口不應的狠毒娘，怎肯著別離了志誠種？〔並下〕

【絡絲娘煞尾】不爭惹恨牽情鬥引，少不得廢寢忘食病證。

題目 張君瑞破賊計 莽和尚生殺心

正名 小紅娘畫請客 崔鶯鶯夜聽琴

西廂五劇注

第二本第四折

【金徽】 琴節曰徽，全絃凡十三徽，以定宮商高下之節。

【玉軫】 琴下轉柱者謂之軫。

【蛇腹斷絃】 東坡題跋：「知琴者以蛇紺紋爲古」。洞天清錄：「古琴以斷紋爲證。不歷五百年不斷，愈久則斷愈多」。

【嶧陽】 嶧山之陽產桐，可爲琴。

【焦尾】 後漢書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冰絃】 太真外傳：「開元中，中官白秀貞自蜀回，得琵琶以獻。絃乃拘彌國所貢黃綠冰蠶絲也」。

【靡不有初二句】 見詩大雅蕩篇，謂有始無終也。

【大開東閣】 漢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以延天下賢士。

【翠袖殷勤捧玉鐘】 晏叔原鷓鴣天詞。開漢卿有晏叔原風月鷓鴣天雜劇，今不傳。

【主人情重】 蘇子瞻滿庭芳詞。元趙善慶有蘇子瞻醉寫滿庭芳雜劇，卽本此詞而作，今不傳。

，惟故事本末略見吳昌齡東坡夢雜劇。

【月闌】 月暈也。蘇洵辨姦論：「月暈而風」。

【裴航】 裴航下第，遇雲翹樊夫人，與詩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鴉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馳驅上玉京？」後航經藍橋驛，求漿於老嫗，嫗呼雲英持漿。航飲之，爲搗藥百日，娶雲英而仙去。宋史樂志載宋無名氏雜劇，有裴航相遇樂一本。元庚吉甫有裴航遇雲英雜劇，今不傳。

【鐵馬】 簾前鈴鐸也。孟昉詩：「風弄虛簾鐵馬鳴」。

【兒女語小窗中唧唧】 唧，魚容切，聲相應和也。韓退之聽琴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伯勞飛燕各西東】 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鳳求凰】 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

【本宮始終不同】 閱遇五曰：「凡琴操各宮調自爲始終，張先弄一曲，後改鳳求凰，故云這篇與初段改換不同也」。

【又不是清夜聞鐘三句】 閱遇五曰：「清夜聞鐘，黃鶴醉翁，泣麟悲鳳：皆古琴操名」。

【脫空】 說謊也，亦見忍字記、抱粧盒、黃梁夢、馬陵道諸劇。直語補證引五代史補：「郭忠恕資馮道云：『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盡棄』，又朱子全書：「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齊東野語載蜀妓鵲橋仙詞：「多應念的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

：蓋五代以來，已有此語。

【乞求】 輟耕錄：「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年身到此，乞求左右得還家』」。漢宮秋劇：「寡人乞求他左右」。

【併女紅】 併，催逼也，字亦作迸。謝金吾劇：「他催迸的來不放手時刻」，剪髮待賓劇：「如何逼併的你娘剪頭髮賣錢請人」，誠齋藥府小桃紅劇：「看了這兩輪日月相催併」：並以催或逼與併連文，琵琶記義倉賑濟齣：「將我萬般督併」。亦謂督催也。

【作誦】 猶云作念也。

【幾幌兒】 幌，以帛明窗也，沿作窗櫺之稱。

【十二巫峯】 茶香室叢鈔：「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巫山十二峯：曰獨秀，曰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德，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槽，曰仙人』」。

【緊摩弄】 吳騷合編正宮下大荒玉芙蓉套：「道里紅裙翠袖，那壁廂蜂迷蝶瘦；緊摩弄火熱心腸，業障兒無了無休」。又南昌失名羅江怨套：「天不憐人，一任你遭磨弄」，又北雙調周秋汀新水令套：「惡相思將人磨弄」；磨弄，蓋磨蕘之假借。緊摩弄，承上文直恁搗喉嚨言也。惟第三本第三折亦有「性兒溫存，話兒磨弄，意見諷洽」語，則用本義摩拊揲弄之意。雍熙樂府一枝花玄宗搦乳套：「不宜將手摩弄，磨吻也堪鳴」，與此義合。

【攔縱】 攔阻意，小尉遲劇：「一條鞭到處無攔縱」，金安壽劇：「枉了你費精神，休則管相攔縱」，柳毅傳書劇：「共隨從，緊攔縱」：並可證。因其響喉嚨，故將他攔縱，恐夫

人覺而莽送之也。徐云：「囑縱，猶言搓揆也」，失之。

【唧噥】亦作咕噥，或唧唧噥噥，並狀多言之意。來生債劇：「你爲什麼唧唧噥噥，百般的無是處」，漁樵記劇：「只管在門首唧唧噥噥怎的」，陳倉路劇：「不是話冗唧噥」，張天師劇：「不索你這個咕，那個噥」，陽春白雪紅綉鞋曲：「被窩兒裏閑唧噥」；義並同。「有人唧噥」，即有人向夫人勸說之意。

【不爭惹恨牽情門引一句】門引，即迎引，勾引意。紅梨花劇：「鶯燕邀留，蝶蜂門引」，意同。「惹恨牽情門引」，即指上文聽琴情事；「廢宿忘食病症」，則預應下文張君瑞害相思也。

西廂五劇注

西廂記第三本

元大都王實甫著 永嘉王季思校注

張君瑞害相思雜劇

楔子

〔旦上云〕自那夜聽琴後，聞說張生有病，我如今著紅娘去書院裏，看他說什麼。〔叫紅科〕
〔紅上云〕姐姐喚我，不知有甚事，須索走一遭。〔旦云〕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麼不來看我？
〔紅云〕你想張……〔旦云〕張甚麼？〔紅云〕我張著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及你咱。
〔紅云〕甚麼事？〔旦云〕你與我望張生去走一遭，看他說甚麼，你來回我話者。〔紅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好姐姐，我拜你兩拜，你便與我走一遭！〔紅云〕侍長請起，我去則便了。說道：張生你好生病重，則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調琴手，引起春闈愛月心。
〔仙呂〕〔賞花時〕俺姐姐鍼錢無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懶去添，春恨壓眉尖，若得靈犀一點，敢醫可了病懨懨。〔下〕

〔旦云〕紅娘去了，看他回來說甚話，我自有主意。〔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三本楔子

〔張着姐姐〕張，看望也。新方言：「凡相驚視謂之賤，或謂之貼，或謂之占，今音轉如張。」

〔待長〕南詞敘錄：「金元謂主曰使長」；俸長，即使長也。

〔春圍〕「圍」，原作間，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不待〕懶得意，不願意。本劇下折：「一個睡昏昏不待觀經史」，薛包認母劇：「眼中釘，肉中刺，不待見他」，榮府新聲水仙子曲：「一自兩別離，不待梳妝懶畫眉」；用法並同。

〔靈犀一點〕李商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神洲異物志：「犀有神異，表靈以角，因曰靈犀」。

第一折

〔末上云〕害殺小生也。自那夜聽琴之後，再不能勾見俺那小姐。我着長老說將去，道張生好生病重，却怎生不見人來看我？却思量上來，我睡些兒咱。〔紅上云〕奉小姐言語，著我看張生，須索走一遭。我想咱每一家，若非張生，怎存俺一家兒性命也？

【仙呂】【駐絳唇】相國行祠，寄居蕭寺。因喪事，幼女孤兒，將欲從軍死。

【混江龍】謝張生伸志，一封書到便興師。顯得文章有用，足見天地無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蒿賊，險些兒滅門絕戶了俺一家兒。鶯鶯君瑞，許配雄雌；夫人失信，推託別詞；將婚姻打滅，以兄妹爲之。如今都廢却成親事，一箇價糊突了胸中錦綉，一箇價淚搵溼了臉上胭脂。

【油葫蘆】憔悴潘郎鬢有絲；杜韋娘不似舊時，帶圍寬清減了瘦腰肢。一箇昏昏不待觀經史，一箇意戀戀懶去拈鍼指；一箇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箇花牋上剗抹成斷腸詩；一箇筆下寫幽情，一箇絃上傳心事；兩下裏都一樣害相思。

【天下樂】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紅娘看時，有些乖性兒，則怕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連着沒三思，一納頭安排着憔悴死。

却早來到書院裏，我把唾津兒潤破窗紙，看他在書房裏做甚麼。

【村里迓鼓】我將這紙窗兒溼破，悄聲兒窺視。多管是和衣兒睡起，羅衫上前襟褶裡。孤眠况味，淒涼情緒，無人伏侍。觀了他溼滯氣色，聽了他微弱聲息，看了他黃瘦臉兒。張生呵，你若不悶死多應是害死。

【元和令】金釵敲門屋兒。

〔末云〕是誰？〔紅唱〕

我是箇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風清月明夜深時，使紅娘來探爾。

〔末云〕既然小娘子來，小姐必有言語。〔紅唱〕

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張設試。

〔末云〕小姐既有見憐之心，小生有一簡，敢煩小娘子達知肺腑咱。〔紅云〕只恐他番了面皮。

〔上馬嬌〕他若是見了這詩，看了這詞，他敢顛倒費神思。他拽扎起面皮來：「查得誰的言語你將來，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啗、啗的扯做了紙條兒。

〔末云〕小生久後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紅唱〕

〔勝葫蘆〕以，你箇鏡窮酸休沒意見，賣弄你有家私，莫不圖謀你東西來到此？先生的錢物，與紅娘做賞賜，是我愛你的金賞？

〔么篇〕你看人似桃李春風牆外枝，賣俏倚門兒。我雖是箇婆娘有氣志。則說道：「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怎的呵顛倒有箇尋思。

〔末云〕依着姐姐，可憐見小子隻身獨自！〔紅云〕兀的不是也，你寫來，啗與你將去。〔末寫科〕〔紅云〕寫得好呵，讀與我聽咱。〔末讀云〕琪百拜奉書芳卿可人妝次：自別顏範，鴻稀鱗絕，悲恰不勝。孰料夫人以恩成怨，變易前姻，豈得不爲失信乎？使小生目視東牆，恨不得腋翅於妝臺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紅娘至，聊奉數字，以表寸心。萬一有見憐之意，書以擲下，庶幾尙可保養。造次不謹，伏乞情恕！後成五言詩一首，就書錄呈。一相思恨

轉添，謾把瑤琴弄。樂事又逢春，芳心爾亦動。此情不可違，芳譽何須奉？莫負月華明，且憐花影重。」〔紅唱〕

【後庭花】我則道拂花牋打稿兒，元來他染霜毫不勾思。先寫下幾句寒溫序，後題著五言八句詩。不移時，把花牋錦字，疊做箇同心方勝兒。忒聰明，忒敬思，忒風流，忒浪子。雖然是假意兒，小可的難到此。

【青歌兒】顛倒寫鴛鴦兩字，方信道「在心爲志」。看喜怒其閒覷箇意兒。放心波學士！我願爲之，並不推辭，自有言詞。則說道：「昨夜彈琴的那人兒，教傳示」。

這箇帖兒我與你將去，先生當以功名爲念，休墮了志氣者！

【寄生草】你將那偷香手，准備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詞兒污了龍蛇字，藕絲兒縛定鴟鵂翅，黃鶯兒奪了鴻鵠志；休爲這翠幃錦帳一佳人，誤了你玉堂金馬三學士。

〔末云〕姐姐在意者！〔紅云〕放心，放心！

【煞尾】沈約病多般，宋玉愁無二，清減了相思樣子。嗒眉眼傳情未了時，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於斯，我須教有發落歸着這張紙。憑着我舌尖兒上說詞，更和這箇帖兒裏心事，管教那人兒來探你一遭兒。〔下〕

〔末云〕小娘子將箇帖兒去了，不是小生說口，則是一道會親的符籙，他明日回話，必有箇次第。且放下心，須索好音來也。且將宋玉風流策，寄與蒲東窈窕娘。〔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三本第一折

〔糊突〕 卽糊塗，北音突讀如塗也。

〔潘郎鬢有絲〕 潘郎，晉潘岳也，岳秋興賦：「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杜韋娘〕 唐妓，唐教坊記有杜韋娘曲。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

〔抹媚〕 雍熙樂府錄此曲作「廢媚」，甚是。媚亦廢魅意。晉書石勒載記：「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他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也」。

。凡前人文中狐媚字，及唐人小說中言狐鬼媚人，如宣室志記王御史爲狐媚病而卒，廣異記記韋參軍母患狐媚，辨疑志記蕭穎士吐「死野狐敢媚蕭穎士」；並當作廢魅解，非謂其嫵媚或詔媚也。牡丹亭傳奇：「我那人呵，須不是依花附木廢纖鬼，做的弄影團風抹媚凝」，用法正合。

〔沒三思〕 元劇多以頭腦爲三思齊；沒三思，疑卽沒頭腦之意。雍熙樂府卷三我恰才晒了些舊瓜仁套：「你看他花言巧語能千變，你看他唱叫揚疾不三思」，語意亦近。

〔一納頭〕 太平樂府楊立齋哨遍：「好向名利場中，一納頭告取些鬆閒假」；金安壽劇：「納

頭一覺，回光入玄界。納頭，埋頭意。

【五瘟使】 災書之神。「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意謂我來散播相思病也，此自合紅娘聲口；
閱遇五以爲當作「氤氳使」，固有所本，然實不如五瘟使之本色也。且氤字平聲，亦不合調。

【張殿試】 蝴蝶夢劇：「他本是太學中殿試」，殿試蓋宋元士子之通稱。

【拽扎起而皮】 昊天塔劇：「輕輕的將衣服來拽扎」，趙氏孤兒劇：「按獅蠻拽扎起錦袍」
。拽扎起，揭起意，拽扎起而皮，謂揭起面皮，不講情面也。

【饑窮酸條】 元劇調書生，或曰窮酸，或曰餓醋，或曰酸條，並言其酸寒也。玉壺野史：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嘗撰三鈞酸文，有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
游，夜雨空傷於斷雁』」。蓋北宋已有此稱矣。條郎耶切；解見第一本楔子且條條。元
劇凡稱，兒，傍，老，條，皆含輕蔑之意。風光好劇稱陶穀爲那條，青衫淚劇稱茶客爲
單條，並其例也。

【顛倒有個尋思】 顛倒，猶云倒反，反而。

【鱗稀鴻絕】 鱗謂魚，鴻謂雁。古詩有「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語。又蘇武有雁足傳書
事，後人因以魚雁或鱗鴻爲書信。

【不勾思】 卽不構思也。董詞：「不打草，不勾思」，與此正同。徐士範謂：「言才有餘，
不勾他思索也」，求之過深，反失本意。

〔方勝〕 勝本首飾，卽今俗所謂綵結，方勝，則謂結成方形者。

〔忒敬思〕 原作「忒煞思」，雍熙樂府錄本曲作「忒敬思」，茲據改。雍熙樂府端正好我恰才，「他是个才，晒了些舊瓜仁套」；「入門來忒敬思，拜公婆忒放肆」；「一枝花羅帕傳情套」；「他是個女流中忒敬思，教小生怎生般有福消恁」；「卷十一新水令諧偶套」；「有元白詠不足，有丹青筆難施。忒敬思，可人意，瘦腰支一捻兒」；「敬思，敬重或可敬意也。」

〔在心爲志〕 詩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折桂枝〕 避暑錄話：「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都說對策，自謂桂林一枝也」。

〔鶻鵲志〕 陳勝少時與人耕於隴上，恆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之。勝曰：「燕雀安知鶻鵲志」，見史記。

〔玉堂金馬三學士〕 漢武帝使學士待詔金馬門，備顧問。蓋漢未央宮前有銅馬，故曰金馬門。玉堂注見第二本第一折。澗水燕談談：「歐陽文忠公、趙少師、呂學士同燕集，作口號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

〔沈約病多般〕 閔遇五曰：「休文（沈約）與徐勉書有『外觀旁覽，尙似全人；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佹。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暖必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減半分。似此推算，豈能支久』。此沈自狀老病也，後人率爲少年引用，殊不思」。

〔宋玉愁無二〕宋玉九辯，多悲愁慘悽之辭，故云。

〔中心日夜藏之〕詩小雅鷖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正北詞本色，所謂掉書袋也。聖

歎外書作「中心日夜圖之」，不惟情越全非，且並下文「有美玉於斯」句，亦不得其解矣。

〔因而〕隨便意，輕易意。猶今語「馬虎」，亦見五本第三折。謝天香劇：「初相見呼你爲學士，謹厚不因而」，隔江門智劇：「且因而，勉強從之」，剪髮待賓劇：「交朋友皆呼信有之，你可休看覷因而」：義並同。

〔有美玉於斯〕見論語子罕篇。此啟後語，取下句「韞匱而藏諸」意，以應上文「中心日夜藏之一也」。

〔我須教有發落歸着這張紙〕倒裝句，意謂「我須教這張紙有發落歸着」也。

第二折

〔旦上云〕紅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備早晚敢待來也。困思上來，再睡些兒咱。〔睡科〕〔紅上云〕奉小姐言語去看張生，因伏侍老夫人，未曾回小姐話去。不聽得聲音，敢又睡哩，我入去看一遭。

〔中呂〕〔粉蝶兒〕風靜簾閑，透紗窗麝蘭香散，啓朱扉搖響雙環。絳臺高，金荷小，銀缸猶燦。比及將暖帳輕彈，先揭起這梅紅羅軟簾偷看。

【醉春風】則見他釵擗玉橫斜，髻偏雲亂挽。日高猶自不明眸，暢好是懶、懶。【旦做起身長歎科】（紅唱）半晌擡身，幾回搔耳，一聲長歎。

我待便將簡帖兒與他，恐俺小姐有許多假處哩。我則將這簡帖兒放在妝盒兒上，看他見了說甚麼。【旦做照鏡科，見帖看科】（紅唱）

【普天樂】曉妝殘，烏雲纏，輕勻了粉臉，亂挽起雲髮。將簡帖兒拈，把妝盒兒按，開拆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心煩。

【旦怒叫】紅娘！紅做意云呀，決撒了也！厭的早乾皺了黛眉。

【旦云】小賤人，不來怎麼！【紅唱】

忽的波低垂了粉頸，氣的呵改變了朱顏。

【旦云】小賤人，這東西那裏將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這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會慣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箇小賤人下截來。【紅云】小姐使將我去，他著我將來。我不識字，知他寫著甚麼？

【快活三】分明是你過犯，沒來由把我摧殘；使別人顛倒惡心煩，你不慣，誰會慣？

姐姐休鬧，比你對夫人說呵，我將這簡帖兒去夫人行出着去來。【旦做揪住科】我道你要來。【紅云】放手，看打下下截來。【旦云】張生兩日如何？【紅云】我則不說。【旦云】好姐姐，你說與我聽咱！【紅唱】

【朝天子】淚生近聞，面頰，瘦得來實難看。不思量茶飯，怕見動憚；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餐。黃昏清旦，望東牆淹淚眼。

【旦云】請倚好太醫看他證候咱。【紅云】他證候吃藥不濟。病患，要安，則除是出幾點風流汗。

【旦云】紅娘，不看你面時，我將與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見夫人？雖然我家虧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紅娘，早是你口穩哩；若別人知呵，甚麼模樣。【紅云】你哄著誰哩，你把這箇餓鬼弄的他七死八活，却要怎麼？

【四邊靜】怕人家調犯，「早共晚夫人見些破綻，你我何安」。問甚麼他遭危難？攔斷，得上竿，投了梯兒看。

【旦云】將描筆兒過來，我寫將去回他，著他下次休是這般。【旦做寫科】【起身科云】紅娘，你將去說：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禮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兒是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箇小賤人都有說話。【旦擲書下】【紅唱】

【脫布衫】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一迷的將言語摧殘。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紅做拾書科】

【小梁州】他為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餐。羅衣不奈五更寒，愁無限，寂寞淚闌干。

【么篇】似這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將這角門兒世不會牢拴，則願你做夫妻無危難。我向這筵席頭上整扮，做一箇繮了口的撮合山。

〔紅云〕我若不去來，道我違拗他，那生又等我回報；我須索走一遭。〔下〕〔末上云〕那書倩紅娘將去，未見回話。我這封書去，必定成了，這早晚敢待來也。〔紅上〕須索回張生話去。小姐，你性兒就慣得嬌了；有前日的心，那得今日的心來。

【石榴花】當日箇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片聽琴心清露月明間。昨日箇向晚，不怕春寒，幾乎險被先生鏤，那其間豈不胡顏。爲一箇不酸不醋風魔漢，隔牆兒險化做了望夫山。

【鬥鶻鶻】你用心兒撥兩撩雲，我好意兒傳書寄簡。不肯搜自己狂爲，則待要覓別人破綻。受艾焙權時忍這番，暢好是好。

〔張生是兄妹之禮，焉敢如此——〕
對人前巧語花言；——沒人處便想張生，——背地裏愁眉淚眼。

〔紅見末科〕〔末云〕小娘子來了。整天柱，大事如何了也？〔紅云〕不濟事了，先生休慢。〔末云〕小生簡帖兒是一道會親的符籙，則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紅云〕我不用心？有天理，你那簡帖兒好聽。

〔上小樓〕這的是先生命整，須不是紅娘違慢。那簡帖兒到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

的公案。若不是覷面顏，磨顯辱，擔鏡輕慢。

先生受罪，禮之當然，賤妾何辜。

爭些兒把你娘拖犯。

【么篇】從今後相會少，見面難。月暗西廂，鳳去秦樓，雲斂巫山。你也越，我也越；請先生休訕，早尋箇酒闌人散。

【紅云】只此再不必申訴足下肺腑，怕夫人尋，我回去也。【末云】小娘子此一遭去，再著誰與小生分割；必索做一箇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末跪下揪住紅科】【紅云】張先生是讀書人，豈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

【滿庭芳】你休要呆望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滿，却教我骨肉摧殘。老夫人手執着棍兒摩娑看，粗麻錢怎透得鐵關。直待我拄著拐幫，鬮鑽徹，縫合唇送暖偷寒。

待去呵，小娘子兒撮鹽入火。

消息兒踏著泛；

待不去呵，【末跪哭云】小生這一箇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紅唱】

禁不得你番話兒熱燙；好著我兩下裏做人難。

我沒來由分說；小姐回與你的書，你自看者。【末接科，開讀科】呀，有這場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禮畢。早知小姐箇至，理合遠接，接待不及，勿令見罪！小娘子，和你也歡喜。【紅云】怎麼？【末云】小小姐罵我都是假，書中之意，著我今夜花園裏來，和他一哩也波哩也囉。

哩。〔紅云〕你讀書我聽。〔末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紅云〕怎見得他著你來，你解與我聽咱。〔末云〕「待月西廂下」，著我月上來；「迎風戶半開」，他開門待我；「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著我跳過牆來。〔紅笑云〕他著你跳過牆來，你做下來，端的有此說麼？〔末云〕俺是倚精詩謎的杜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我那裏有差的勾當。〔紅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這般道兒。

【耍孩兒】幾會見寄書的顛倒晴著魚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寫著道西廂待月等得更闌，著你跳東牆「女」字邊「干」。元來那詩句兒裏包籠著三更棗，筒帖兒裏埋伏著九里山。他著緊處將人慢，恁會雲雨鬧中取靜，我寄音書忙裏偷閑。

【四煞】紙光明玉板，字香噴麝蘭，行兒邊溼透非春汗？一絨情淚紅猶溼，滿紙春愁墨未乾。從今後休疑難，放心波玉堂學士，留情取金雀鴉髻。

【三煞】他人行別樣的親，俺根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鴻案。別人行甜言美語三冬暖，我根前惡語傷人六月寒。我爲頭兒看，看你箇離魂倩女，怎發付擲果潘安。

〔末云〕小生讀書人，怎跳得那花園過也？〔紅唱〕

【二煞】隔牆花又低，迎風戶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嫩花密難將仙桂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損了淡淡春山。

〔末云〕小生曾到那花園裏，已經兩遭，不見那好處；這一遭知他又怎麼？〔紅云〕如今不比往

【煞尾】你雖是去了兩遭，我敢道不如這番。你那隔牆酬和都胡侃，證果的是今番這一箇。
。【紅下】

〔末云〕萬事自有分定，誰想小姐有此一場好處。小生是猜詩謎的杜家，風流隋何，浪子陸賈，到那裏挖扎幫便倒地。今日額天百般的難得晚。天，你有萬物於人，何故爭此一日。疾下
去波！「讀書繼晷怕黃昏，不覺西沈強掩門，欲赴海棠花下約，太陽何苦又生根」。〔看天云〕
呀，纔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咱，今日萬般的難得下去也呵。「碧天萬里無雲，空勞倦客
身心，恨殺太陽貪戰，不教紅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無端三足鳥，團
團光燦燦，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謝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發播也！呀，卻
早撞鐘也！拽上書房門，到得那里，手挽著垂楊滴流撲跳過牆去。〔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三本第二折

【金荷】 范成大詩：「留連銀燭照金荷」。金荷，燭檠也。

【梅紅羅】 王伯良曰：「翰墨全書，載元時上表箋者，以梅紅羅單紋封裏，蓋當時所尚」。
【烏雲髻】 驪入歌羅韻，失叶，意元人或誤讀爲「坦」。

【孜孜看】注視貌。抱粧盒劇：「娘娘也孜孜，則見他不轉睛將咱視」，玉鏡臺劇：「不轉我這眼睛，孜孜覷定」，救孝子劇：「我這裏孜孜地覷個真」：義並同。

【決撒】敗壞意，決裂意。字或作「既撒」，見雍熙樂府一枝花私情套。玉壺春劇：「決撒了高嬌銀燭照紅妝」。百花亭劇：「決撒了春風嬌馬五陵兒」，西天取經劇：「決撒了崩兒光光」，連環計劇：「決撒了，老爺都聽見了」：義並同。

【挖鐵】挖字助音無義。

【惡心煩】煩惱意。玉鏡臺劇：「幾時得使性氣由他跳，惡心煩自在蹬」，楚昭公劇：「休教我懸望的惡心煩」，風光好劇：「學士見我向前去早惡心煩」：義並同。

【動憚】憚蓋彈字之訛，彈亦動意。

【調犯】諷刺之意，字亦作調泛，鄭月蓮劇：「酒席間用言調泛」。凌濛初曰：「調犯即調舌」，聖欵外書：「調犯是鄉語，猶云做弄也」：義俱近。

【早共晚夫人見些破綻二句】此紅娘摸擬鶯鶯之聲口也。意云：你怕人家調犯，故說夫人若見，你我何安。實則你自攔斷人上竿耳。綻，衣裳裂處。禮記內則：「衣裳綻裂」。後人因凡破缺處皆曰破綻。

【攔斷】俗謂勸人有所舉動曰攔撥，猶言慫恿也。朱晦庵與陳同甫書：「告老兄且莫相攔撥」，是也。攔斷亦即攔撥。「攔斷得上竿，撥了梯兒看」，當時成語。望江亭劇亦有「攔斷上了竿，你撥梯兒着眼看」語。夢梁錄載南宋百戲伎藝有「立金鷄竿承應，上竿拾金」

「鴉」語。疑卽以此而云然。

【描筆兒】女子描花之筆也。

【一迷裏】卽今語「一味的」。

【把似】何如意。梅香劇：「見他時膽戰心驚，把似你無人處休眠夢想」，語意正同。

【羅衣不奈五更寒】李後主詞：「羅衾不耐五更寒」。

【淚闌干】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闌干，縱橫貌。

【辰勾】玉伯良曰：「辰勾，水星。其出雖有常度，見之甚難。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

，博雅云：「辰星謂之鉤星」，故亦謂之辰勾。晉灼謂：「常以四仲之月，分見奎婁東

井角亢牽牛之度，然亦有終歲不一見者」。盼佳期如等辰勾之出，見無夜不候望也」。

考證甚詳，語意亦合。書衫淚劇有「恰便似盼辰勾，逢大赦」語。盼辰勾，實當時方言

。俗本作「辰勾月」，以吳昌齡有辰勾月劇而妄增月字也。

【整扮】元劇搬演時有整扮、倒扮、（見認金梳及三化邯鄲劇）小打扮（見東平府劇）之分

。整扮，謂妝扮之特爲整齊者，蓋當時勾欄習語也。五侯宴劇：「李嗣源同四將整扮上

」，南極登仙劇：「外龍神整扮引水卒上」，可證。

【撮合山】謂媒人也。亦見揚州夢、梅香、陳搏高臥諸劇。京本新俗小說西山一窟鬼：「

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

【先生饌】論語爲政篇：「有酒食，先生饌」。

〔胡顏〕詩相鼠：「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毛傳：「胡顏而不遘死也」。曹植責躬表：「忍恥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望夫山〕在安徽當塗縣西北。寰宇記：「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久之乃化爲石」。

〔受艾焙權時忍這番〕王伯良曰：「艾焙，灼艾之火也；『受艾焙權時忍這番』，猶俗言忍灸只忍這一遭」。

〔擎天柱〕稱紅娘爲擎天柱，應上本第三折築壇拜將而言，蓋元劇常吟將帥爲「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樑」也。

〔勾頭〕即拘捕罪犯之勾頭文書也。魯齋郎劇：「那一個官司敢把勾頭押」。

〔攪擾〕寬恕意。

〔鳳去秦樓〕用弄玉簫史事，注見前。

〔你也趨我也趨〕凌濛初曰：「趨，教坊中語，趨臉兒，即厚顏之意」。按誠齋樂府慶朔堂劇：「懷揣着訕臉入青樓，全不害臉兒羞」；雍熙樂府「枝花自省套」：「笑自笑，訕臉偏禁打擱，怪自怪，疑心不受燒埋」；集賢賓退隱套：「靜中笑蝶訕臉羞」；字並作訕，不作趨。雖元劇字多通假；然訕臉之訕，有訕笑意，字固當作訕也。徐文長謂浣溪之義，亦別無可證。惟王伯良據墨娥小錄，謂北人謂走曰趨，義最近。對玉梳劇：「識明頭打鬧裏疾趨過」；紫雲庭劇：「你那很爹爹才趨過呵，俺善婆婆却來這裏」；王日華月風所舉尚汝陽記：「從他趨過，由他演撒」；並可證。「你也趨，我也趨」，謂大家

走開，故下文謂「早尋个酒闌人散」也。

〔請先生休訕〕訕，卽訕臉意。「請先生休訕」，謂請先生休再厚臉也。閱遇五曰：「訕，怨謗也，言今事已無成，只索大家走散，再不必怨謗也」，意亦可通。龍門隱秀劇：「是小梅香話訕」，又：「你無情無義將咱訕」，並訕謗意。

〔呆裏撒奸〕謂外作癡呆，內懷奸詐也。漁樵閒話劇：「呆裏奸，直裏彎」，意同。

〔直待我拄着拐幫問鐵樹〕有句。董詞：「打折你大腿縫合你口」，爲此二句所本。王伯良曰：「幫問鐵樹，須手脚利便；送暖偷寒，須口舌無禁忌。你如今直待要我打得傷了，拄着拐去幫襯，縫了拆去傳遞耶」。所釋甚是。

〔撮鹽入火〕撮鹽入火，立即爆炸，故以喻性急。殺狗記：「奈我官人心性急。似撮鹽入火內」，可證。

〔消息兒踏着泛〕幾關之樞紐曰消息，或曰泛子，誤踏之則中機關，故云。賺荆通劇：「踏着消息兒使身虧」，紅梨花劇：「莫不是安排着消息兒踏着應」，東堂老劇：「你把他門限踏着，消息兒踏着」。紫雲庭劇：「咱正踏着他泛子消息」，誠齋樂府烟花夢劇：「但踏着消息兒機關變」；語意並同。

〔熱趨〕集韻：「趨，音讚，逼使走也」。元劇中有以「催趨」，「逼趨」連文者，蓋取催逼意也。

〔埋也波哩也囉〕王伯良曰：「北人方言，猶言如此如此」。蓋隱指男女之事。

〔杜家〕原作社家。凌濛初曰：「社家，猶言作家也，俗作杜。徐引較耕錄有杜大伯猜詩謎，證其爲杜，非古本，不敢從」。按以作家爲社家，元劇中無可取證。杜家既有所本，下文連舉之隨何陸賈，又俱人名，此句不宜例外，自以作杜家爲是，因據改。

〔道兒〕詭計也。凌濛初曰：「道兒，方語。元劇白中多有『休着了道兒』等語，水滸傳李

逵云：「着了兩遭道兒」，可證。

〔女字邊干〕拆白奸字也。

〔三更棗〕閱遇五曰：「六祖黃梅園傳法時，五祖與粳米三粒，棗一枚。六祖悟曰：『師令我三更早來也』」。

〔九里山〕賺蒯通劇：「韓信在九里山前只一陣，逼得項羽自刎烏江」，又：「九里山按形勢，八卦陣列士卒」，又：「九不合九里山十面埋伏」。事不見史記，蓋小說家言。元劇有九里山十面埋伏一種，今不傳，惟雍熙樂府卷四，尙存一折。

〔玉板〕黃庭堅有惠玉板紙詩；玉板，宣紙之最光潔堅緻者。

〔情淚〕情原作滿，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穩情〕准定意，此處與「放心」互文，義亦近。碧桃花劇：「運理樹穩情栽，碧桃花縱心摘」，趙禮讓肥劇：「穩情取馬步禁軍都元帥」，王燦登樓劇：「穩情取談笑覓封侯」；用法並同。

〔金雀鴉鬟〕卽指鴛鴦。李公垂鶯鶯歌：「金雀鴉鬟年十七」。

〔孟光接了梁鴻案〕 後漢書：「梁鴻與妻隱居霸陵山中，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此反言以譏鶯之已應生約也，元人有孟德耀舉案齊眉劇。

〔甜言蜜語三冬暖二句〕 當時成語。

〔離魂倩女〕 太平廣記有陳玄祐離魂記，略云：「唐張鎰居衡州，有女曰倩娘，甥曰王宙。宙幼聰慧，鎰許以女妻之，及長，兩相愛慕。鎰忽以女別字，女聞鬱抑；宙亦患恨，託言赴京，買舟遽行。夜半感想不寐，倩娘忽至，悲喜之餘，挈與俱遁。居蜀五年，生二子，始共歸衡州，宙詣鎰自謝，鎰大驚；以其女固在室病，數年未離閨圍也。兩女既相見，翕然合爲一體」。元鄭德輝有倩女離魂劇演其事。

〔擲果潘安〕 世說：「潘安仁至美，每行道中，羣姬以果擲之，常盈車」。元高文秀有五鳳樓潘安擲果劇。

〔胡侃〕 侃，調侃也，胡侃猶三胡調。望江亭劇：「我與他守守守白頭吟非浪侃」，浪侃，亦胡侃意也。

〔證果〕 佛家語，求道之士，精修久之，悟入妙道，謂之證果。此借以喻好事成就也。

〔挖扎幫〕 狀動作之迅速也。東堂老劇作「各扎幫」，秋胡戲妻劇作「挖搭幫」，義同。

〔頹天〕 頹，詈辭，三本第四折有「頹症候」一辭，五本第三折有「頹嘴臉」一辭，用法並同。

〔三足鳥〕 春秋元命包：「日中有三足鳥」。

〔后羿〕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

〔滴溜撲〕狀拋擲之聲。黑旋風劇：「滴溜撲摔個一字交」，吳天塔劇：「我敢滴溜撲將腦

袋兒摔在階直下」，單鞭奪槊劇：「滴溜撲墜落征鞍」；用法並同。

第三折

〔紅上〕今日小姐着我寄書與張生，當面請多般意見，元來詩內暗約着他來。小姐也不對我說，我也不應破他，則請他燒香。今夜晚妝處比每日較別，我看他到其間怎的瞞我？〔紅喚科〕姐姐，暗燒香去來。〔旦上云〕花陰重疊香風細，庭院深沉淡月明。〔紅云〕今夜月明風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雙調〕〔新水令〕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綉簾不挂。門闌凝暮靄，樓角斂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妝罷。

〔駐馬聽〕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住茶靡架。夜涼苔徑滑，露珠兒溼透了凌波蕖。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喬牌兒〕自從那日初時想月華，捱一刻似一夏；見柳梢斜日遲遲下，早道「好教賢聖打」。

〔攪箏琶〕打扮的身子兒詐，準備着雲雨會巫峽。只爲這燕侶鶯儔，鎖不住心猿意馬。

不則俺那姐姐害，那生呵，

二三日來水米不黏牙。因姐姐閉月羞花，真假，這其間性兒難接納，一地裏胡拏。

這湖山下立地，我開了寺里角門兒。怕有人聽俺說話，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備早晚俊角却

不來，赫赫赤赤，來。〔末云〕這其間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紅云〕那鳥來了。

〔沈醉東風〕我則道槐影風搖暮鴉，元來是玉人帽側烏紗。一箇潛身在曲檻邊，一箇背立在湖山下；那裏敘寒溫，並不會打話。

〔紅云〕赫赫赤赤，那鳥來了。〔末云〕小姐，你來也。〔摟住紅科〕〔紅云〕禽獸，是我，你看得
好仔細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摸得慌了些兒，不知是誰，望乞恕罪！

〔紅唱〕

便做道摸得慌呵，你也索覷咱，多管是鏡得你箇窮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那裏？〔紅云〕在湖山下，我問你咱，真箇着你來哩？〔末云〕小生猜詩謎杜家，

風流陷何，浪子陸賈，准定挖扎幫便倒地。〔紅云〕你休從門裏去，則道我使你來。你跳過這

牆去，今夜這一弄兒助你兩箇成親。我說與你，依着我者。

〔喬牌兒〕你看那淡雲籠月華，似紅紙護銀蟻；柳絲花朵垂簾下，綠莎茵鋪著綉榻。

〔甜水令〕良夜迢迢，閑庭寂靜，花枝低亞。他是箇女孩兒家，你索將性兒溫存，話兒摩
弄，意兒謙洽；休猜做敗柳殘花。

〔折桂令〕他是箇嬌滴滴美玉無瑕，粉臉生春，雲鬢堆鴉。怎的般受怕擔驚，又不圖甚浪

酒開茶。則你那來被兒時當奮發，指頭兒告了消乏；打疊起嗟呀，畢罷了牽挂，收拾了憂愁，準備着撐遠。

〔末作跳牆摸口科〕〔旦云〕是誰？〔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末云〕呀，變了卦也！〔紅唱〕

〔錦上花〕爲甚媒人，心無驚怕；赤緊的夫妻每，意不爭差。我這裏躡足潛蹤，悄悄地聽咱。一箇羞慚，一箇怒發。

〔么篇〕張生無一言，呀，鶯鶯變了卦。一箇悄悄冥冥，一箇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進住陸賈，又手躬身，妝聲做啞。

張生背地裏嘴那裏去了？向前撲住丟番，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清江引〕沒人處則會鬧啞牙，就里空奸詐。怎想湖山邊，不記西廂下。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

〔旦〕紅娘，有賊。〔紅云〕是誰？〔末云〕是小生。〔紅云〕張生，你來這裏有甚麼勾當？〔旦云〕

一搭到夫人那裏去。〔紅云〕到夫人那裏，怕壞了他行止。我與姐姐處分他一場。張生，你過來講著！你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黃夜來此何幹？

〔雁兒落〕不是俺一家兒喬作衙，說幾句衷腸話。我則道你文學海樣深，誰知你色膽有天來大？

〔紅云〕你知罪麼？〔末云〕小生不知罪。〔紅唱〕

【得勝令】誰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姦做賊拏。你本是箇折桂客，做了偷花漢。不想去跳龍門，學騙馬。

姐姐，且看紅娘面饒過這生者！【旦云】若不看紅娘面，扯你到夫人那裏去，看你有何面目見汪東文老？起來！【紅唱】

謝小姐賢達，看我面遂情罷。若到官司詳察。

你既是秀才，只合苦志於寒窗之下，誰教你夤夜輒入人家花園，做得箇非姦卽盜。先生呵，整備著精皮膚吃頓打。

【旦云】先生雖有活人之恩，恩則當報。既爲兄妹，何生此心？萬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後再勿如此，若更爲之，與足下決無干休。【下】【末朝鬼門道云】你着我來，却怎麼有恁多說話！【紅扳過末云】羞也，羞也，却不一風流隋何，浪子陸賈。【末云】得罪波杜家，今日便早則死心塌地。【紅唱】

【離亭宴帶歇指煞】再休題春宵一刻千金價，準備著寒窗更守千年寡。猜詩謎的杜家，拏拍了迎風戶半開，山障了隔牆花影動，綠慘了待月西廂下。你將何郎粉面搽，他自把張敞眉兒畫。彊風情拏大，晴乾了尤雲帶雨心，悔過了窈玉偷香膽，刪抹了倚翠偎紅話。

【末云】小生再寫一簡，煩小娘子將去，以盡衷情如何？【紅唱】

淫詞兒早則休，簡帖兒從今罷。猶古自參不透風流詞法。從今後悔罪也卓文君，你與我學去波漢司馬。

〔下〕〔末云〕你這小奴送了人也；此一念小生再不敢舉，奈有病體日篤，將如之奈何。夜來得簡方喜，今日強扶至此，又值這一場怨氣，眼見休也。則索回書房中納悶去。桂子閣中落，槐花病裏看。〔下〕

西廂五劇注

第三本第三折

【菱花】鏡也。趙飛燕外傳：「健好上七尺菱花鏡一奩」。

【淡黃楊柳帶棲鴉】賀方回詞。

【凌波鞵】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賢聖】猶云聖賢，注見第一本第一折。

【打扮的身子兒詐】王伯良曰：「詐，喬也。董詞：『不苦詐打扮，不甚豔梳掠』，可據」。

【按納】蓋按拿之意。一真假這其間性兒難按納一，言爲喬之性兒真假，難捉摸也。雍熙樂府卷四點絳脣贈麗人套：「俏風聲委實的難按納一，用法正同。」

【胡拏】卽胡爲胡鬧意，一一地胡拏一，猶云一味胡爲也。梧桐雨劇：「便有萬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饒過他，一地胡拏一。」

【蔡林赤赤】元劇偷期暗號，亦見燕青博魚，爭報恩二劇。

【那鳥來了】鳥，讀了了切，聲辭，卽屈字。字彙：「屈，了了切，男子陰」。

【一弄兒】閩語五曰：「猶言一段」，是。漁樵記：「一弄兒多麼俊，擺列着骨朵銜仗，水碓銀盆」。

【低亞】亞與屢通。杜甫詩：「花亞欲移竹」。

【謙洽】謙和意。薛仁貴劇：「那一個知禮數好生謙洽」，看錢奴劇：「沒半點和氣謙洽」，女姑姑劇：「男身父手禮謙洽」：義同。

【指頭兒告了消乏】王伯良曰：「卽後折『手勢指頭恁』之意，藝海也。董詞：『十個指頭兒，自來不孤你，這一回看你把戲。孤眠了半世，不開了一日。還彈到斷腸聲，得姐姐學運理，指頭兒，我也有福囉，你也須得替』，卽此意」。

【打迭】亦作打揲，打迭，打點。蘇子瞻與潘彥明書：「雪堂如要優息，且與打揲相伴」；朱子全書：「所謂靜坐，只是打迭得心下無事」；並收拾意。

【揲達】亦作揲達。誤入桃源劇：「人物不揲達，眼色儘奢華」，揚州夢劇：「人物穩重，禮數揲達」，紅梨花劇：「這秀才忒揲達，將我問根芽」，雍熙樂府點絳脣贈賢人套：「風流煞，所事揲達」。王伯良謂解事之意，近是。「準備着揲達」，意謂準備一試伎倆也。

【絮絮答答】卽絮絮叨叨，狀多言之辭。

【開嗑牙】 閒話意。

【香美娘處分破花木瓜】 閑遇五曰：「香美娘指爲，花木瓜指生，皆現成諺語。花木瓜，言中看不中用也」。甚是，花木瓜見爾雅翼，元劇舉按齊眉、李遠負荆，並有「花木瓜外看好」語。周必大遊山錄：「汪彥章與王甫太學同舍，貌美中空，戲之爲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倅處之，宜州產花木瓜故也」。

【喬作喬】 喬，假放意。喬作衙，即喬坐衙，謂假作升堂問事也。

【搭】 新方言：「廣雅：『搭，開也』廣韻：『搭，裂開，昌者切』。今人通謂裂物曰搭，俗字作扯」。

【騙馬】 集韻：「騙，躍而上馬也，或作騙」。王伯良曰：「躍而上馬，謂之騙馬，今北人猶有此語。雍熙樂府詠西廂小桃紅詞：『騙上如龍馬』，馬東籬任風子劇：『我騙上驢騰的跳過來』：可證。……不過借字面以形容，謂大才而小用之耳。俗注謂哄婦人爲騙馬，不知何據」。解證甚是。按張鷟耳目記，有「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之句，蓋唐時已有此語。宋時馬戲，亦曰騙馬，詳東京夢華錄，亦取其馬上翻騰跳躍之意。此辭又見襄陽會、老生兒、大戰邪形諸劇，用法並同。「不想去跳龍門，學騙馬」，蓋調侃生之跳牆，或以爲騙馬之誤，謂拆騙字爲騙馬也。然元劇拆騙字爲馬騙，見東堂老劇，拆騙字爲馬戶，見五本第三折，不問拆騙爲戶馬騙馬也。

【看我面透精罷】 凌濛初曰：「因貧自營營云：『若不看紅娘之面，扯到夫人那裏去』。故

紅云然。遂情罷者，遂爾情想也。」。

【整備】 卽准備。整謂整頓也。

【谷拍】 廣韻：「谷，音歧，參差也」。沈德符顧曲雜言：「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拍；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卽谷板矣」。谷板謂絃索之聲與板參差不合也。歌板亦曰拍板，一板亦卽一拍，谷拍正與谷板同義。「猜詩謎的杜家，谷拍了迎風戶半開」，調侃其所射謎底，與謎面參差不合也。長生殿製譜：「道幾聲尙欠調勻，拍谷怎下」，所用正合。

【強風措大】 王伯良曰：「措大，調侃秀才」，是。唐詩紀事：「宣宗嘗謂士人曰：『裴休真措大』」，又「湯文圭以梁王表薦及第，既而由汴宋馳歸。全忠遣吏捕之，不及。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蓋唐時已有此語。資暇錄：「代（世）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民）之首」，又謂：「醋宜作措，正言其能舉措大事」。未免望文生義。予意醋蓋狀其酸寒，大則通俗對人之代稱，與木大，呆大等辭同例也。強風情，謂強作風情也，輟耕錄所載金院本，有強風情一種，當卽此語之所本。

【猶古自】 卽猶自意，古字助音無義，以猶自爲猶古自，猶以尙自爲尙古自，尙兀自也。

【風流調法】 此教坊市語。調法，猶今謂「槍花」。雍熙樂府醉花陰愛戀套：「這情兒未知真共假，一會家思，一會家察，莫不是風流調法」。

第四折

西廂五劇注

〔夫人上云〕早開長老使人來，說張生病重。我着長老使人請簡太醫去看了。一壁道與紅娘，看哥哥行問湯藥去者，問太醫下甚麼藥？證候如何？便來回話。〔下〕〔紅上云〕老夫人纔說張生病沈重，昨夜吃我那一場氣，越重了。營營呵，你送了他人。〔下〕〔紅上云〕我寫一簡，則說道藥方；着紅娘將去與他，證候便可。〔白喚紅科〕〔紅云〕姐姐喚紅娘怎麼？〔白云〕張生病重，我有一筒好藥方兒，與我將去咱！〔紅云〕又來也！娘呵，你送了他人！〔白云〕好姐姐，救人一命，將去咱！〔紅云〕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如今老夫人使我去哩，我就與你將去走一遭。〔下〕〔白云〕紅娘去了，我綉房裏等他回話。〔下〕〔末上云〕自從昨夜花園中吃了這一場氣，投着舊證候，眼見得休了也。老夫人說着長老喚太醫來看我；我這頓證候，非是太醫所治的；則除是那小姐美甘甘、香噴噴、涼滲滲、嬌滴滴一點唾津兒嚥下去，這病便可。〔潔引太醫上，雙鬪科範了〕。〔下〕〔潔云〕下了藥了，我回夫人話去，少刻再來相望。〔下〕

〔紅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動問，送藥方兒去，越着他病沈了也。我索走一遭。

【越調】【鬪鶯鶯】則爲你彩筆題詩，迴文織錦；送得人臥枕着牀，忘餐廢寢；折倒得愛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沈，昨夜商熱險兒對面搶白，今日箇冷句兒將人虜侵。

昨夜這般搶白他呵！

【紫花兒序】把似你休倚着檀門兒待月，依着韻脚兒聽琴，側着耳朵兒聽琴。

見了他撒假恁多話：「張生，我與你兄妹之禮，甚麼勾當！」

怒時節把一箇書生來迭嗽，歡時節——

「紅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

——將一箇侍妾來逼臨。難禁，好着我似綫脚兒般勤不諱了錢。從今後教他一任。這的是俺老夫人的不是。

將人的義水恩山，都做了遠水遙岑。

〔紅兒末問云〕哥哥病體若何？〔末云〕害殺小生也！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閣王殿前，少不得你做箇千運人。〔紅歎云〕普天下害相思的不似你這箇傻角。

〔天淨沙〕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則去那窈玉偷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從海棠開想到如今。

因甚的便病得這般了？〔末云〕都因你行，——怕說的謊，——因小侍長上來，當夜書房一氣一箇死。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人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今日反共事了。

〔紅唱〕

〔調笑令〕我這裏自審，這病爲邪淫；尸骨崑崑鬼病侵。更做道秀才每從來恁。似這般乾相思的好撒搭！功名上早則不遂心，婚姻上更返吟復吟。

〔紅云〕老夫人着我看哥哥，要甚麼湯藥。小姐再三伸敬，有一藥方送來與先生。〔末做慌科〕在那裏？〔紅云〕用着幾般兒生藥，各有制度，我說與你：

〔小桃紅〕桂花搖影夜深沈，酸醋當歸浸。

〔末云〕桂花性溫，當歸活血，怎生制度？〔紅唱〕

面靠着湖山背陰里寤。這方兒最難尋，一服兩服令人倦。

〔末云〕忌甚麼物？〔紅唱〕

忌的是知母未寢，怕的是紅娘撒沁。吃了呵，穩情取使君子一星兒參。

這藥方兒小姐親筆寫的。〔末看藥方大笑科〕〔末云〕早知姐姐書來，只合速接。小娘子——

〔紅云〕又怎麼？却早兩遭兒也。〔末云〕——不知這首詩意，小姐待和小生——里也波——哩。

〔紅云〕不少了一些兒。

〔鬼三臺〕足下其實咻，休妝咯。笑你箇風魔的翰林，無處問佳音，向箇姑兒上討稟。得了箇紙條兒恁般綿裏鍼，若見玉天仙怎生軟扇禁？俺那小姐忘恩，赤緊的使人負心。

書上如何說？你讀與我聽咱。〔末念云〕「休將閑事苦縈懷，取次摧殘天賦才。不意當時完妾命，豈防今日作君災？仰圖厚德難從禮，謹奉新詩可當媒。寄語高唐休詠賦，今宵端的雨雲來」。此韻非前日之比，小姐必來。〔紅云〕他來呵怎生？

〔禿廝兒〕身臥着一條布衾，頭枕着三尺瑤琴；他來時怎生和你一處寢？凍得來戰兢兢，說甚知音？

〔聖藥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日鞦韆院守夜深沈；花有陰，月有陰，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須「詩對會家吟」？

〔末云〕小生有花銀十兩，有鋪蓋賃與小生一付。〔紅唱〕

【東原樂】俺那鴛鴦枕，翡翠衾，便逐殺了人心，如何肯賃？至如你不脫解紗衣兒更怕甚？不強如手執定指尖兒恁。尙或成親？到大來福麼？

〔宋云〕小生爲小姐如此容色，莫不小姐爲小生也減動丰韻麼？〔紅唱〕

【綿搭絮】他眉彎遠山不翠，眼橫秋水無光，體若凝酥，腰如弱柳，俊的是龐兒俏的是心。體態溫柔性格兒沈。雖不會法灸神鍼，更勝似救苦難觀世音。

〔宋云〕今夜成了事，小生不敢有忘。〔紅唱〕

【么篇】你口兒裏浸沈吟，夢兒裏苦追尋。往事已沈，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圖你甚白璧黃金，則要你滿頭花，拖地錦。

〔宋云〕怕夫人拘緊，不能勾出來。〔紅云〕則怕小姐不肯，果有意阿，

【煞尾】雖然是老夫人曉夜將門禁，好共友須教你稱心。

〔宋云〕休似昨夜不肯。〔紅云〕你揜揣咱，

來時節肯不肯盡由他，見時節親不親在於恁。〔並下〕

【絡絲娘煞尾】因今宵傳言送語，看明日攜雲握雨。

題目 老夫人命醫士 崔鶯鶯寄情詩

正名 小紅娘問湯藥 張君瑞害相思

西廂五劇注

第三本第四折

【扁病】扁卽扁字，鳥字，解見上折。

【雙門醫科範】閱遇五曰：「雙門醫，元劇名，見太和正音譜，必有科諱可做，猶他劇『考試照常』之類」。按降桑椹劇第二折，有太醫及糊塗蟲（亦太醫名）插科，疑卽此所謂雙門醫科範。藝耕錄：「副淨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科汎卽科範也。漁樵閒話劇：「吳裏奸，直裏彎，虛頭科範」，雍熙樂府點絳脣子弟收心套：「關目兒奈（耐）心聽，科範兒從頭講」，又端正好重會套：「妝成科範，將咱好事攔」。科範，並謂劇中種種科段，有現成規範可循者。

【病沉】病重也。

【折倒】折，磨折意。

【磨侵】猶云相侵。

【撒假】撒假意。與撒清，撒古等辭同例。

【送嗽】王伯良以爲卽顛客，甚是。解見二本第三折。

【教他一任】語意直貫「將人的義海恩山」二句，意謂任他忘恩負義也。太平樂府玉和卿醉

中天詠俊伎：「慘土也似姨夫門侵，教他一任，知善的則是知善」。亦謂任從他姨夫門侵也。

〔海棠開想到如今〕宋魏夫人詞：「海棠開後，直到如今」。

〔都因你行三句〕意即「都因你行小侍長上來」，「怕說的慌」，插句。

〔崑崙〕即巖巖，狀瘦削之辭。

〔撒嗒〕字亦作撒俗，見雍熙樂府小桃紅西廂百詠第五十一。字彙：「嗒，吞土聲，癡貌」。西天取經劇：「焦則麼那村柳舍，叫則麼那陸頭郎」。村語互文，並狀癡呆。舊夢符天香引小令：「妝呆，妝休，妝憐，妝睡，妝啼」。雍熙樂府醉花陰元夜套：「喬三教撒嗒妝呆」，「一枝花省悟套」：「騰着臉百事妝愁，低着頭凡事兒撒嗒」；意俱相近。「似這般乾相思的好撒嗒」，極言生之乾相思爲癡心也。舊注或以爲扯淡，或以爲含忍，並失之。

〔返吟復吟〕許妮子劇：「今年見吊客臨，喪門聚，反陰復陰，半載其餘」。反陰復陰，即

返吟復吟。沈青門玉芙蓉小令：「姻緣事全無下梢，想應他卜金錢偏遇反吟交」。玉伯

良曰：「反吟復吟，見沈括筆談，六正論。又命書：「年頭爲伏吟，對宮爲反吟」；云

：「伏吟反吟，涕淚淫淫」。術家占婚姻遇此，雖成，亦有遲留之恨」。

〔小桃紅金曲〕徐士範曰：「隱藏六藥名，謂桂花、當歸、知母、紅娘、使君子、參也」。參，參議意。我宅飛昇劇：「我一頓打出你使君子來」。雍熙樂府卷五載復落娼劇第二

折金盞兒、醉中天二曲，亦隱藏藥名十數種；故曲中且有全套俱藏藥名者。蓋當時教坊中文字游戲之一種也。

〔面靠著湖山背陰里窖〕徐士範曰：「地窖曰窖，所以藏酒」，是。元劇常有「窖下酒」語，可證。以其深藏湖山背陰，故下云「這方兒最難尋」也。

〔一服兩服令人恁〕恁，如此意，意演時必有手勢，明其如何也。下云：「不如手執定指尖兒恁」，「今夜相逢管教恁」：例並同。

〔撒沁〕字亦作撒沁，與撒嬌、撒賴、撒拗等辭同例。閱遇五曰：「撒沁，不用心怠慢也，云放潑也」。按西天取經劇：「怕的是梅香撒沁」，雍熙藥府醉花陰賞玩套：「將象管來拈，把好句來哦，撚吟鬚半將衫袖彈。撒一會沁，打一會酸，要認得周郎是我」，又河西后庭花走將來涎涎瞪瞪套：「你休要也斜頭撒沁」，又寒兒令妓帶曲：「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心人，倦逢狂客天生沁；捧死鶴，劈碎琴，不害疼」：義皆於放潑爲近。

〔足下其實擘〕王伯良曰：「擘，愚也」，甚是。實甫芙蓉亭劇殘折：「則你那擘宋玉自裁劑，待將這無出路巫娥推在門外」，喬夢符天香引小令：「敗果敗擘」，雍熙藥府河西后庭花走將來涎涎瞪瞪套：「敗擘敗擘」，又粉蝶兒力士泣楊妃套：「腮併暗胖容儀」，又粉蝶兒祿山泣楊妃套：「肥圓擘暗的」，又水仙子老風流曲：「蠢擘的胎間癡物」：俚、擘，並卽擘字；觀其與呆，唔等字連辭或互文，可證王氏之說也。今永嘉語狀癡肥

，尙曰圓古咻啫。

〔軟斷禁〕 王伯良曰：「不硬掙也」。

〔詩對會家吟〕 閔遇五曰：「舊諺：『酒逢知己飲，詩對會人吟。』」。

〔遂殺了人心〕 凌濛初曰：「猶言像意煞也」。

〔滿頭花拖地錦〕 閔遇五曰：「滿頭花妝雜，拖地錦裙長，掩足之不織」也。然齋頭馬上劇

有一也強如帶滿頭花，向午門左右把狀元接，也強如挂拖地紅兩頭來往交媒謝」，兩世

姻緣劇有「拖地錦是鳳尾旗，撞門羊是虎頭牌」語，則滿頭花實命婦出外時之盛妝，拖地

錦實女子結褵時之披紅也。

〔休似昨夜不肯〕 一似一，原作「是」，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掙揣〕 卽掙扎，亦有作闌闌者。此辭元劇常見，並振作之意。

〔見時節親不親在於恁〕 恁，卽今恁字。

西廂五劇注

西廂記第四本

元大都王實甫著 永嘉王季思校注

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楔子

〔旦上云〕昨夜紅娘傳簡去與張生，約今夕和他相見，等紅娘來做箇商量。〔紅上云〕姐姐着我傳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宵赴約。俺那小姐，我怕又有說謊，送了他性命，不是耍處。我見小姐，看他說甚麼。〔旦云〕紅娘收拾臥房，我睡去。〔紅云〕不爭你要睡呵，那裏發付那生？〔旦云〕甚麼那生？〔紅云〕姐姐，你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處。你若又番悔，我出首與夫人，你着我將簡帖兒約下他來。〔旦云〕這小賤人到會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紅云〕有甚的羞，到那裏則合着眼者。〔紅催爲云〕去來去來，老夫人睡了也。〔旦走科〕〔紅云〕俺姐姐語言雖是強，脚步兒早先行也。

【仙呂】【端正好】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樣，無倒斷曉夜思量。着一片志誠心蓋抹了漫天謊。出畫閣，向書房，羅楚楚，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陽臺上。〔下〕

西廂五劇注

第四本楔子

【無倒斷】無間斷意。陳州糶米劇：「自從那雲滾滾卯時初，直至日淹淹的中牌後，剛則是無倒斷領埋頭」，謝天香劇：「從今後無倒斷嗟呀怨咨」，實甫芙蓉亭劇殘折：「自惹場無倒斷相思債」：意並同。

【蓋抹】董詞：「出言了怎改抹」。蓋抹亦即改抹，以筆於書上作長畫曰抹，見朱子語類；改抹，蓋塗改文字之意。

第一折

〔末上云〕昨夜紅娘所遺之簡，約小生今夜成就。這早晚初更盡也，不見來呵。小姐休說謊咱。人間良夜靜不靜，天上美人來不來。

【仙呂】【點絳脣】圻立階階，夜深香靄、橫金界。瀟灑書齋，悶殺讀書客。

【混江龍】彩雲何在，月明如水浸樓臺。僧后禪室，鴉噪庭槐。風弄竹聲則道金瓊檣，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慮安排；則索呆答孩倚定門兒待。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

小生一日十二時，無一刻放下小姐，你那裏知道呵！

【油葫蘆】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飛入楚陽臺。早知道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來。

【天下樂】我則索倚定門兒手托頤，好着我難猜：來也那不來？夫人行料應難離側。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你早晚不來，莫不又是謊麼？」

【那吒令】他若是肯來，早身離寶宅；他若是到來，便春生做齋；他若是不來，似石沈大海。數着他脚步兒行，倚定窗櫺兒待。寄語多才：

【鵲踏枝】恁的般惡搶白，並不會記心懷；撥得箇意轉心回，夜去明來。空調眼色經今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

小姐這一遭若不來呵。

【寄生草】安排着害，準備着捱。想着這異鄉身強把茶湯捱，則爲這可憎才熬得心腸耐，辦一片志誠心留得形骸在。試着那司天臺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車約有十餘載。

〔紅上云〕姐姐，我過去，你在這裏。〔紅敲門科〕〔末問云〕是誰？〔紅云〕是你前世的娘。〔末云〕小姐來麼？〔紅云〕你接了衾枕者，小姐入來也。張生，你怎麼謝我？〔末拜云〕小生一言

難盡，寸心相報，惟天可表。〔紅云〕你放輕者，休謊了他！〔紅推旦入云〕姐姐，你入去，我

在門兒外等你。〔末見旦跪云〕張生有何德能，敢勞神仙下降，知他是睡裏夢裏？

〔村裏近鼓〕猛見他可憎模樣，——小生那裏得病來——早醫可九分不快。先前見責，誰承望今宵歡愛！着小姐這般用心，不才張珙，合當跪拜。小生無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姐姐，你則是可憐見爲人在客！

〔元和令〕綉鞋兒剛半拆，柳腰兒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頭擡，只將鴛枕捱。雲鬟彷彿墜金釵，偏宜教髻兒歪。

〔上馬嬌〕我將這鈕扣兒鬆，把縷帶兒解；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哈，怎不肯回過臉兒來？

〔勝葫蘆〕我這裏軟玉溫香抱滿懷。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間花弄色。將柳腰款擺，花心輕拆，露滴牡丹開。

〔么篇〕但薰着些兒麻上來，魚水得和諧，嫩蕊嬌香蝶恣採。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檀口搵香顚。

〔末跪云〕謝小姐不棄，張珙今夕得就枕席，異日犬馬之報。〔旦云〕妾千金之軀，一旦棄之。

此身皆託於足下，勿以他日見棄，使妾有白頭之歎。〔末云〕小生焉敢如此？〔末看手帕科〕

〔後庭花〕春羅元瑩白，早見紅香點嫩色。

〔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麼？〔末〕

燈下偷睛覷，胸前箸肉揣。暢奇哉，渾身通泰，不知春從何處來？無能的張秀才，孤身西洛客，自從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懷；憂愁因間隔，相思無擺劃；謝芳卿不見責。

〔柳葉兒〕我將你做心肝兒般看待，點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廢寢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誠捱，怎能勾這相思苦盡甘來？

〔青哥兒〕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雲外。投至得見你多情小姊妹，憔悴形骸，瘦似麻穉。今夜和諧，猶似疑猜。露滴香埃，風靜閣階，月射書齋，雲銷陽臺；審問明白，只疑是昨夜夢中來，愁無奈。

〔旦云〕我回去也，怕夫人覺來尋我。〔末云〕我送小姐出來。

〔寄生草〕多丰韻，忒稔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兒得見教人愛。今宵同會碧紗厨，何時重解香羅帶。

〔紅云〕來拜你娘，張生，你喜也。姐姐。啗家去來。〔末唱〕

〔煞尾〕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賤却人間玉帛。杏臉桃腮，乘着月色，嬌滴滴越顯得紅白。下香階，懶步蒼苔，動人處弓鞋鳳頭窄。歎教生不才，謝多嬌錯愛。

若小姐不棄小生，此情一心者。

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來。〔下〕

西廂五劇注

第四本第一折

〔金界〕 閱遇五曰：「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居住；唯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茂盛，可佛居住。』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多出金布滿八十頃，精舍告成。故佛地曰金界。」

〔呆答孩〕 字亦作「呆打頰」，見硃砂攪揚州夢二劇。「答孩」諧助語勢，與「不刺」，「沒騰」等辭同例。亦有謂閱曰打頰者，見梧桐雨劇。

〔越越的青鸞信杳〕 越，字或作越，狀寂靜之辭，薦福碑劇：「越越的門庭無徑舊遊疏」，又：「越寂寂四野無聞」，傷梅香劇：「越的潛行」；意並同。漢武故事：「七月七日，忽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三青鳥夾侍王母旁」。後人因沿稱使者爲青鳥或青鸞。

〔黃犬音乖〕 述異記：「陸機，吳人，仕洛。有犬名黃耳。家絕無書報，機謂犬：『汝能馳書往家否？』犬搖尾作聲，似應之，機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項，出驛路走到機家。取筒有書，看畢，犬作聲，似有所求者。家作書納筒，馳還洛。」

〔陽臺〕 宋玉高唐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後人以男女歡會之

虞爲陽臺，本此。

〔人有過三句〕 論語學而篇：「過則勿憚改」。

〔賢賢易色〕 亦見論語學而篇。

〔撥得〕 卽博得。

〔調眼色〕 互相矚視意。梧桐葉劇：「任做見正日掉眼科」，掉眼卽調眼也。誠齋樂府踏雪

尋梅劇，貼淨解說矚意二字云：「常言俗語喚做調眼色，又俗說喚做溜眼子」；知明時尙有此語也。

〔安排着害准備着擗〕 害謂害病，擗謂擗棺材，卽死意。

〔司天臺〕 舊唐書職官志：「司天臺掌觀察天文，稽定曆數」。

〔太平車〕 東京夢華錄：「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駕車人在中間，兩手扶捉輿竅。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

〔綉鞋兒剛半拆〕 拆字韻，俗本多作折，誤。拆疑撮之假借，半撮，極言其小也。雍熙樂府點絳脣贈麗人套：「六幅湘裙簇絲紗，綉鞋兒剛半拆」。董詞：「穿對兒曲彎彎的半拆來大司鞋」。

〔不良會〕 良會二字運用，猶子賢會、漁樵記劇：「此女爾不賢會，數次家與小生作鬧」。
。強會、（誤入桃源劇：「休得誇強會，瞞人說鬼」。）會字並不作聚會解。不良會，反言之，卽有本領之意。魯齋郎劇：「你便不良會，可跳塔輪鑿」，可證。

〔哈〕讀作海，平聲，歎辭。

〔花心輕拆〕拆字韻，原作折，誤。

〔白頭之歎〕西京雜志：「司馬相如將娶茂陵人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胸前着肉揣〕揣，藏也；謂藏手帕於胸前也。綉鞋記劇：「懷兒裏揣着一隻綉鞋」，薦福

碑劇：「將我這羞臉兒懷揣着」；揣，並藏意。白仁甫御水流紅葉殘折：「做了個香囊盛了揣着肉」，亦謂以香囊盛紅葉而着肉懷之也。

〔擗劃〕即劈劃，北音劈讀如擗也。

〔瘦如麻瘡〕說文段注：「禾莖既刈之後，上去其穗，外去其皮，存其淨莖，是曰瘡。麻借，謂去皮之麻莖也。燕青博魚劇：「瘦得來我這身子沒個麻瘡大」。

〔鰕生〕史記留侯世家：「鰕生教我拒關無納諸侯」。注：「鰕生，小人也」。

第二折

〔夫人引俵上云〕這幾日竊見鶯鶯語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體態，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來了麼？〔俵云〕前日晚夕，奶奶睡了，我見姐姐和紅娘燒香，半晌不回來。我家去睡了。〔夫人云〕這搭事都在紅娘身上，喚紅娘來！〔俵喚紅科〕〔紅云〕哥哥喚我怎麼？〔俵云〕姊妹知道你姐姐去花園裏去，如今要打你哩。〔紅云〕呀！小姐，你帶累我也。小哥哥，你先去，我便來也。〔紅喚旦科〕〔紅云〕姐姐，事發了也，老夫人喚我哩，却怎了？〔旦云〕好姐姐遮蓋咱

！〔紅云〕娘呵，你做的穩秀者，我道你做下來也。〔旦念〕月圓便有陰雲蔽，花發須教急雨催。

。〔紅唱〕

【越調】【鬪鶴鶩】則着你夜去明來，到有箇天長地久，不爭你握雨攜雲，常使我提心在口。則合帶月披星，誰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數多，情性傷；使不着我巧語花言，將沒做有。

【紫花兒序】老夫人猜那窮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嬌妻，這小賤人做了捧頭。俺小姐這些時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別樣的都休，試把你裙帶兒拴，紐門兒扣；比着你舊時肥瘦，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

〔旦云〕紅娘，你到那裏小心回話者！〔紅云〕我到夫人處，必問：「這小賤人，

【金蕉葉】我着你但去處行監坐守，誰着你迤逗的胡行亂走」？若問着此一節呵如何訴休？你便索與他箇知情的犯由。

姐姐，你受責理當，我圖甚麼來？

【調笑令】你綉幃裏效綉繆，倒鳳顛鸞百事有。我在窗兒外幾會輕咳嗽？立蒼苔將綉鞋兒冰透。今日箇嫩皮膚倒將粗棍抽，姐姐呵，俺這通殷勤的着甚來由？

姐姐在這裏等着，我過去。說過呵，你歡喜；說不過，你煩惱。〔紅見夫人科〕〔夫人云〕小賤人，爲甚麼不跪下！你知罪麼？〔紅跪云〕紅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強哩。若實說呵，

饒你；若不實說呵，我直打死你這箇賤人。誰着你和小姐花園裏去來？〔紅云〕不會去，誰見來？〔夫人云〕歡那兒見你去來，尙故自推哩。〔打科〕〔紅云〕夫人休閃了手，且息怒停頓，聽紅娘說。

〔鬼三台〕夜坐時停了鍼綉，共姐姐困窮究，說張生哥哥病久。嚙兩箇背着夫人，向書房問候。

〔夫人云〕問候呵，他說甚麼？〔紅云〕他說來，

道「老夫人已休，將恩變爲讎，着小生半途喜變做憂」。他道：「紅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權時落後」。

〔夫人云〕他是倚女孩兒家，着他落後麼！〔紅唱〕

〔秃廝兒〕我則道神鍼法灸，誰承望燕侶鶯儔？他兩個經今月餘則是一處宿，何須你一一問緣由？

〔聖藥王〕他每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這其間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云〕這端事都是你倚賤人。〔紅云〕非是張生小姐紅娘之罪，乃夫人之過也。〔夫人云〕這賤人到指下我來，怎麼是我之過？〔紅云〕信者人之根本，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當日軍圍普救，夫人所許退軍者，以女妻之。張生非慕小如顏色，豈肯區區建退軍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豈得不爲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

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張生捨此而去。卻不當留請張生於書院，使怨女曠夫，各相早晚親視，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來辱沒相國家譜；二來張生日後名重天下，施恩於人，忍令返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嚴之罪。官司若推其詳，亦知老夫人背義而忘恩，豈得爲賢哉？紅娘不敢自專，乞望夫人台鑒：莫若恕其小過，成就大事，擱之以去其污，豈不爲長便乎？

【麻郎兒】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鸞刺綉。

【么篇】世有、便休、罷手，大恩人怎做敵頭？起白馬將軍故友，斬飛虎叛賊草寇。

【絡絲娘】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到底干連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窮究。

〔夫人云〕這小賤人也道得是。我不合養了這箇不肖之女。待經官呵，玷辱家門。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與了這厮罷。紅娘喚那賤人來！〔紅見旦云〕且喜姐姐，那棍子則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說過了。我也怕不得許多，夫人如今喚你來，待成合親事。〔旦云〕羞人答答的，怎麼見夫人？〔紅云〕娘根前有些麼羞？

【小桃紅】當日個月明纔上柳梢頭，却早人約黃昏後。羞的我腦背後將牙兒襯著衫兒袖。猛凝眸，看時節則見鞋底尖兒瘦。一個恁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虧捧。呀！那其間可怎生不啻半星兒羞？

〔旦見夫人科〕〔夫人云〕鶯鶯，我怎生捧舉你來，今日做這等的勾當；則是我的孽障，待怨誰

的是！我待經官來，辱沒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的勾當。罷罷！誰似俺養女的不長俊！紅娘，書房裏喚將那禽獸來！〔紅喚末科〕〔末云〕小娘子喚小生做甚麼？〔紅云〕你的事發了也，如今夫人喚你來，將小姐配與你哩。小姐先招了也，你過去。〔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見老夫人？當初誰在老夫人行說來？〔紅云〕休伴也心，過去便了。

〔小桃紅〕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相投首。俺家裏陪酒陪茶到擱就。你休愁，何須約定通媒壻？我棄了部署不收，你元來苗而不秀。呸！你是個銀樣蠟槍頭。

〔末見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豈不聞「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裏去來，恐辱沒了俺家譜。我如今將鶯鶯與你爲妻，則是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我與你養着媳婦，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紅云〕張生早則喜也。

〔東原樂〕相思事，一筆勾，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美愛幽歡恰動頭。旣能勾，張生，你覷兀的般可喜娘龐兒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明日收拾行裝，安排果酒，請長老一同送張生到十里長亭去。〔旦念〕寄語西河隄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同夫人下〕〔紅唱〕

〔收尾〕來時節畫堂簫鼓鳴春晝，列著一對兒鸞交鳳友。那其間纔受你說媒紅，方吃你謝親酒。〔並下〕

西廂五劇注

第四本第二折

〔穩秀〕六十種傳奇本作隱秀，當從，（伊尹耕莘爲：「忠義懸懸皆隱袖，文雄浩浩以沖虛」，隱袖，亦當作隱秀。）武林舊事載當時說經小說，有隱秀一目，也是國元明雜劇有「賢達婦龍門隱秀」一本。隱秀當時習語，謂才賢而不爲人知者。

〔提心在口〕成語，謂恐懼也。王伯良謂：「時時挂念之謂」，非。硃砂齋劇：「唬的我戰兢兢提心在口」，可證。

〔心數〕原作心教，茲從王本改。心數，猶云心計也。

〔性情傷〕帶詞：「不提防夫人性情傷」，又：「奈何慈母性情傷」。傷，卽掛字，搨搜之省也。搨搜，兇很意。筆報恩劇：「撮柳梢的公吏們搨搜」，定時提將劇：「你從來性情傷，赤銅刀何處有」，石榴園劇：「關雲長武藝高，張車騎性情傷」：並其例也。錢塘遺事載安子文自贊辭：「面目鄒搜，行步竊宜」，義亦同。

〔搨頭〕猶云撮合山，謂牽攙變方者，雍熙藥府紅綉鞋十有曲有「草木兒搨個牽頭」語。

〔出落〕凌濛初曰：「爲今言出脫也，元曲有『出退得全別』，自是出落意」。甚是。還魂記驚夢：「你道我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紅樓夢第十六回：「寶玉細看那黛玉時，

越發出落的超逸了——語意並同。

〔犯由〕 王伯良曰：「武林舊事載：『元夕，京尹取獄囚數人，列荷校，大書犯由云：『某人爲搶撲釵環，挨嬲婦女』」。蓋犯由者，卽今所謂罪狀。元羅貫中龍虎風雲會劇：『元來這犯由牌先把我渾身罩』」。

〔你故自口強哩〕 故自，尙故自之省；尙故自，卽尙自意。

〔效綢繆〕 詩唐風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後人因以男女合歡爲綢繆。

〔休閃了手〕 元劇常以「拋」「閃」連文，閃亦拋撇意。至俗謂因身體轉側顛仆而牽動筋絡曰閃，如閃了手、閃了腰，則此義之引中也。

〔神鍼灸〕 鍼灸並古治病之法。靈樞經：「鍼所不爲，灸之爲宜」。

〔得好休便好休〕 當時成語。劉道翁四魂玉：「得好休時便好休」。

〔女大不中留〕 亦見瀟湘雨及涓塘奇遇劇，當時成語也。李遠負荊：「世上有三不留：蠶老不中留，人老不中留，女大不中留也」。

〔人而無信五句〕 並論語爲政篇文。

〔搨之以去其汚〕 搨，卽搨就意。下文有「陪酒陪茶倒搨就」語，董詞有「百般搨就十分閃」語，陽春白雪石子章八聲甘州套有「爲他迤逗咱搨就」語。閔遇五曰：「搨就，撻那成就之意」。按陳同甫與辛幼安書：「四海所係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

，又覺毫髮然若不相入，甚思無個伯恭在中間捫就也，語意與闕解正合。

〔班頭〕 江湖各色人之頭領也。東平府劇：「打掃教首，跌打班頭」，關漢卿不公老散套：

「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間浪子班頭」，雍熙樂府粉蝶兒憶美人歡愛套：「論着你脂粉總班頭」，耍孩兒稍刷行院套：「道有教坊司散樂，拘刷烟月班頭」：義並同。

〔參辰卯酉〕 徐士範曰：「參居酉，辰居卯，兩不相見」，近是。氣英布劇：「咱與你參辰卯酉，誰待喫這開茶浪酒」，殺狗勸夫劇：「不思付一爺娘骨肉，却與我做日月參辰」，救風塵劇：「恰便似日月參辰和卯酉」，驢頭馬上劇：「也強如參辰日月不交接」：並以日月與參辰、卯酉並舉。蓋十二時中，卯酉正相對，日月、參辰亦然，並對頭敵頭之意也。

〔月明才上柳梢頭二句〕 朱淑真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囉聲兒厮搨〕 徐云：「北人謂相昵曰搨」。按此字元明人劇中常見，大約狀男女交合時動作狀態，今溫州方言尚如此。女真觀劇：「搨聲悄悄蛾眉縱」，雍熙樂府翠裙腰悶怨套：「早忘了呢，不記得低低搨」，又一枝花風月長存一片心套：「寶釵橫鴉髻鬢，粉汗濕搨聲悄悄」，又背杏子搨歡楊妃套：「芳心不謝東風搨」：意並同。

〔長俊〕 上進意，亦作長進。薛仁貴劇：「那廝兒是個不長進的東西」，老生兒劇：「你那窮弟子孩兒，一世不能夠長俊的」。

〔投首〕 投官自首也。首，去聲。

〔棄了部署不收〕射柳捶丸劇有一外扮部署領打拳打棍四人上「節目，下接部署云：『輪槍舞劍顯高強，跌打全憑膂力剛，百藝精通天下少，名播寰區四海揚』。自家是本處の部署，時遇五月製賓節令，大人在西御園安排筵宴，與衆宰輔論功行賞，喚俺夫那里跌打耍拳。衆徒弟每！只俺見大人夫來！』又病劉千劇有一我和獨角牛劈排定對，爭交賭籌。部署扯開藤棒，被那獨角牛則一拳，打了我兩個牙一語，及一部署領打播四人上「節目。知部署爲當時率徒弟耍弄槍棒，或主持播家相搏者之稱，紅娘以之自比，而比張生爲無用之徒弟，故有「銀樣鑼槍頭」之語，他解皆失其義。

〔苗而不秀〕「而」原作「兒」，茲從六十種傳奇本，苗而不秀，見論語子罕篇。

〔銀樣鑼槍頭〕銀，鉛錫之合金，薛仁貴劇狀村女妝飾，有鑼釵鐸，油髮髻」語，黃山谷劇有「鑼銀兒是金鍍」語；蓋古以充銀也。鑼槍頭亦見氣英布、百花亭、蕭淑蘭、三戰呂布諸劇，「銀樣鑼槍頭」，徐士範謂「中看不中用」，是。別本或改銀爲人，改鑼爲蠟，並失之。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見孝經

〔三輩兒〕三世也。

〔說媒紅謝親酒〕。宋元俗，男女婚後三日，婿家備酒宴岳父母及媒人，曰謝親酒。說媒紅，謂謝媒錢鈔花紅也。並見秋胡戲妻劇。又東京夢華錄：「娶婦至兒家門，從人及兒家人乞覓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闖門」。

第三折

〔夫人長老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旦末紅同上〕〔旦云〕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滾綉毬〕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却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燈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恹恹惶惶的寄。

〔做到〕〔見夫人科〕〔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道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避。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了俺孩兒，掙揣一箇狀元回來者。

〔末云〕小生託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拾芥耳。〔潔云〕夫人主見不差，張生不是

落後的人。〔把酒了坐〕〔旦長吁科〕

〔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蹙愁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我見他鬢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羅衣。

〔么篇〕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啼。意似癡，心如醉，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

〔夫人云〕小姐把盞者！〔紅遞酒，旦把盞長吁科云〕請吃酒！

〔上小樓〕合歡未已，離愁相繼。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諗知這幾日相思滋味，却元來此別離情更增十倍。

〔么篇〕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挨，臉兒相偎，手兒相攜。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並頭蓮，終強如狀元及第。

〔紅云〕姐姐不會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水。〔旦云〕紅娘，甚麼湯水嚥得下！

〔滿庭芳〕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雖然是厮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卓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起就裏，險化做望夫石。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紅把酒科〕〔旦唱〕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味。

【朝天子】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淚。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喫，恨塞滿愁腸胃。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折鴛鴦在兩下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翻起車兒，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末辭潔科〕〔潔云〕此一行別無話兒，貧僧准備買登科錄看，做親的茶飯少不得貧僧的。先生在意，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旦唱〕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藉，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末云〕小生這一去白奪一箇狀元，正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旦云〕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棄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張珙更敢憐誰？謹此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最關親？不遇知音者，誰憐長歎人」？〔旦唱〕

【耍孩兒】淋漓襟袖啼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溼。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

【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隄。

【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啼啼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宵個綉衾香暖留春住，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淚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却休「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嬾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夫人去好一會，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旦紅下〕〔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早尋箇宿處。泪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下〕

西廂五劇注

第四本第三折

〔迤迤〕屯，難也，字與迤通，屯蹇、迤迤，皆遲滯難進之意，迤迤當亦同此意，今温州方言尙以行路遲緩爲慢迤迤，宋人詩：「慢騰騰地暖烘烘」，張生煮海劇：「你慢迤迤好去商量」，蔡仙祝壽劇：「更誰敢慢慢騰騰」，熬騰蓋迤迤之音轉，別本或作「逆逆」，或作「運運」：並誤。

〔却告了相思題避〕王伯良曰：「恰迴避了個相思」。元劇却、恰可通用。

〔破題兒〕唐宋人謂詩賦之起首，曰破題，故謂事之起首爲破題兒。

〔辱末〕卽辱沒，玷辱之甚也。

〔拾芥〕漢書夏侯勝傳：「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斜簽着〕簽，插也，今温州方言尙如此。

〔死臨侵地〕臨侵，僅助語勢，地，副狀辭尾聲，死臨侵亦見贖頭馬上，黃梁夢，竹葉舟諸劇：遺禮讓肥劇又有「黑臨侵的肌體羸」語。因遇五謂與「死沒騰」意同，甚是。開天傳信錄載蘇頌詠兔詩：「兔子死蘭單，將來挂竹竿」。死臨侵，疑卽死蘭單之轉。

「却元來此別離情更增十倍」凌濛初曰：「言別離情更甚於相思也，時本以「此」作「比」，是相思味重於別離矣，失當下語意。」

「怕不待要喫」怕不待要，難道不要意，秋胡戲妻劇：「怕不待要請太醫，看脈息，着什麼做藥錢調治」，亦難道不要請太醫看視意。

「蝸角虛名」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觸氏，爭地而戰，伏屍百萬。」

「蠅頭微利」班固雜莊論：「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一蝸角虛名，蠅頭微利，蘇子瞻詞句。

「一遞一聲長吁氣」謂更互的吁氣也。宋人詞：「更將乳酪伴櫻桃，要共那人一遞一匙抄」，救風塵劇：「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遞一刀子戮哩」，百花亭劇：「咱兩個則一遞一夜便了」：遞，並更遞意。

「孰與最關親」一親，原本作「情」，茲從六十種傳奇本，「情」入庚青部，於韻不協。

「紅淚」拾遺記：「薛靈芸選入宮時，別父母，以玉盞承淚，盞即紅色。」

「願時自保搦身體」搦，量度意，謂自量體力而願時自保，勿過勞也。

「恨歷三峯華嶽低二句」元李珣汪水雲西湖類稿詩：「淚添東海水，愁歷北邙低」，爲此二句之所本，華嶽三峯，謂蓮花峯，毛女峯，松檜峯也。

「文齊福不齊」當時成語，亦見秋胡戲妻、漁樵記、百花亭、剪髮待賓諸劇。

〔停妻再娶妻〕舊律有停妻再娶條：即今所謂重婚也。

〔春魚雁無消息〕秦少游詞。

〔這些大小〕大小義視語氣而定，如邵康節云：「程明道兄弟大小聰明」，是稱其大；此處「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便嫌其小矣。劇說謂大小爲多小，凌濛初謂這些大小爲不多大小，並失之。

〔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閱遇五謂徐文長評本，張生此語之後，即上馬而去，鶯徘徊目送，不忍遽歸，乃有「青山隔送行」等語，情景實較合，惜未見徐本，無由據改也。

第四折

〔末引僕騎馬上開〕離了蒲東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橋，店里宿一宵，明日趕早行。這馬百般兒不肯走，行色一鞭催去馬，纒愁萬斛引新詩。

〔雙調〕〔新水令〕望蒲東蕭寺暮雲遮，慘離情半林黃葉。馬邊人意懶，風急雁行斜。離恨重疊，破題兒第一夜。

想着昨日受用，誰知今日淒涼？

〔步步嬌〕昨夜個翠被香濃喜蘭麝，欵珊枕把身癡兒起。臉兒厮捏者，仔細端詳，可憎的別。鋪雲鬢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

早至也，店小二哥那裏？〔小二哥上云〕官人，俺這頭房裏下。〔末云〕琴童接了馬者！點上燈

，我諸般不要喫，叫耍醜些兒。〔僕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在牀前打鋪做睡科〕〔末云〕今夜甚睡得到我眼裏來也！

〔落梅花〕旅館欹草枕，秋聲鳴四野，助人愁的是紙窗兒風裂，乍孤眠被兒薄又怯，冷清清幾時溫熱。

〔末睡科〕〔旦上云〕長亭畔別了張生，好生放不下。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趕上和他同去。

〔喬木查〕走荒郊瘠野，把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接。疾忙趕上者，打草驚蛇。

〔攪箏琶〕他把我心腸撻，因此不避路途賒。喘過俺能拘管的夫人，穩住俺席齊攢的侍妾，想著他臨上馬痛傷嗟，哭得我也似癡呆。不是我心邪，自別離已後，到西日初斜，愁得來陡峻，瘦得來啾噉。則離得半個日頭，却早又寬撻過翠裙三四褶，誰曾經這般磨滅？

〔錦上花〕有限姻緣，方纔甯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了的愁懷，却纔覺些；掉不了的思量，如今又也。

〔么篇〕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下高高，道路凹折，四野風來，左右亂撻，我這裏奔馳，他何處困歇？

〔清江引〕呆答孩店房兒裏沒話說，悶對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曉風吹殘月，今宵酒醒何處也？

〔旦云〕在這箇店兒裏，不免敲門，〔末云〕誰敲門哩？是一箇女人的聲音，我且開門看咱，這早晚是誰？

〔慶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合速滅。

〔旦云〕是我。老夫人睡了，想你去了呵，幾時再得見，特來和你同去。〔末〕聽說罷將香羅袖兒拽，卻元來是姐姐，姐姐。

難得小姐的心勤！

〔香牌兒〕你是爲人須爲徹，將衣袂不籍。綉鞋兒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兒管踏破也。

〔旦云〕我爲足下呵，願不得迢遞。〔旦唧唧了〕

〔甜水令〕想著你廢寢忘餐，香消玉減，花開花謝，猶自覺爭些。便枕冷衾寒，鳳隻鸞孤，月圓雲遮，尋思來有甚傷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離別，可憐見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割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雖然是一時閉花殘月缺，休猜做瓶墜簪折。不戀豪華，不羨驕奢，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外淨一行扮卒子上叫云〕恰纔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裏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見他走在這店中去也，將出來！將出來！〔末云〕卻怎了？〔旦云〕你近後，我自開門對他說。

〔水仙子〕硬圍著普救寺下銀板，強當住咽喉仗劍錢。賊心腸錢眼腦天生得劣。

〔卒子云〕你是誰家女子？晝夜渡河。〔旦唱〕

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他是英傑，覷一覷著你爲了醜髻，指一指教你化做膏血。騎著匹白馬來也。

〔卒子搶口下〕〔末驚覺云〕呀，元來卻是夢裏。且將門兒推開看。只見一天露氣，滿地霜華，曉星初上，殘月猶明。無端燕鵲高枝上，一枕鴛鴦夢不成。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頭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僕云〕天明也，暗早行一程兒，前面打火去。〔末云〕店小二哥，還你房錢，糴了馬者。

〔鴛鴦煞〕柳絲長尺尺情牽惹，水聲幽彷彿人嗚咽。斜月殘燈，半明不滅。唱道是舊恨連絲，新愁鬱結；恨塞離愁，滿肺腑難淘瀉。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並下〕

〔絡絲娘煞尾〕都則爲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

題目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私情

正名 短長亭斟別酒 草橋店夢鶯鶯

西廂五劇注

第四本第四折

〔身軀兒起〕起，斜靠意，不正意；韻書並七余切，元劇中讀千卸切。董詞：「席上正喧嘩，不道下人低起」，陳州糶米劇：「休要量滿了，把斛放起着」，黑旋風劇：「那一個婦人歪坐着，兒把身體起」。

〔臉兒厮搵者〕猶云臉兒相偎着。

〔打草驚蛇〕開元遺事：「王魯爲當塗宰，務贖貨，會部民連狀主簿貪賄，魯卽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王伯良曰：「打草驚蛇，只用現成語，用不得王魯事爲解，大約急忙驚動意」。

〔齊攢〕擾攪也。鎖白猿劇：「不想被邪魔一夥齊攢」，凍蘇秦劇：「怎當的一家兒齊攢聒噪」；用法並同。

〔啾噓〕很意，利害意。王伯良曰：「形容其瘦甚之意」，是。「瘦得來啾噓」，謂瘦得來利害也。董詞：「料得我兒今夜裏那一和煩惱啾噓」，黑旋風劇：「那厮暢好是忒啾噓」。

「，西天取經劇：「聽老漢說行者你太嗔嗔」，拜月亭劇：「那一個爺娘不開慈，不似俺忒嗔嗔缺劣」，雍熙樂府卷十四集賢賓秋懷套：「害得來也斜，瘦得來嗔嗔」：義並近。南詞敘錄：「嗔嗔，能而大也」。閱遇五曰：「嗔嗔，廟中守門鬼：東曰嗔，西曰嗔」：於諸曲中義並不合。此際亦見水滸卷十六，字作奢遮；今吳語讀如蝦蟇。

〔恰纔覺些〕 覺讀爲較；較，容可也。解見二本第三折。

〔亂趲〕 趲，走也，旋絕切。

〔困歇〕 困，卽今困字。

〔曉風吹殘月二句〕 柳耆卿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不籍〕 不願惜意。拜月亭劇：「藉不得那羞共恥」，幽園記作「怎生惜得羞恥」，可證。

董詞：「把那弓箭解，刀斧撤，旌旗鞍馬都不藉」，三奪梁劇：「藉不得衆兒郎」：藉，並願惜意。

〔覺爭些〕 王本作較爭些。爭，爭差意。

〔瓶墜簪折〕 白樂天詩：「井底墜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終久折」。

瓶墜簪折似何如？似妾今朝與君別。白仁甫牆頭馬上劇卽演其事。

〔死則同穴〕 見詩大車篇。

〔下揪揪〕 揪，掘也。

〔管血〕 管，音聊，腸間脂也。詩：「取其血管」。然董詞有「教半萬賊兵化作硬血」句，

卷硬音近，疑原作膏血，後人以詩語而改爲膏血耳。王伯良曰：「一本作『膏血』，……
董本作『都教化膏血』，實甫語本出此」。

〔莊周夢蝴蝶〕 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鞦了馬〕 「鞦」，原作「鞦」，誤，字亦作「鞦」，見百花亭、對玉梳、魯齋郎、桃花女

、寶娥冤諸劇：「說文鞦字注：「車駕具也」。徐鍇繫傳曰：「猶今人言鞦馬也」。南
渡錄作「備馬」，又作「鞦」。杜甫詩：「吾曹鞦馬聽晨鷄」，其流傳舊矣。

西
廂
五
劇
注

西廂記第五本

元大都王實甫著 永嘉王季思校注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楔子

〔未引僕人上開云〕自暮秋與小姐相別，倏經半載之際。托賴祖宗之蔭，一舉及第，得了頭名狀元。如今在客館聽候聖旨御筆除授，惟恐小姐掛念，且修一封書，令琴童家去，達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過來，你將文房四寶來，我寫就家書一封，與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見小姐時，說官人怕娘子變，特地先着小人將書來。即忙接了回書來者，過日月好疾也呵！

〔仙呂〕賞花時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後黃葉蕭蕭凝暮靄，今日見梅開。別離半載。

琴童，我囑付你的言語記着！

則說道特地寄書來。〔下〕

〔僕云〕得了這書，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五本楔子

【文房四寶】 謂紙、墨、筆、硯也。宋蘇易簡有文房四寶譜。

【紅雨】 謂落花也。李長吉詩：「桃花亂落如紅雨」。

第一折

【旦引紅娘上開云】 自張生去京師，不覺半年，杳無音信。這些時神思不快，妝鏡懶擦，腰肢瘦損，茜裙寬褪，好煩惱人也呵！

【商調】【集賢賓】 雖離了我眼前，悶却在心上有；不肯能離了心上，又早眉頭。忘了時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無休。大都來一寸眉峯，怎當他許多聲皺。新愁近來接著舊愁，廝混了難分新舊。舊愁似太行山隱隱，新愁似天墜水悠悠。

【紅云】 姐姐往常鍼尖不倒，其實不曾開了一箇綉牀，如今百般的悶倦。往常也會不快，將息便可，不似這一場清減得十分利害。【旦唱】

【道遠樂】 曾經消瘦，每徧猶閑，這番最陡。

【紅云】 姐姐心兒悶呵，那裏散心耍咱。【旦】

何處忘憂？看時節獨上叢樓，手捲珠簾上玉鉤，空目斷山明水秀；見蒼煙迷樹，衰草連天，野渡橫舟。

〔旦云〕紅娘，我這衣裳這些時都不似我穿的。〔紅云〕姐姐正是腰細不勝衣。〔旦唱〕

〔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臉；纏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珍珠，泪濕香羅袖；楊柳眉聲，人比黃花瘦。

〔僕人上云〕奉相公言語，特將書來與小姐。恰纔前廳上見了夫人，夫人好生歡喜，著人來見小姐，早至後堂。〔咳嗽科〕〔紅問云〕誰在外面？〔見科〕〔紅見僕人〕，〔紅笑云〕你幾時來？可知道昨夜燈花報，今朝喜鵲噪。姐姐正煩惱哩，你自來和哥哥來？〔僕云〕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書來。〔紅云〕你則在這裏等著，我對俺姐姐說了呵，你進來。〔紅見旦笑科〕〔旦云〕這小妮子怎麼？〔紅云〕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這妮子見我悶呵，特故哄我。〔紅云〕琴童在門首，見了夫人了，使他進來見姐姐，姐夫有書。〔旦云〕慚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頭，喚他入來。〔僕人見旦科〕〔旦云〕琴童，你幾時離京師？〔僕云〕離京一月多也，我來時哥哥去吃遊街棍子去了。〔旦云〕這禽獸不省得，狀元喚做誇官，遊街三日。〔僕云〕夫人說的便是，有書在此。〔旦做接書科〕。

〔金菊花〕早是我只因他去減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來又與我添些兒證候。說來的話兒不應口，無語低頭，書在手，淚凝眸。

〔旦閉書看科〕

【醋葫蘆】我這裏開時和淚開，他那裏修時和淚修，多管閣著筆尖兒未寫早淚先流，寄來的書淚點兒兀自有。我將這新痕把舊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兩重愁。

【旦念書科】一張琪百拜奉啓芳鄉可人妝次：自暮秋拜遠，倏爾半載。上賴祖宗之蔭，下託賢妻之德，舉中甲第。即日於招賢館寄跡，以伺聖旨御筆除授。惟恐夫人與賢妻愛念，特令琴童奉書馳報，庶幾免慮。小生身雖遙而心常邇矣，恨不得鷓鴣比翼，耶耶並軀。重功名而薄恩愛者，誠有淺見貪饕之罪。他日面會，自當請謝不備。後成一絕，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語蒲東窈窕娘，指日拜恩衣畫錦，定須休作倚門妝。

【么篇】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向瓊林宴上擲，誰承望跳東牆脚兒占了熬頭？怎想道惜花心養成折桂手？脂粉叢裏包藏著錦綉？從今後晚妝樓改做了至公樓。

【旦云】你吃飯不會？【僕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歸至今，空立廳前，那有飯吃。【旦云】紅娘，你快取飯與他吃。【僕云】感蒙賞賜，我每就此吃飯。夫人寫書，哥哥著小人索了夫人回書，至緊至緊。【旦云】紅娘將筆硯來。【紅將來科】【旦云】書却寫了，無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領，裏肚一條，鞦兒一雙，瑤琴一張，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紅娘取銀十兩來，就與他盤纏。【紅娘云】姐夫得了官，豈無這幾件東西，寄與他有什麼緣故？【旦云】你不知道。這汗衫兒呀。

【梧葉兒】他若是和衣臥，便是和我一處宿；但黏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溫柔。

【紅云】這裏肚要怎麼？【旦云】

常則不要離了前後，守着他左右，緊緊的繫在心頭。

〔紅云〕這機兒如何？〔旦〕

拘管他胡行亂走。

〔紅云〕這琴他那裏自有，又將丟怎麼？〔旦唱〕

〔後庭花〕當日五言詩緊趁逐，後來因七絃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詩中意，我則怕生疏了絃上手。

〔紅云〕玉簪阿有什麼主意？〔旦〕

我須有箇緣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則怕他撒人在腦背後。

〔紅云〕斑管要怎的？〔旦〕

湘江兩岸秋，當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鶯鶯爲君瑞憂。這九嶷山下竹，共香羅衫袖口。

〔青哥兒〕都一般啼痕溼透。似這等淚斑宛然依舊。萬古情緣一樣愁。涕淚交流，怨慕難收，對學士叮嚀說緣由，是必休忘舊！

〔旦云〕琴童，這東西收拾好者。〔僕云〕理會得。〔旦唱〕

〔薛蕙〕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做枕頭，怕油脂膩展污了恐難辭。倘或水浸雨溼休便扭，我則怕乾時節熨不開褶皺。一椿椿一件件細收留。

〔金菊花〕書封雁足此時修，情繫人心早晚休，長安望來天際頭，倚遍西樓，人不見，水

空流。

〔僕云〕小人拜辭，即便去也。〔旦云〕兒童，你見官人對他說。〔僕云〕說甚麼？〔旦唱〕

【浪裏來煞】他那裏爲我愁，我這裏因他瘦。臨行時喚賺人的巧舌頭，指歸期約定九月九，不覺的過了小春時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覓封侯。

〔僕云〕得了回書，星夜回俺哥哥話去。〔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五本第一折

〔這些時神思不快〕原本無「時」字，據王本補。

〔不甫能〕即甫能夠意。賸通劇：「不甫能平定了劉家天下，才得做大漢司徒」，薛仁貴

劇：「不甫能待得孩兒成立起，把爹娘不同個天和地」，梧桐兩劇：「眼兒前不甫能裁

起合歡樹」：用法並同。賸遇五謂「未曾得也」，失之。

〔天慳水〕謂長江也，南史：「隋伐陳，孔範曰：『長江天慳，古以爲限，虜豈能飛渡』」。

〔針尖不倒〕蕭淑蘭劇狀傷春悶倦，有「我如今紆得金針却倒拈」句，「往常時針尖不倒」

，意正相反，講其勤奮，拈起針來不會輕易放倒也。

〔猶閑〕猶輕意，不緊要意，與二本第三折之「猶閑可」意同。張協戲文：「查裏由閑，可

惜一條短棒」，又：「做殿門由閑，只怕人撥去做東司門」；由閑，亦即猶閑也。唐于
遜家應錄：「衢州民家里晉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贖；祇有哺鷄一隻，擬烹之。里
晉恍惚間見桑下有羞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
，即閑，亦猶閑意也。南西廂改爲「每徧開山」，失之。

【手捲珠簾上玉鉤】南唐中主詞：「手捲珠簾上玉鉤」。

【人比黃花瘦】李清照詞。

【兀自】尙自意。

【即日】原作「即日」，據王本改。

【鷓鴣】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鷓鴣」。

【耶耶】爾雅：「北方有比肩獸焉，與耶耶距虛比」。

【探花郎】唐王保定燕言：「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遊
名園」。闕遇五日：「此詩言探花郎，正言其得第耳，非如今世之第三名。俗本不解，
而誤添第三名；遂有謂其前後曲自稱狀元之自相矛盾者，正未夢見也」。

【衣裳錦】史記項羽本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此反言之。

【瓊林宴上擲】氣英布劇：「皓齒唱，錦瑟擲」，揚州夢劇：「銀甲輕擲，金縷低唱」；擲
，彈也，「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向瓊林宴上擲」；蓋就月下聽琴情事而言，徐闕舊
解並失之。

〔占了熬頭〕 洪北江詩話：「俗語謂狀元獨占熬頭，非盡無稽。禮傳畢，贊禮官引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進，趨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正中鵞升龍及巨鰲；蓋禁錮出入所由，即古所謂鵞頭矣。」

〔至公樓〕 凌濛初曰：「晚收樓改作至公樓」，猶言私宅今爲官衙也，唐人凡官宦所居，皆曰至公；如云公館，公廨，故衙爲官，則收樓可爲至公樓矣。」

〔盤纏〕 謂日常費用也，大都指路費而言。方回聽船歌：「三日盤纏無一錢」，爭報恩劇：「要回那梁山去，爭奈手中無盤纏」，合汗衫劇：「出來做買賣，染了一場凍天行的症候，把盤纏都使的無了」；意並同。

〔娥皇〕 舜妃，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

〔九嶷〕 山名，即九疑，史記：「舜葬於江南九疑」。

〔人不見水空流〕 秦少游詞。

〔暖賺〕 哄騙也，暖賺連文同義。酷寒亭劇：「憑老實把衣食暖」，青衫淚劇：「儘着老虔婆百般暖哄」，桃花女劇：「則你這媒人一個個暖人口」，寶甫貶茶園殘折：「想當初暖賺我話兒甜」；意並同。

〔小春〕 歲時事要：「十月天時和暖似春，花木重花，故曰小春」。

〔梅教夫婿覓封侯〕 唐王昌齡詩。

第三折

〔末上云〕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本是舉過便除，奉聖旨著翰林院編修國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麼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選佳音，不見回來，這幾日睡臥不甯，飲食少進，給假在驛亭中將息。早間太醫院著人來看視，下藥去了，我這病慮扁也醫不得。自離了小姐，無一日心閉也呵！

〔中呂〕粉蝶兒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頭橫倚著俺那鶯兒。請醫師，看診罷，一星星說是。本意待推辭，則被他察虛實不須看視。

〔醉春風〕他道是醫雜證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鶯鶯，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死，死。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半年將至。

〔僕上云〕我則道哥哥除了，元來在驛亭中抱病，須索回書去咱。〔見了科〕〔末云〕你回來了也

〔迎仙客〕疑怪這噪花枝靈鶯兒，垂簾摸喜蛛兒，正應着短檠上夜來燈爆時。若不是斷腸詞，決定是斷腸詩。

〔僕云〕小夫人有書至此。〔末接科〕

寫時管情淚如絲，既不呵，怎生淚點兒封皮上漬。

〔末讀書科〕一薄命妾崔氏拜覆，敬奉才郎君瑞文兒。自音容去後，不覺許時，仰敬之心，未嘗少怠。縱云日近長安遠，何故鱗鴻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棄妾恩情之意。正念閒，琴童

至，得見翰墨，始知中科，使弄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國之家譜也。今因琴重回，無以奉貢，聊布瑤琴一張，玉簪一枝，斑管一枚，裏肚一條，汗衫一領，襪兒一雙，權表妾之真誠。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備。謹依來韻，遂繼一絕云：閑干倚徧盼才郎，莫戀宸京黃四娘；病裏得書知中甲，窗前覽鏡試新妝。那風風流流的姐姐，似這等女子，張琪死也死得著了。

【上小樓】這的堪爲字史，當爲款識。有柳骨顏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此一時，彼一時，佳人才思，俺鶯鶯世間無二。

【么篇】俺做經咒般持，符籙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貴似金費。這上面若僉箇押字，使箇令使，差箇勾使，則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告示。

【宋整汗衫兒科】休道文章，則看他這鐵譜，人間少有。

【滿庭芳】怎不教張生愛爾，堪織工出色，女教爲師。幾千般用意針針是，可索尋思。長共短又沒箇樣子，窄和寬想像著腰肢，好共及無人試。想當初做時，用煞那小心兒。

小姐寄來這幾件東西，都有緣故，一件件我都猜着。

【白鶴子】這琴他教我閉門學禁指，留意譜聲詩，調養聖賢心，洗蕩巢由耳。

【二煞】這玉簪纖長如竹筍，細白似蔥枝，溫潤有清香，瑩潔無瑕玼。

【三煞】這斑管霜枝會棲鳳凰，淚點漬胭脂，當時舜帝慟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煞】這裹肚手中一葉絲，燈下幾回絲，表出腹中愁，果稱心間事。

【五煞】這鞋襪兒鍼脚兒細似蠶子，絹帛兒膩似鵝脂，既知禮不胡行，願足下當如此。

琴童，你臨行小夫人對你說甚麼？〔僕云〕著哥哥休別繼良姻。〔末云〕小姐，你尙然不知我的心理。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兒，風淅淅雨絲絲，雨兒零風兒細夢迴時，多少傷心事。

【朝天子】四肢不能動止，急切裏盼不到蒲東寺。小夫人須是你見時，別有甚閑傳示？我是箇浪子官人，風流學士，怎肯帶殘花折舊枝。自從到此，甚的是閑街市。

【賀聖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嬌姿。其間或有箇人兒似爾，那裏取那溫柔，這般才思？想鶯鶯意兒，怎不教人夢想眠思？

琴童來，將這衣裳東西收拾好者。

【耍孩兒】則在書房中傾倒箇蒸箱子，向箱子裏面鋪幾張紙。放時節用意取包袱，休教藤刺兒抓住綿絲。高擡在衣架上怕吹了顏色，亂裹在包袱中恐到了褶兒。當如此，切須愛護，勿得因而。

【二煞】恰新婚纔燕爾，爲功名來到此。長安憶念蒲東寺。昨宵愛春風桃李花開夜，今日愁秋雨梧桐葉落時。愁如是，身逢心邇，坐想行思。

【三煞】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爛時，此時作念何時止？直到燭灰眼下纔無淚，蠶老

心中罷却絲。我不比遊蕩輕薄子，輕夫婦的琴瑟，拆鴛鴦的雄雌。

【四煞】不聞黃犬音，難傳紅葉詩，驛長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客三千里，一日歸心十二時。憑欄視，聽江聲浩蕩，看山色參差。

【尾】愛則愛我在病中，喜則喜你來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書至，險將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五本第二折

【盧扁】春秋時名醫扁鵲也，史記正義：「扁鵲家於盧」。

【橫倘着】「倘」，即今「輪」字。

【一星星】猶云一樁樁，一件件，亦見謝金吾、昊天塔、東堂老諸劇。

【蠶鵲喜蛛】陸賈文：「喜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又爾雅「蠶鵲長跖」注：「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機詩疏：「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着人衣，當有親客至」。

【宸京黃四娘】帝居曰宸，宸京即帝京。杜甫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掌史】王伯良曰：「掌字之史也」。

【款識】漢書郊祀志：「鼎細小，又有款識」，顏師古注：「款，刻也；識，記也」。

【柳骨顏筋】范仲淹祭石曼卿文：「曼卿之筆，顏筋柳骨」。顏謂顏真卿，柳謂柳公權。

【張旭張顛】唐書李白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

【羲之獻之】晉王羲之，獻之，父子並工草隸，世稱二王。

【金章】晉書輿服志：「三夫人金章紫綬」。金章，金印也。

【僉個押字】僉，通作簽。

【令使】即令史，公衙中書吏也。

【勾使】官府捕役也。

【則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董詞：「若使顆硃砂印，便是偷期帖兒，私期會子」，爲此語所本。不及印，謂未加印也。

【禁指】待考。或謂取白虎通「禁者禁也」之意。

【巢山】巢父，許由也。高士傳：「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不赴，洗耳於河。巢父見而問其故，乃曰：『我欲飲牛，汗吾牛口』」。遂牽牛上流飲之」。

【亂裏】原作亂穢，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春風桃李二句】白居易長恨歌：「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獨灰眼下才無淚二句】李義山無題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紅葉詩】紅葉題詩，願況、虛偃、于祐，並傳有其事。元劇大抵引用于祐事。青瑣高議：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二葉，上有詩，祐亦題詩於葉，置溝上流，宮人韓夫人拾之。後僖帝放宮女，韓氏嫁祐成禮，各於箆中取紅葉相示曰：『可謝媒矣』」，白仁甫

有流紅葉劇記其事。

【驛長不遇梅花使】荆州記：「宋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第三折

【淨扮鄭恆上開云】自家姓鄭名恆，字伯常。先人拜禮部尚書，不幸早喪。後數年，又喪母。先人在時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兒鶯鶯爲妻，不想姑夫亡化，鶯鶯孝服未滿，不曾成親。俺姑娘將着這靈柩引着鶯鶯回博陵下葬，爲因路阻，不能得去。數月前寫書來喚我同扶柩去，因家中無人，來得遲了。我離京師，來到河中府。打聽得孫飛虎欲擄鶯鶯爲妻，得一箇張君瑞退了賊兵，俺姑娘許了他。我如今到這裏，沒這箇消息便好去見他，既有這箇消息，我便撞將去呵，沒意思。這一件事都在紅娘身上，我着人去喚他。則說「哥哥從京師來，不敢來見姑娘，着紅娘來下處來，有話去對姑娘行說去」。去的人好一會了，不見來。見姑娘和他有話說。【紅上云】鄭恆哥哥在下處，不見夫人，却喚我說話。夫人着我来，看他說甚麼。【見淨科】哥哥萬福！夫人道哥哥來到呵，怎麼不來家裏來？【淨云】我有甚顏色見姑娘？我喚

你來的緣故是怎生；當日姑夫在時，曾許下這門親事；我今番到這裏，姑夫孝已滿了，特地
央及你夫夫人行說知，揀一箇吉日，了這件事，好和小姐一答裏下葬法。不爭不成合，一答
裏路上難廝見。若說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謝你。〔紅云〕這一節話再也休題，鴛鴦已與了別人
了也。〔淨云〕道不得一馬不跨雙鞍，可怎生父在時曾許了我，父喪之後，母到俺親。這箇道
理那裏有！〔紅云〕卻非如此說。當日孫飛虎將半萬賊兵來時，哥哥在那裏？若不是那生呵
，那裏得俺一家兒來？今日太平無事，却來爭親；倘被賊人擄去呵，哥哥如何去爭？〔淨云〕
與了一箇富家，也不枉了，却與了這箇窮酸餓醋。倘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裏出身的根
脚，又是親上做親，況兼他父命。〔紅云〕他到不如你，嚙聲！

〔越調〕〔岡鶯鶯〕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裏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親上做親。
。又不曾執羔雁邀媒，獻幣帛問肯。恰洗了塵，便待要過門，枉腌了他金屋銀屏，枉污
了他錦衾綉裯。

〔紫花兒序〕枉惹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香，枉村了他帶雨尤雲。當日三才始判
，兩儀初分；乾坤：清者爲乾，濁者爲坤，人在中間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賢，鄭恆是小
人濁民。

〔淨云〕賊來怎地他一箇人退得？都是胡說！〔紅云〕我對你說。

〔天淨沙〕把河橋飛虎將軍，叛蒲東擄掠人民，半蒿駭屯合寺門，半橫著霜刃，高叫道要
鴛鴦做壓寨夫人。

〔淨云〕半萬賊，他一箇人濟甚麼事？〔紅云〕賊圍之甚迫，夫人慌了，和長老商議，拍手高叫兩廊，不問僧俗，如退得賊兵的，便將鶯鶯與他爲妻。忽有遊客張生，應聲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問我？」夫人大喜，就問「其計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馬將軍，見統十萬之衆，鎮守蒲關。我修書一封，着人寄去，必來救我」。不想書至兵來，其困即解。

〔小桃紅〕洛陽才子善屬文，火急修書信。白馬將軍到時分，滅了煙塵。夫人小姐都心順，則爲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於人。

〔淨云〕我自來未嘗聞其名，知他會也不會。你這箇小妮子，賣弄他恁多！〔紅云〕便又罵我，〔金蕉葉〕他憑著講性理齊論魯論，作詞賦韓文柳文，他識道理爲人敬人，俺家裏有信行知恩報恩。

〔朝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高低遠近都休論，我拆白道字辨與你箇清潭。

〔淨云〕這小妮子省得甚麼拆白道字，你拆與我聽。〔紅唱〕

君瑞是箇肖字這壁著箇立人，你是箇木寸馬戶巾。

〔淨云〕木寸馬戶巾，你道我是箇村廟扁。我祖代是相國之門，到不如你箇白衣餓夫窮士。做官的則是做官。〔紅唱〕

【禿廝兒】他憑師友君子務本，你倚父兄仗勢欺人。整日日月不嫌貧，治百姓新民，傳聞。
【聖藥王】這廝喬議論，有向順。你道是官人則合做官人，信口噴，不本分。你道窮民到老是窮民，却不道將相出寒門。

【淨云】這樁事都是那長老禿廝弟子孩兒，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說話。〔紅唱〕

【麻郎兒】他出家兒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橫死眼不識好人，招禍口不知分寸。

【淨云】這是姑夫的遺留，我揀日牽羊攬酒上門去，看姑娘怎麼發落我。〔紅唱〕

【么篇】訕勸，發村，使狠。甚的是軟款溫存。硬打捱強為眷姻，不親專強諧秦晉。

【淨云】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箇伴儕，擡上轎子，到下處脫了衣裳，趕將來還你一箇婆娘。

〔紅唱〕

【絡絲娘】你須是鄧相國嫡親的舍人，須不是孫飛虎家生的莽軍。喬嘴臉、騰軀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難奔。

【淨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見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對你說，明日我要娶，我要娶。〔紅云〕不嫁你，不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實怎忍。

【淨云】你喝一聲我聽。〔紅笑云〕你這般顏面，

則好偷葦簫下風頭香，傳何郎左壁廂粉。〔下〕

〔淨脫衣科〕這妮子擬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門去，見俺姑娘，則做不知。我則道張生資在衛尚書家，做了女婿。俺姑娘最聽是非，他自小又愛我，必有話說。休說別箇，則這一套衣服也衝動他。自小京師同住，慣會尋章摘句，姑夫許我成親，誰敢將言相拒。我若放起刁米，且看鶯鶯那去。且將塵善欺良意，權作尤雲帶雨心。〔下〕〔夫人上云〕夜來鄰恆至，不來見我，喚紅娘去問親事。據我的心則是與孩兒是。况兼相國在時，已許下了，我便是違了先夫的言語。做我一箇主家的不着，這廝每做下來。擬定則與鄭恆，他有言語，怪他不得也。料持下酒者，今日他敢來見我也。〔淨上云〕來到也，不索報覆，自入去見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兒既來到這裏，怎麼不來見我？〔淨云〕小孩兒有甚嘴臉來見姑娘！〔夫人云〕鶯鶯爲孫飛虎一節，等你不來，無可解危，許張生也。〔淨云〕那箇張生？敢便是狀元。我在京師看榜來，年紀有二十四五歲，洛陽張琪，誇官遊街三日。第二日頭答正來到衛尚書家門首，尚書的小姐十八歲也，結著綵樓，在那御街上，則一毯正打著他。我也騎着馬看，險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餘人，把那張生橫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妻，我是崔相國家女婿」。那尚書有權勢氣象，那裏聽，則管拖將入去了。這箇却纔便是他本分，出於無奈。尚書說道：「我女奉聖旨結綵樓，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姦後娶的，不應取他」。鬧動京師，因此認得他。〔夫人怒云〕我道這秀才不中擡舉，今日果然負了俺家。俺相國之家，世無與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張生奉聖旨娶了妻，孩兒，你揀箇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

言語，依舊入來做女婿者。〔淨云〕倘或張生有言語，怎生？〔夫人云〕放著我哩，明日揀箇吉日良辰，你便過門來。〔淨云〕中了我的計策了，准備筵席茶禮花紅，剋日過門者。〔全下〕〔潔上云〕老僧昨日實登科記看來，張生頭名狀元，授著河中府尹。誰想夫人沒主張，又許了鄭恆親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將著殺饌直至十里長亭接官走一遭。〔下〕〔杜將軍上云〕奉聖旨，著小官主兵蒲關，提調河中府事，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誰想君瑞兄弟一舉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眼見得在老夫人宅裏下，擬定乘此機會成親。小官牽羊撥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來慶賀狀元，二來做主親，與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裏將馬來，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西廂五劇注

第五本第三折

〔一答裏〕一處意，字亦作一搭裏，伍員吹簫劇：「好與我家老子做一搭兒埋葬」，黑旋風劇：「將這兩顆頭都拿來做一搭裏放者」，青衫淚劇：「和俺有情人一搭裏」：意並同。

〔一馬不跨雙鞍〕元人成語，常與「雙輪不輾四轍」並舉。

〔卻非如此說〕「卻」，原本作「卽」，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仁者能仁身裏出身】並當時成語。東堂老劇：「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想花柳人

不成人」，東齋記劇：「都只爲美貌潘安，仁者能仁」；並可證。

【羔雁】禮記曲禮：「凡贄，卿羔，大夫雁」。後人因借以稱禮聘之物。

【幣帛】左傳：「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幣帛，古人所以饋贈者。

【噤聲】呵止人之辭。五代史楊邠傳：「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栗」。

【洗塵】元典章：「至元二十一年，禁治察司條畫：「不得因送路洗塵，受人財物」。通俗

編儀節：「凡公私值遠人初至，或設飲，或饋物，謂之洗塵」。

【腕】腕臆意。

【三才兩儀】天地人爲三才，天地爲兩儀。

【壓寨夫人】江湖稱山寨中盜魁之妻爲壓寨夫人。

【威而不猛三句】威而不猛，見論語述而篇。言而有信，見論語學而篇，又孝經：「敬親者

不敢慢於人」。

【齊論魯論二句】漢時論語有齊魯二家。白仁甫東齋記：「思量起這人，有韓文柳文；他是個俏人，讀齊論魯論」。

【拆白道字】即拆字說白，如下所舉者是，蓋當時勾欄中流行言語之一種，元劇中屢見。

【肖字邊着個立人】拆俏字。

【寸木馬戶尸巾】拆村廟屍三字，蓋元人俗書廟作廟，屍作尸也。馬致遠耍孩兒散套：「鞍

心馬戶將伊打，刷子去刀莫作疑」，亦拆駢眉二字也。

【君子務本】見論語學而篇。

【有向順】有偏向意。蝴蝶夢劇：「我言語從來無向順」，謂言語無偏向也。冤家債主劇：「怎做的閻羅王有向順」，謂既做閻王，怎有偏向也。

【橫死眼】晉書。橫死，死於非命也。詐妮子劇亦有「橫死口裏裁排定」語。

【訕筋】字當作訕筋，對下梳劇：「俺娘自做師婆自跳神，一會難禁，努目訕筋」。訕筋，猶云訕臉，即紅面孔意。故可作羞慚解，亦可作發怒解。金線池劇：「他兩個不和，訕起臉來」，可證。閱以爲「中原諺語，毀謗也」，失之。

【硬打捱】猶云硬捱進去也。

【不規事】不曉事意。

【舍人】宋元時稱貴顯子弟曰舍人，猶云公子也。

【家生】亦見後庭花，傷梅香二劇，前者稱王慶爲家生孩兒，後者稱樊素爲家生女孩兒，家生，謂奴婢所生之子女，仍服役爲奴婢者。漢書奴產子注：「猶今人云家生奴也」，劉敬叔異苑：「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其由來遠矣。

【腌臢老】腌，晉書，腌臢意。臢老，身也。亦見董詞及爭報恩，救風塵諸劇。

【有家難奔】奔，去聲。

【佳人有意郎君俊】凌濛初曰：「佳人有意郎君俊，紅粉無情浪子村：元人諺語」，是來

生債劇：「這錢呵動佳人有意郎君俊」。神仙會劇：「常言道：佳人有意郎君俊」；並可證。

【則好個韓壽下風頭香二句】凌濛初曰：「此皆紅娘反語嘲恆也。紅反言覺恆之俊，忍不住要喝采，下二句正其喝采語。元劇中如此類甚多。如范張雞黍劇中云：「首陽山殷夷齊掉的肥胖，汨羅江楚三閭味的醉也」，正配金錢劇中云：「五湖內撐翻了范蠡船，東陵門鋤荒了邵平瓜」，舞傘盤云：「過來波齊管仲鄉子產，假忠孝龍逢比干」，今曲有「碎磚兒砌不起陽臺，破船兒撐不到藍橋」：總是反語，一樣機括。今人見俊字與喝采字，以為贊張生佳語，不知其嘲恆。王伯良解為「佳人之有意，必待郎君之俊者，而鄭恆村齋，何以動驚鷺」：此不知所謂而強為之辭。又言「喝恆之配不得鷺鷥」，則采字無謂。徐本又注云：「縱得了是下風香。傅過粉，隱語嘲其拾敗殘」：更為謬陋。

【做我不著】拚由我擔當意，今浙東尚有此語。

【頭答】卽頭蓬，頭踏。官吏出行時前列儀仗，元人謂之頭踏，見朱象賢聞見偶錄。

【結着綵樓一段】結綵樓拋綉毬招婿，亦見張協狀元戲文及倩女離魂、曲江池、梧桐葉、連環計、金錢記、破密記等劇，疑宋元間或真有其事也。

第四折

〔夫人上云〕誰想張生負了俺家，去衛尙書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負老相公道言，還招鄭恆爲婿

。今日好箇日子，過門者，準備下筵席，鄭恆敢待來也〔末上云〕。小官奉聖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錦還鄉，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將著，若見呵，雙手緊送過去。誰想有今日也呵？文章舊冠乾坤內，姓字新聞日月邊。

〔雙調〕〔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暢風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職，昨日一寒儒。御筆親除，將名姓翰林註。

〔駐馬聽〕張琪如愚，副志了三尺龍泉萬卷書；鶯鶯有福，穩請了五花官誥七香車。身榮難忘借僧居，愁來猶記題詩處。從應舉，夢魂兒不離了蒲東路。

〔末云〕接了馬者！〔見夫人科〕新狀元河中府尹婿張琪參見。〔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聖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末唱〕

〔喬牌兒〕我謹躬身問起居，夫人這慈色爲誰怒？我則見了驄使數都廝覷，莫不我身邊有甚事故？

〔末云〕小生去時，夫人親自餞行，喜不自勝。今日中選得官，夫人反行不悅，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裏想著俺家？道不得箇一廝不有初，鮮克有終。我一箇女孩兒，雖然妝殘貌陋，他父爲前朝相國。若非賊來，足下甚氣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於衛尙書家作婿，豈有是理？〔末云〕夫人聽誰說，若有此事，天不蓋，地不載，害老大小疔瘡！

〔雁兒落〕若說著絲鞭仕女圖，端的是塞滿章臺路。小生可此閒懷舊思，怎肯別處尋親去

【得勝令】豈不聞君子斷其初，我怎肯忘得有恩處？那一箇賊畜生行嫉妒，走將來老夫人行虜阻？不能勾嬌姝，早共晚施心數；說來的無徒，遲和疾上木驢。

【夫人云】是鄭恆說來，綉綉兒打着馬了，做女婿也。你不信呵，喚紅娘來問。【紅上云】我巴不得見他，元來得官回來；倚愧，這是非對着也。【末背問云】紅娘，小姐好麼？【紅云】爲你別做了女婿，俺小姐依舊嫁了鄭恆也。【末云】有這一般蹊蹩的事！

【慶東原】那裏有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中生出比目魚，不明白展汗了姻緣簿？驚騰呵，你嫁箇油爆糊糊的丈夫；紅娘呵，你伏侍箇烟薰貓兒的姐夫；張生呵，你撞著箇水浸老鼠的姨夫。這廝壞了風俗，傷了時務。

【紅唱】

【喬木查】妾前來拜覆，省可裏心頭怒！閒別來安樂否？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俺姐姐是
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蘆題了也。小生爲小姐受過的苦，諸人不知，瞞不得你。不甫能成親，焉有
是理？

【攪箏琶】小生若求了媳婦，則目下便身殂。怎肯忘得待月迴廊，難撇下吹簫伴侶。受了
些活地獄，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見將著夫人誥勅，繫君名稱，怎生待歡天

喜地，兩隻手兒分付與。你剗地到把人賍誣。

〔紅對夫人云〕我道張生不是這般人，則喚小姐出來自問他。〔叫旦科〕姐姐快來問張生，我不信他直恁般薄情。我見他呵，怒氣冲天，實有緣故。〔旦見末科〕〔末云〕小姐閒別無恙？〔旦云〕先生萬福！〔紅云〕姐姐有的言語，和他說破。〔旦長吁云〕待說甚麼的是？

〔沈醉東風〕不見時準備着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短數長吁。他急攘攘却纔來，我羞答答怎生覷。將腹中愁恰待申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則道箇「先生萬福」。

〔旦云〕張生，俺家何負足下？足下見棄妾身，去衛尚書家爲婿，此理安在？〔末云〕誰說來？

〔旦云〕鄭恆在夫人行說來。〔末云〕小姐如何聽這廝？張琪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花〕從離了蒲東路，來到京兆府，見箇佳人世不會回顧。硬揣箇衛尚書家女孩兒爲了眷屬，曾見他影兒的也教滅門絕戶。

〔末云〕這一樁事都在紅娘身上，我則將言語傍著他，看他語甚麼。紅娘，我問人來，說道你與小姐將簡帖兒去喚鄭恆來。〔紅云〕凝人，我不合與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紅唱〕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躊躇，何須憂慮。那廝本意糊突；俺家世清白，祖宗賢良，相國名譽，我怎肯他根前寄簡傳書？

〔折桂令〕那與敲才怕不口裏嚼蛆，那廝待數黑論黃，惡紫奪朱。俺姐姐更做道軟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錢人樣猥賄。你箇東君索與鶯鶯做主，怎肯將嫩枝柯折與樵夫。那廝本意

尊虛，將足下虧圖，有口難言，氣奔破胸膈。

〔紅云〕張生，你若端的不會做女婿呵，我去夫人根前一力保你，等那廝來，你和他兩箇對證。
。〔紅見夫人云〕張生並不會人家做女婿，都是鄭恆說，等他兩箇對證。〔夫人云〕既然他不會呵，等鄭恆那廝來對證了呵，再做說話。〔潔上云〕誰想張生一舉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逕到夫人那裏慶賀。這門親事，幾時成就。當初也有老僧來，老夫人沒主張，便待要與鄭恆。若與了他，今日張生來却怎生？〔潔見末敘寒溫科〕對夫人云夫人，今日却知老僧說的是，張生決不是那一等沒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況兼杜將軍是證見，如何悔得他這親事？〔旦云〕張生，此一事必得杜將軍來方可。

〔雁兒落〕他會笑孫龐真下愚，若是論賈馬非英物，正授著征西元帥府，兼領著陝右河中
路。

〔得勝令〕是咱前者護身符，今日有權術。來時節定把先生助，決將賊子誅。他不識親疏，啜賺良人婦；你不辨賢愚，無毒不丈夫。

〔夫人云〕著小姐去臥房裏去者。〔旦紅下〕〔杜將軍上云〕下官離了蒲關，到普救寺。第一來慶賀兄弟咱，第二來就與兄弟成就了這親事。〔末對將軍云〕小弟託兄長虎威，得中一舉。今者回來，本待做親，有夫人的姪兒鄭恆，來夫人行說道你兄弟在衛尚書家作贅了。夫人怒欲悔親，依舊要將鶯鶯與鄭恆，焉有此理？道不得箇「烈女不更二夫」。〔將軍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禮部尚書之子，况兼又得一舉。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罷親，莫非理上不

願？〔夫人云〕當初夫主在時，曾許下這願，不想遇此一難，虧張生請將軍來殺退賊衆，老身不負前言，欲招他爲婿。不想鄭恆說道，他在衛尚書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舊許了鄭恆。〔將軍云〕他是賊心，可知道誹謗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淨上云〕打扮得整整齊齊的，則等做女婿。今日好日頭，牽羊擔酒過門走一遭。〔末云〕鄭恆，你來怎麼？〔淨云〕苦也，〔淨〕知狀元回，特來賀喜。〔將軍云〕你這廝怎麼要誑騙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根前有甚麼話說？我奏聞朝廷，誅此賊子。〔末唱〕

【落梅風】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箇誰是主，被東君把你箇蜜蜂兒搗住。不信呵去那綠楊影裏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

〔將軍云〕那廝若不去呵，紙錢墜下。〔淨云〕不必拏，小人自退親事與張生罷。〔夫人云〕相公息怒，趕出去便罷。〔淨云〕罷罷！要這性命怎麼，不如觸樹身死。妻子空爭不到頭，風流自古戀風流，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淨倒科〕〔夫人云〕俺不會逼死他，我是他親姑娘，他又無父母，我做主葬了者。著喚鶯鶯出來，今日做箇慶喜的茶飯，著他兩口兒成合者。〔旦紅上，末旦拜科〕〔末唱〕

【沽美酒】門迎著駟馬車，戶列著八椒圖，四德三從宰相女，平生願足，託賴著衆親故。〔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勾好夫妻似水如魚。得意也當時題柱，正鬪了冷生夫婦。自古、相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

〔使臣上科〕〔末唱〕

【錦上添花】四海無虞，皆稱臣庶；諸國來朝，萬歲山呼；行遠義軒，德過舜禹；聖策神機，仁文義武。

【公篇】朝中宰相賢，天下庶民富；萬里河清，五穀成熟；戶戶安居，處處樂土；鳳凰來儀，麒麟屢出。

【清江引】謝當今盛明唐聖主，勅賜爲夫婦。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隨尾】則因月底聯時句，成就了怨女曠夫；願得有志的狀元能，無情的鄭恆苦下。

題目

小琴童傳捷報

崔鶯鶯寄汗衫

正名

鄭伯常乾捨命

張君瑞慶團圓

西廂五劇注

第五本第四折

【衛尚書家】原本無「家」字，茲據王本補。

〔龍泉〕劍名，見晉書張華傳。

〔五花官譜〕春明退朝錄：「凡官譜之制：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縹囊」。官譜，冊封之譜命也。

〔七香車〕魏武帝與楊彪書：「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轆七香車二乘」，杜陽雜俎：「唐公主下降，乘七香步輦」。

〔使數〕亦見張生煮海、張天師、來生債、金安壽諸劇，閱遇五謂「使用人也」，是。

〔老大小〕猶云偌大小。

〔香鞭仕女圖〕宋元人小說戲曲中，常有接絲鞭招親者，香鞭仕女圖，當即指此。

〔章臺路〕漢有章臺街，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過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

〔施心數〕猶云使心計，承上文廝間阻言，言其以不能得嬌妹，故施心計相間阻也。

〔無徒〕猶云無賴，元劇多罵無賴者爲潑無徒。

〔上木驢〕亦見醋寒亭、秋胡戲妻、謝金吾、後庭花、趙氏孤兒諸劇：蓋罪人凌遲處死者，必先綁上木椿，故謂之上木驢。

〔蹠蹠〕亦作蹠蹠，蹠蹠，蓋奇巧二字之音轉，謂事之奇異可疑者也。朱子全書：「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蹠蹠也」，殺狗勸夫劇：「早分解了這蹠蹠事」，傷梅香劇：

「誰想有這場蹠蹠的事」：義同。

〔你嫁個油煤獠猴的丈夫三句〕油煤獠猴，狀其輕狂；霍光鬼諫劇：「似這般油煤獠猴般性

輕狂」，可證。水浸老鼠，狀其委縮；錢元遇上皇劇：「縮着肩恰似淹老鼠」，淹老鼠，即水浸老鼠也。惟烟蕪貓兒，不知究狀何態耳？姐夫，姨夫，皆勾欄中稱謂，見金線池、青衫淚等劇。此亦如第一本第二折張生之以從良調侃紅娘也。

〔省可裏〕省，省免意；可，助辭；例與小可，開可，極可等語同。省可裏，猶云休得要。董詞：「我孩兒安心，省可煩惱」，又：「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喫」，禮讓肥劇：「省可裏啼啼哭哭，怨怨哀哀」，金錢話劇：「飛卿省可裏推磨，且飲一杯咱」，神奴兒劇：「省可裏着順着惱，休那等自跌自推」；並可證。王伯良謂：「猶言減省些」，凌濛初謂：「猶極可裏也」；並失之。

〔剗地〕王伯良曰：「猶平白地也」，是。董詞：「剗地引調得人來眼狂心熱」，救風磨劇：「我好意來尋你，你剗地將人打罵」，酷寒亭劇：「他如今尸首停在牀榻，喪者現居家，剗地揀一個日頭慶喜咱」；用法並同。

〔硬搨個〕搨，捏造意。陳州糶米劇：「搨定捏怪」，搨「捏」互文，可證。殺狗勸夫劇：「平白地搨與個罪名當」，救孝子劇：「預搨與欺兒殺嫂的罪名」；義並同。

〔喫敲才〕置辭，喫敲，謂受杖也。原作喫敲賊，見青衫淚劇，北音賊讀如才也。

〔論黃黑〕此語元劇屢見，蓋爭論計較之意，本自博者之以黃黑子較論勝負也。國史補：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博子黑黃各十五」。

〔惡紫朱〕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

〔囊揣〕 軟弱意。瀟湘雨劇：「軟揣揣罪人苦楚」，齧頭馬上劇：「丈夫又軟揣些些」，玉壺春劇：「那裏怕蓬惹着囊揣的這秀才」；軟揣，囊揣，並軟弱意。凍蘇秦劇：「我比你只命運囊」，亦謂命運弱也。王伯良曰：「囊揣，不硬掙之意」，亦是。

〔人樣蝦蟆〕 〔蝦蟆〕，王本作蝦蟆，蓋並蝦胸之訛，黃山谷宜州乙酉家乘：「二日，辛未，遣永州脚夫四人回，寄糟蟹，蝦胸，梨蠶子」，又「寄一羊及子魚，蝦胸，蛤蜊醬」，公羊傳昭二十五年：「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何注：「屈曰胸，申曰脯」。蝦胸，蓋即蝦之乾製者。趙元遇上皇劇：「弓濟腰恰似人樣蝦巨」，蝦巨，亦蝦胸之訛。閱遇五、凌濛初並引左傳「公豬曰艾蝦」爲說，取證愈古，去原意愈遠矣。

〔爲虛〕 虛誑意，蓋蓋榜字之訛。

〔氣夯破胸脯〕 閱遇五日，「夯，呼朗切，大用力以肩舉物也」，此則謂氣之上漲。瀟湘雨劇：「不鄧氣夯胸脯」，王燮登樓劇：「不由我肚兒裏氣夯」，用法並同。

〔孫禮〕 謂孫臏，龐涓，元人有馬陵道劇演其事。

〔買馬〕 謂買諠，司馬相如也。

〔日紅下〕 原作日下，據王本補，

〔世不招白衣秀士〕 世原作一，茲從六十種傳奇本。

〔硬撞入桃源路〕 玉壺春劇亦有「硬撞入武陵溪」語，當與第一本第一折之武陵源，同一本事。

〔東君〕 司春之神也。

〔不如歸去〕 本草：「杜宇，其鳴若曰不如歸去」。

〔祇候〕 供奔走之吏也，見宋史職官志。

〔門迎羨駟馬車〕 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其闔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

「少高大門闔，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

〔椒圖〕 菽園雜記：「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屬鼠，鴟吻之類也。椒圖形如螺螄，性

好閉。故列於門上」，閔遇五曰：「椒圖惟官署得用」。

〔三從〕 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也」。

〔題柱〕 成都記：「司馬相如初西去，過昇仙橋，題柱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

關漢卿有昇仙橋相如題柱劇，今不傳。

〔相女配夫〕 沈寤庵曰：「相女配夫，蓋成語；相，猶視也；視其女而配夫，佳人必配才子也」，是。毛西河引宋李文定以弟女妻孫明復事以質之，未免附會。

〔花生滿路〕 狀得榮慶也，對玉梳劇有「花生滿路得榮除」語。

〔山呼〕 漢武帝親登高，聞呼萬歲者三，見漢書武帝紀。元史禮樂志：「凡傳山呼，控鶴

呼噪應和曰萬歲；傳再山呼，應曰萬萬歲」。

〔義軒〕 諱伏羲，軒轅也。

12
10/10/35

雜誌審查證浙字第

號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定 價	發 行 所	印 行 者	校 注 者	原 作 者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初 版
國 幣 五 元	浙 江 龍 泉	龍 吟 書 屋	王 季 思	元 · 王 寶 甫	
郵 購 照 購 加 包 寄 費 二 成 乙					